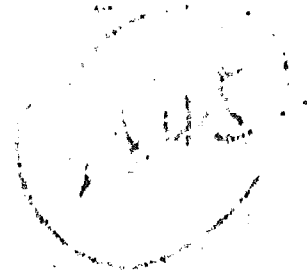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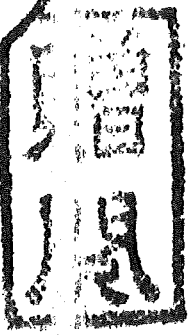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一日出版
(月刊雜誌)



新亞文藝

創刊號



1945
五月

館藏

東北文學叢刊

第一集十二冊

Ⅰ獄中記

長篇小說
但娣著

Ⅱ夫婦

長篇小說
張文華著

Ⅲ誘惑

短篇小說
韋長明著

Ⅳ呂乾娘身邊的人們

短篇小說
舍黎著

Ⅴ懸崖

短篇小說
但娣著

Ⅵ夜航

短篇小說
藍苓著

Ⅶ春天一株草

詩集
韋長明著

Ⅷ露華集

詩集
沈重著

Ⅸ勝利之歌

詩集
張文華著

Ⅹ流雲集

散文集
朱堤著

Ⅺ未定草

散文集
葉櫻著

Ⅻ螢

散文集
方季良著

R
S245
1373

詩叢刊

A列6 100—200頁

- | | | | |
|------|-----|-----|----|
| I | 七月 | 韋長明 | 既刊 |
| II | 靈草 | 方季良 | 既刊 |
| III | 海風集 | 張文華 | 近刊 |
| IV | 泥濘 | 金羽 | 近刊 |
| V | 露華集 | 沈重 | 近刊 |
| VI | 海藻集 | 田兵 | 近刊 |
| VII | 涉渡集 | 韋長明 | 未刊 |
| VIII | 金字塔 | 勵河 | 未刊 |
| IX | 航海 | 朱媿 | 未刊 |
| X | 無題 | 舍黎 | 未刊 |
| XI | 江山 | 韋長明 | 未刊 |
| XII | 晨夢集 | 張文華 | 未刊 |

學文北東

期一第 卷一第



行刊司公書圖民國

東北文學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第一卷第一輯（通卷第一號）

封面

董鳳

發刊詞

編輯人

卷頭詩

祖國

吳桐 (二)

小說

血族

但娣 (四)

小銀子和她的家族

朱媪 (三九)

呂乾娘身邊底人們

舍黎 (五四)

泡沫

盧苓 (六八)



誘惑

章長明

(三五)

詩

勝利之歌

張文華

(三五)

你揉碎了我底夢

金羽

(四八)

種子

沈重

(六四)

黃塵

田兵

(八〇)

散文

勿忘草

藍苓

(三三)

彌補

乙梅

(五二)

世界作家介紹

羽蓋 阿三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編輯後記

編輯人

南京圖書館藏



642739

南京圖書館藏

東北文學發刊之辭

爲了不啻是光到來之際的沉悶的昏睡，乃有人舉起洪壯的號旗，爲了要突破眼前的老朽於文學界的提桶狀態，我們纔發刊了「東北文學」。

東北文學是爲呼應建設中國文學的巨濤，而作爲開運動的一支軍隊而產生的。在「文學」之上豈冠以「東北」，但並非意欲遠離輿論的或異門關的。反之，正欲以此一份微弱的力量，來參與創建中國文學的大業。

在它沒有出刊之前，我們已充分知道了，這未必是一條很好走的路，也許是泥濘而又崎嶇，但我們要排除萬難而踏踏實實地向前去的決心，却始終無任何變更。

在此，我們願鄭重來披陳的，乃是本刊絕不是爲某部份人服務的同人雜誌，它也不是爲某個團體專屬的宣傳刊物。它廣泛的有待於從各角落各方面籌以協力，而是東北愛好文學，並在爲文學獻身而工作的，同路者的總集體；它的發展和拓進都有待於深遠了解我們的同路者伸出熱情的援手。

我們深惡徒事架空的文學理論，但我們也絕不反對與創作相輔並進的正確的道德；我們並不以淺薄的藝術創作便爲滿足，但我們却相信唯有赤裸的獻出乘真實的作品，才能有助於我們的工作。

是的，我們的希望也許是過於高遠，用以推進這帶羣的力量也許還太微薄，但我們願詳察群力，以最大的努力，做一點渺小的工作，這就是我們有信心，抱着這信心向前走下去的腳步，這就是我們的勇氣。爲了，我們不能甘於現實的沉悶，我們要挺起身來，鼓起勇氣，奔向我們要走的路途。

同路者：勿須猶豫也不必躊躇，伸出熱情的援手來吧！

祖

國

吳

楠

我們的祖國是一個巨漢
所背負的歷史有五千年
他的身上既不知道疲倦
他的心裡也不曉得厭煩
他只是在那兒睜着兩隻大眼
有時候仰望頭上的青天
有時候俯看腳下的山川
嘴裡却從來不會發一言
就是有賊人來掠奪疆邊
他也悠悠然竟裝着不管
但生了氣時便抬起大腳

把東瀛的小島一下踢翻

現在好似由夢中醒來一般

他抖擻掉了渾身的懶

雖然步伐是有些遲慢

却邁開大脚一直地向前

這巨漢我們非常喜歡

他的身體永遠那樣強健

他的心裡雖然愛好和平

却也有一顆英勇的魂膽

你看那東方的曙光已現

彩霞在映照着他的臉

他如今一定會鼓舞一番

使這世界更光輝更燦爛

血 族

但 婦

隔過洞院的門前，停着一輛汽車。

哥今天扶着妹妹從病室中走出，妹妹瘦得臉上一點兒無光的眼睛，顯得那瘦可憐，不住的在石子上打着盹。

哥哥滿面的風塵，因為他是從遙遠的地方趕來的。

弟弟驕驕地走向門外，在汽車前停住了腳步。

車夫正在修理一件車上的機關，他一邊發動着發動機，一邊向着進車箱的妹妹說：

「真是命大，幾個進過醫院的都是死着出來的。」

哥哥聽了聽弱弱的妹妹，心中十分喜悅，也異常的謙遜。

汽車夫修好了發動機，將車子開離向前面的一條大路上了。

在哥哥苦笑的臉上浮動着苦澀的微笑。

「連他也這樣的說呢，你汗過來真是幸運呀！」

妹妹靠着車箱子，她感到有些寒冷，因為她病得太久了的緣故，她耐不住一點風寒。

「我有些受不了，這風太壞了。」

妹妹望着那掉了玻璃的窗子靜靜的向着哥哥說。

哥哥伸出一隻黑黑的大手，將自己的破大衣脫了下來替妹妹披上了。妹妹向窗外望去，她看見街上的行人，全都是那樣的驚慌，新鮮，粗粗，喜氣揚揚的走着。妹妹。

「人們都是那樣的快活！」

「唔……」

他彷彿沒有聽見妹妹在說什麼似的停了一聲，便在屋簷上展開了一面破布風囊，那裡面裝着一些熱熱的土豆，遞給弱弱的妹妹了。

「吃點吧！」

「不，我什麼都不想吃。」

「半夜三點鐘就從八百種出發了。」

哥哥低着頭食糧的尋食。

「車子發走了！」

「孩子一天把地快壓死了，照樣前瘦多了，也老了！」

「小茉莉好嗎？」

「沒有病呢。」

「茉莉的哥哥不是因為沒有她吃死了嗎？這一頓可別馬虎了。」

「不馬虎又誰能呢？」

汽車門的一聲在車站門前便停下了。

哥哥掏出五元票子，他道歉的開車去說：

「太對不起了，沒有更多的錢了，不然就多給你幾個啦。」

哥哥扶着妹妹走下車，同票房子走去，哥哥用手氣拉着擁擠的人群喊着

說：

「借借光，借光。」

妹妹踉蹌的跟在哥哥的後面走向三等候車室了。坐位也沒有，哥哥就

把包裹放在地下，替妹妹做了一個坐位。妹妹無力的依着椅背坐下了。

「妳坐着等一等我去買票。」

她因為病得太久了，極度的衰弱，她覺得頭有些發昏了。她依着椅背

緊閉着眼睛，她想六個月了，也許是沒有人關心她已病得這樣了吧？想這

使她感到了無限的憂傷……。

哥哥買來票，就依着一個角落坐下了。裏頭的燈亮了一盞。

X X X

候車室的燈到了三點。候車室的門大敞放送了。

「X X行的列車，請到三號出口排起來！不久就開到，請注意！」

往X X行的列車……。

哥哥扶着妹妹走出候車室。

出口口處擁擠着許多背着包裹的旅客群，亂哄哄的吵個不止。

妹妹被擁擠的幾乎要跌倒了，她瑟瑟的顫：

「別擠我呀，我有病。」

「這位老太太借光，她有病，給他讓個位置不好嗎？」

「老太太，我瘦了。」

妹妹也懇求般的說。

「瘦了嗎，看樣子是瘦了瘦，顏色這樣的不好，就坐在這吧！」

老太太讓開了一個位置給妹妹了。

「小妹！妳把包放在地下，站不住，坐着等車吧！」

妹妹便無力的坐下了。

「這姑娘病得把頭髮都脫落了呢！」

「是的，她患了一場大病，差不多死了呢！我將從病牀將她接出來

的！」

「打算往哪去呢？」

「回X X去。」

「不要擠呀，我有病。」

大隊裡又擁擠了許多人，使妹妹喘不上氣了。

「姑娘，你得站起來呀，不然一會就被擠出去了。」

妹妹便站了起來，哥哥一看時間還早，就走到賣店去了。鋪板每以

幾買點水果在火車上吃，但是掏衣袋，只有三塊錢了，他又空着手走回

來。

開始動了，大隊騾動着。

「小妹，出了票口，我先跑上去改坐，你慢走，小心別跌倒了。」

大隊擁出了出札口，便都向停着的列車跑去。

妹妹一個人慢慢的落在後邊了。

一列車箱中了。

妹妹趕登上車，在一個車箱中，他找到了哥哥，他們便坐在靠北邊的

妹妹無力的依着車窗在休息，體感到異常的疲倦。

哥哥將包裹放在車架上，他有些熱了，做個制服，於是黑漆的臉

紅紅的潮紅露了出來。

車箱對面的朝鮮人也熱了，就將帽子打開了。

風吹進來。

妹妹用手擋着臉的前額，哥哥說：

「三哥！我有些受不了這熱。」

哥哥就把座位換過來了。

取在綠色的原野中穿行着。

哥哥看着妹妹那難受的樣子，向她說：

「小妹！你倒一會吧！」

妹妹的背骨板硬的車板滿得有些發痛，於是便靠在哥哥的身後歇

了。

黃昏時候，就落起小雨來。

火車怒吼的進了××站驛。

哥哥伏俯妹妹說：

「小妹！我先下車去改馬車，你慢下的吧，小心別跌倒了。」

車停在站驛了，人們喧嘩的將妹妹的下了車。

妹妹落在人羣的後面，一步一步的往前移動着。

兩巴住了，她無力的拖緊衣襟在風中打着寒顫。

男人，女人許多從後邊走來的都趕着勸的前面了。夜暮送暖，候馬

車的地方站了許多人，總在人羣中找不到哥哥，只好強迫的坐在一輛馬車

裏休息。

許久，哥，從三輪車的行列走出來，向球々搖着手腕：

「小妹！我在這裡呢！」

球々走過去。

「已經沒有事了，這是同事找的車，讓給我們坐了。」

哥々就將球々介紹給一位站在車旁的青年了。

「這是家妹，我今天才從醫院接出來的，她病了半年多。」

球々向那青年說：

「太對不起了！」

「那兒的話呢！」

球々上了三輪車，哥々喊：

「把這錢拿去！」

球々帶着三元錢，向哥々說：

「你怎麼辦呢？」

「我走着回去。」

球々的三輪車向前面的一條大路馳去。

哥々落在後邊，疲憊的跋涉在泥濘的夜道上。

球々の車在夜街上馳過着，孤零零的去午走過的熟悉的路道，每個角落

都給過莫大的感傷，她用眼睛望那些舊街道自語：

「我又活了，又從新的見到這整了。」

松花江的波濤，寧江的積房……。

她聽着自己，自己消瘦的樣子。用一隻瘦手搖了一下她搖落的髮

絲……

車子走到八百端的時候，她便聽到那野野響着的一片蛙聲……。

「已經是夏天了嗎？」

老學夫暗々の答：

「五月啦！小姐，還有多遠路呀？」

「這條路子我很熟，但是我却看不清這是那兒了。」

「前面便是火車道了，再走々便是榮市了！」

「跑去火車道，那排紅房子的近處就是了。」

x x x x x

「站下吧！」

車停了一個長滿蘆葦的門外。門前面有紅紅的爐火。一團灰也的灰磚

小屋，彷彿沒有居住一樣寧靜的熱一點氣息，也沒有燈光……。

院裏響着一片寂々の蟲聲……。

球々走下車子，向裡面喊：

「三嫂，你睡了嗎？」

嫂子的聲音，並沒有睡，她聽到了球々の聲音，她問球々說：

「你睡，老姑回來了！」

許久，哥，從三輪車的行列走出來，向球々搖着手腕：

「小妹！我在這裡呢！」

球々走過去。

「已經沒有事了，這是同事找的事，讓給我們坐了。」

哥々就將球々介紹給一位站在車旁的青年了。

「這是家妹，我今天才從村院撞出來的，她病了半年多。」

球々向那青年說：

「太對不起了！」

「那兒的話呢！」

球々坐上了三輪車，哥々喊：

「把這錢拿去！」

球々揣着三元錢，向哥々說：

「你怎麼辦呢？」

「我走着回去。」

球々の三輪車向前面的一條大路馳去。

哥々落在後邊，疲憊的跋涉在混濁的夜道上。

球々の車在夜街上馳過着，那兒是去午走過的熟悉的舊道，每個角落

都給過莫大的感傷，雖用眼睛望那些舊街道自語：

「我又活了，又從新的見到這兒了。」

松花江的波濤，寧江的舊房……。

她聽着自己，自己消瘦的樣子。那一隻瘦手搖了一下她搖落的髮

絲……

車子走到八百塊的時候，她便聽到那野驢磨磨一片鞋聲……。

「已經是夏天了嗎？」

老學夫喃喃的答：

「五月啦！小姐，還有冬邊路呀？」

「這條路子我很熟，但是我却看不清這是哪兒了。」

「前面便是火車道了，再走走便是榮華市了！」

「跑去火車道，那排紅房子的近處就是了。」

x x x

「站下吧！」

車停在一個長滿蘆葦的門外。門前面有滋滋的燒火。一團灰色的灰磚

小屋，彷彿沒有居住一樣寧靜的無一點氣息，也沒有燈光……。

院裏響着一片寂々の蟲聲……。

球々走下車子，向裡面喊：

「三嫂，你睡了嗎？」

瘦子攙着孩子，並沒有睡，她聽到了球々の聲音，她問孩子說：

「齊德，老姑回來了！」

她走下去，替她開了門。

「妹，你好了嗎？」

「我又活過來了。」

屋子黑黑的，她幾乎看不見對面的臉。

「怎麼沒有點燈呢？」

「老也沒有個出錢換電燈。」

她點了一隻火柴，點了一盞豆油燈，屋子便亮了。

她向炕上，看見了小茉莉，那孩子臉漲得紅彤彤的，仰著頭望著她。

新回來的妹。

「妹子！快給我倒出一個地方吧！我有些話說了。」

她在炕上將破褥子鋪好，妹便躺上了。

在幽暗的燈光下，妹和嫂子相望著。

嫂子伏在妹的枕旁，驚慌的說：

「怎麼瘦成這樣子了呀？」

「妹子！我差點兒餓了狗呢！」

「已經不像樣了呀！」

「我聽：我不會再和你見面了，就那樣和人說沒有說一句話的。」

妹用發燙無光的眼睛睜了睜嫂子。

「三嫂！你再靠近一點，我看看你。」

許久她又說：

「你怎麼這樣老了呢？」

「怎麼不老呢？生活把我弄老了。」

「小茉莉也長得那麼大啦，茉莉你過來，茉莉說你不？」

小茉莉看著病得可怕的妹，含著眼淚彷彿想哭了。

嫂子極其疲憊；拿著油燈走到炕前去，她在暗黑的屋裏，儘量想再露出

驚悸的手，拿著卷子樂著樂著，在鍋底熬著了。

X X X

「怎麼呀！把門開！」

「開了，哥！走進來，他快除開向妹子說：

「小妹回來了嗎？」

「一個多鐘頭前便回來了，她在論著呢。」

X X X

說好了，妹子輕輕的捧著妹的一隻骨節的手：

「小妹！起來喝點湯吧！」

妹感激的看了。

哥吹著高粱米打飯。

妹吃著黃色的粟米。

「只要病好了，比什麼都強。」

哥和嫂子都這樣的聽着病得可憐的妹，真真着

X X X

夜裡，孩子哭，嫂子便醒了。

妹竟沒有睡去，她很久便在失着眠。

「孩子怎麼了！」

「孩子胃不舒，夜裏就肚子痛！妳還沒睡嗎？」

「沒有！嫂子，我一想到爸爸我就難過。」

「想爸爸做什麼呀？」

「爸爸不是也病了嗎？」

「誰告訴妳的！」

「三哥告訴我的。」

「妳三哥頂不好了，我還囑咐他別告訴妳，因為妳太難了。」

X X X

夜是那麼長，妹覺得身子很難過，不住的在呻着，一隻貓從牆頭

上竄向地下去了。

X X X

早晨陽光從玻璃窗透進來，妹醒了。那時大哥都醒了。

「小妹！妳好了嗎？」

「很好，我算知道了，還是家裏好，下半夜睡得很好。」

孩子不住的哭泣着。

「小茉莉！妳有病妳不許鬧呀！」

哥就將小茉莉背了出去，不一會又從外面背進來。

「小茉莉！妳好好的，爸爸再叫小茉莉了。」

哥因為生活，他買來十隻小雞，預備下蛋好賣掉換些零錢。哥

邊喂着那棉花團似的小雞，高興的說：

「六個月就會下蛋了。」

X X X

哥喂完了雞，便望着油污的槽子上蛋了。

嫂子在替孩子洗臉。

妹向嫂子說：

「渣先生結婚了嗎？」

「聽說訂婚了。」

「六個月什麼都變了。」

「妳是不是有些後悔了。」

「沒有，我決不會輕意就結婚的，而且那時我決對不能結婚。」

「真是錯過一個好機會呢。家康，人品什麼都很好。」

「那並不是我所希望的。」

「彙款！把門打開呀！」

哥々端着一輛大木箱子，裏面裝滿浮出小雞，唧々的叫着。走進屋
子，他將箱子放在炕上。嫂子望着那木箱子吃驚的問：

「你瘋了嗎？」

「又買來一百，這小東西，到秋天就給價下蛋了呀！」

「那等着吧！」

「這就是一筆大財呀！」

她一邊擺弄着木箱子中的小雞，一邊嘆々的自言着：

「這就是公雞，這就是母雞，我一看見那凸凹就會用出來的。」

嫂子看着那陣雞，不高興起來了，她反對地給她找尋的工作，因此

翻不滿的問々生着氣。

「什麼公的，母的，我問你，你買來那些給誰了呀？」

「給來的。」

「翻不翻就給，我看那會什麼給。」

「拿什麼給，也不能拿你去還。」

「那說什麼，難為你說出口來。」

哥々小心翼々的碰了許多那白色棉花團似的小雞，一看表已經下午

「四了。他又抓起箱子跪在草是灰草的草墊上，走出去了。

哥々走後，嫂子就不住的叨咕着：

「窮光蛋還想發財。」

辣々坐了一會有些透不住，就又翻托破箱子上了

小雞不住的在箱子中唧々的叫着。

X X X

一百個小雞便哥々忙亂起來，哥々把雞圈的搭障注意在他的一百個小

雞上了。很早的他便被雞抓來給小雞尋食了。

每天他忙得很遲才肯休息。

辣々與哥々說：

「什麼時候了，還不上班呀？」

「我得把小雞喂足了才去。」

每天哥々喂完了雞，便將木箱子從屋內搬到院中的樹前的土台去。這

空的時候他總是一樣的叨咕着嫂子：

「那還好々的看雞這地雞！」

X X X

每天午間哥々爲了那些小雞得從會耽擱了回來。

嫂子問他：

「那做不了？」

辣々は隨着頭說：

「我沒有功夫吃了！」

哥，從街上，買來一本新雜誌，每天，上冊下冊都將那本厚書放在被
裏發中。睡覺的時候，竟把它放在枕旁，守着睡去了。

日子滑過去許多，小雞一天一天的長大了。唧唧的叫聲也大了起來。
那聲音像啄木鳥常的叮噠。

「雞子，把小雞拿一邊去吧！我心裏發慌。」
「不行啊！你哥說養雞法上說這是警察浮出來的小雞，最怕驚嚇
的。」

妹一點也沒有辦法。
妹，輪在炕上，她想了許多好方法的，但是她知道哥是沒有錢，自己
也沒有錢。

每天，哥，很早的起來到鴨架去取回來兩個鴨蛋，每天當他拿蛋來，
從外面走回來的時候，都是一臉的高興的臉：

「這鴨子真添手人，一天一個大蛋。」
他拿回來蛋就對雞子說：

「把這蛋煮了給小妹吃吧，她需要營養分的。」
雞子每天就把蛋給妹煮上，妹，每天辛酸的煮那鴨蛋，自己吃半
個，分給小妹半個。」

血 淚

小雞一天一天的大了，然而每天竟有死亡的發生了。

哥，開始對那些死亡的小雞有些難過了。但他總是在安慰自己說：
「死的，都是些先天不備的，一定是蛋蛋沒有吸上去的緣故。」
哥，把死了的小雞，用力將內臟剖開，他仔細的觀察了許久，再舉

向雞子說：
「我說的對也不錯，果真是沒有吸上去蛋黃的呀！」
「你瞧着吧！死了這幾匹算什麼呀？」

「我一定叫牠們，九十多隻。」
「九十多嗎？噫噫吧，五十就是好的。」

雞子習慣了，無論哥，在說什麼，她總是想說個假，像是一人一樣
在反對着。

這天的陰雨。

小雞便無法拿到外面去了。都窩在屋子的地下，潮濕的土地，使那些
寒冷的小雞，凍成了了一團，唧唧的叫聲不絕

哥，一從那上回來，就看見那地裏中，有的閉着眼睛，不愛動的雞
了。他有些焦急，他抱起雞子來：

「你死了嗎？這隻小雞怎麼被打死來了！」

「誰知道他怎的了，誰也不是神仙。」

「那給他們什麼吃的了？」

「你不是告訴給種子米嗎？」

「那麼到底是怎的了呢？」

晚上就從雜草中拿出那兩個死的小雞。

X X X

小雞的死亡，使哥哥十分的苦惱。整天的計算那些死亡時數目了。嫂子不願聽他的計算，常常一當哥哥用手計算死亡的數目時，她便照樣的

說：

「別鬼呢！」

但是哥哥總是用手指敲着說：

「頭一隻是下兩天死的，二隻是那日夜裡死的，再加上那幾天死的四隻，這一共是七隻。不對呀，怎麼還少一隻呢？」

她又向他說：

「你算上那隻爛屁股死的了嗎？」

「對了，對了，我想起來了，這都是吃苞米麵的蟲咬。明天還是與種子米吧！」

「你給我留着那點種子米吧，孩子還吃呢！」

X X X

哥哥的嫂子拿了種子米口角也來了。

嫂子將種子米藏到後院的缸裡了。

哥哥早晨起來去 繅的時候，大聲的向嫂子喊：

「種子米哪，去了呀？」

嫂子打馬虎的向他說：

「那都去了，不都給你小雞吃了？」

「胡說，我記得還有半小口袋呢！」

說着就氣喘喘的來了。

妹妹的出嫁沒有太好，她覺得有些不耐煩了。但是她卻找不到另外的

一個管家的地方。因此她不停的勸哥哥說：

「不要為小雞吵嘴了，多麼不值得呀！」

日子漸漸過着，小雞漸漸的長出了翅膀，都張着翅膀從木箱中鑽了出來。她放了雞籠，唧唧的叫着。

「不要聲了，小雞呀！」

哥哥每天晚的睡着，嫂子煩燥的常常對哥哥向妹妹，叨着：

「都踏死了才好呢，誰有那麼大的時間一天老看着！」

X X X

一天，發着草在地下踏死了一隻白色的雞。

哥哥憤怒的把出包家給了一袋精一個耳光。從那天起，發着草不敢在

發着草的包家給了一袋精一個耳光。從那天起，發着草不敢在

發着草的包家給了一袋精一個耳光。從那天起，發着草不敢在

下走穩了。

她痛痛的哭叫着。

「媽！媽！妳來抱孩呀！孩怕死小雞呀！」

嫂子實在不耐煩這啼雞了。但是雞有時也在想：

「如果六個月能下蛋的話，就會有蛋吃了。」

X X X X X

哥，爲了雞的房舍問題憂愁着，他整天的和嫂子商量，和妹商量。

「得給小雞搭架！」

「用什麼搭呀？要不我就反對這事了，沒有地方還想發外財。」

哥用了種々的方法找了些木材，他開始變成一個木匠了。在院子中

釘鐵着。同院的老頭子向他說：

「那怎麼能行呢？木頭也不會長呀！」

「老爺子你聽着吧！一定會成的。」

X X X X X

小索賴在屋子裡，將臉貼着窗玻璃說：

「爸爸！吃飯了，爸爸餓死了呀！」

哥夕彷彿什麼都沒有聽見，他彎着腰不住的縫，煮，出了許多汗水。

飯都涼了的時候，他才從外邊走回屋去。

嫂子就抱怨他：

「飯子一樣，問你餓不餓呀，就好像沒有知覺一樣，哼呀哼呀的。」

X X X X X

夜裡哥夕對當當的講起來造成的聲音了。

「把門向裏開好呀！向西開好呀？」

嫂子覺得那些小雞是在屋子中太討厭了，所以她也十分希望雞架早建

完成，她邊拍着孩子邊說：

「不管那邊都好，你趕快搭吧！」

X X X X X

幾天後，雞棚搭起來了。他們將小雞都放進雞棚去。嫂子向妹說：

「這下子可好睡，可把人嚇煩死了！」

X X X X X

一天，新生雞群的伙計來要雞錢了。

那時，大家都在吃飯，哥夕也正在吃飯，哥夕的眼睛充滿溫暖的光。

臉上浮動着一種無可奈何的苦笑向伙計說：

「你回去告訴你們場長一聲吧！晚上我還去，給帶去。」

伙計走後，他慢長的放下了筷子，嫂子向哥夕說：

「你說一會送過去，你借錢來了嗎？」

「到那裡去借錢呀？」

「沒有借，你說那話做什麼？」

「妳少管閒事。」

哥哥急轉的抓起被油污的帽子走出去。

妹子向嫂子說：

「怎麼辦呢？哥哥多幹買那些小雞。」

「活該！叫他受去吧！」

X X X

午間，哥哥又從班上回來喂小雞。他走進雞棚去同屋裡說：

「鶯鶯！把雞食拿來呀！」

嫂子宛如沒有聽見似的，仍然的坐著不動，點著一支煙。

「鶯鶯！妳聽了嗎？拿雞食來呀。」

嫂子仍然不動，她安然的吐出一個煙圈來。

妹子向嫂子說：

「嫂子！哥哥叫你拿雞食去呢！」

嫂子仍然不動。

哥哥走進來了，他氣憤的擲打起來嫂子。

「他媽的，我知道你，妳算沒心慈過日子。」

嫂子尖聲的哭起來了。

「二哥，你這是何苦來的呢？」

哥哥用力的踢着嫂子：

「妳媳婦的不願意過，給我滾出去，我這裡不養活妳。」

門前已經擁擠了許多拉架的隣人。哥哥蒼白的站在一隅。

「這是何苦來的呢？算了吧！算了吧！」

哥哥付了手，他又抓把帽子一邊走出，一邊向嫂子說：

「今天我將你的大皮給我當了去，不當我拿刀殺了你。」

哥哥走出後，嫂子氣憤的一邊擦着鼻子，一邊咒罵着。

妹子苦惱的睡去了。

X X X

從歡喜嶺村子里張老婦來了，她隨着妹子說：

「呀！老了頭怎麼病成這樣了呢？我一點也不敢說了。」

「瘦了嘴！我這這胖多了呢，差一點沒有死了呀！對

「給妳老妹子做點好吃的吧！傷寒病都纏呀！」

「還有什麼可吃的呀！」

張老婦走了，妹子就想了許多好吃的，想閉着眼睛，於是露露山參藥

藥湯浮在眼前了，在昏迷着她。

X X X

小雞漸漸的長大了，小雞沒有什麼可憐的，只好將雞食睡熟了喂。

於是那苦藥，便有的補服眼睛了。

哥哥下田回來，伏在木桶外，呆呆的向雞棚裡望著，他發現了幾隻打

養了。

次日，那些打給的小雞就死了一匹。

過了兩日打給的養雞的都死了。

小雞的死亡，彷彿帶給哥哥無限災難一樣，他整日的煩躁，煩惱的不住的在院中走動着。他想不出什麼好的方法來，於是他就到鄰家的高橋的雞房去了。

他看見高橋的雞，都長得那麼肥大，那麼光潤……

高橋的太太背着孩子從屋裡走出來，向哥哥說：

「早呀！」

「得早呀，你們的小雞都喂些什麼呀？」

「我們喂的是魚粉，你們喂什麼呢？」

「我們喂的是熟雜貨，可是小雞都拉稀了呢！」

「那個大大的不行啊！熱的吃了小雞會拉稀的。」

X X X

哥哥從高橋的家走回來，就帶着吃熟雜貨過拉稀的雞講給了嫂子。

「不許再養了，喂生的吧！」

從那以後就喂生的了。

然而塗滿了一地碎粉，小雞拾不起來的。

嫂子一看見那地上的白粉就生氣般的說：

「敗家子的！」

X X X

雞骨還是領來預備給孩子做飯吃的，但是那小雞了。

每天，孩子向媽媽說：

「媽！我餓了，我要吃雞。」

「那有雞了，雞骨都叫爸爸去喂小雞了。」

孩子常常含着眼淚叨念道：

「爸爸不好，爸爸愛小雞不愛我了。」

一天爸爸聽見了。爸爸也很難過，爸爸說：

「爸爸真不好，爸爸太壞了。」

「爸爸每天跑去給人當馬呀！爸爸是馬呀！」

妹妹聽見哥哥的話，她十分難過，常常一看見哥哥苦勞得瘦巴巴

了，她默默的想：

「我快點好了，就好了，出去賺點錢呀！」

X X X

一日，哥哥出發了，哥哥到遠地方去看望病的父親，他臨走時

對只是告訴嫂子：

「要好好，看看小雞哪！」

嫂子很生氣，她懶人的自語着：

「說東就是東，說西就是西。沒有錯這道。」

妹說：

「因為答全題了。」

「可是他回去，能當什麼呢？」

「不能當什麼，那是做兒子的責任呀！」

「責任，那是一個錢也沒留下，有什麼呀？」

X X X X X X X X

哥全考了，雞就在哥全走的第二天死了一隻，第三天就全死了兩隻。

妹一向是厭煩着那些騷亂的動物的，但她一想起了苦勞的哥，就不

安起來。於是妹，便代替哥，看守那群雞了，黎明一過，她就走到雞圈去

翻將那群雞了。她一邁進雞圈的時候，那些雞就圍着她唧唧的叫了起來。

X X X X X X X X

雞沒有什麼可吃的了，妹，就伏着膝頭的留淚滿臉：

「大妹子！我們到野地擲些糞民家去呀！」

因為大妹子家，拾糞小雞，他們常是到野地去採取糞民家的。

六月的太陽暴烈的照着她，她有幾發昏了。

X X X X X X X X

雞的翅膀一天比一天大了，欄杆已壓不住它們了，強壯的就從木欄中

飛躍出來，跑散了溝院。

妹，耐心的將飛出來的雞都用杆子趕了進去。

在傍晚，妹和嫂子和小雞又親向那兩個大木箱去的時候，她們盡

學了三隻。

夜裡妹，向嫂子和

「已經瘦了肉瘦了，哥，回來一定會發脾氣的。」

「發什麼脾氣？」

X X X X X X X X

妹，擔心着哥，因此妹，整天的守坐在雞圈的外面，手中拿着一根

長棒，她隨時隨地飛出來，就用棒子打了進去。

這樣的工作，一天過去了，三天過去了，妹，便開始對這種無聊

的工作煩煩而焦躁了。而且妹，是一個異常珍貴時間的女孩子，那時她已

經恢復了讀書的興趣了。但是，她什麼也不能做，整天的看守着那一群白

色的雞。

她懷那而悲涼的自語：

「我變成雞窩了，誰也不理我的。」

但是，她為了怕雞損失，便忍氣耐性的看守在雞欄外外面。

X X X X X X X X

嫂，因為快產了，她整天的坐在炕上，替她降生的小寶，做被

子，衣裳之類的針線。

綠々有些倦了，使沒有恢復敏捷的身體又衰弱起來，因此她又無力的躺在屋中了。

木櫃中的鷄，都張着翅子躍過木欄，飛出來了。

自由的鷄頭着，滿院中，後園，它們開散的跑着，幾隻鷄就跨過了門檻，向河邊跑去。

一匹狗便跑走了一隻白色的大鷄。

那匹狗叫着，從大邊跑過了。靠背的房子裡走出一堆人來，大家騾

着：

「老陳家的雞叫狗跑了呀！」

綠々隨着喧嘩吃驚的從屋中跑了出來。

「妳們的大白鷄叫狗跑了，是一隻黑色大狗呀！」

騎家的女人一面用手比畫着，一面向綠々說。

綠々向街頭望去，那隻狗早已看不見了。

X X X

綠々憂愁的又坐在雞欄的門外了。

但是次日綠々又病了。

於是那些鷄又跨過了雞欄，跑散了滿院，滿堂屋地。

水缸中有鷄淹死了。

屋前中有鷄淹死了。

溝上的那匹黑狗常來吃鷄了。

鷄走到後園的林子裡去，尋覓蟲子吃，黃皮子及野雞的香氣，於是將

那些鷄很快的捉去殺了。

綠々病了五天，又從床上走下來，將那些無人照管的鷄與水缸去，

雞殺了數百，知道鷄已損失十七隻了。

龜含着眼淚，一邊繙繙着，一邊看守在那雞欄外。

X X X

哥哥從家鄉回來了，他背着行李走進院的時候，他看見看守在雞欄外

的綠々，不安的問：

「爲什麼坐在這兒呀？」

「這些小鷄翅膀長大了，一門往出飛。」

「飛就讓它飛吧！」

「飛出來，就會叫狗吃掉了。這溝上出來一匹狼狗，常到這裡來吃小

鷄。」

「我們的小鷄，也被狗吃掉了嗎？」

「是的！」

哥哥急忙的走近雞欄去，看那些鷄都長得很大，張着翅膀在砂場上繙

繙着，決鬥着。他就有些高興起來，他看雞欄被綠々收拾得十分乾淨，而

且家裡的父親已經過院了，他便沒有計較死幾隻了。向妹々說：

「父親過院了。」

妹々聽見父親過院了，她激動得快淚的幾乎流出眼淚了，她跟在哥哥的後面走進厩去。

「哥哥，父親好了，我們大家都高興點活吧！」

「唔！」

哥哥將行囊放在炕上，就又走出去看鷄了。

嫂子和妹々說：

「鷄官回來了，這次該你休息！」

妹々並沒有高興，他擔心飛去看鷄的哥哥的發怒。

「嫂子，怎麼辦，一會哥哥知道死了那麼多的鷄一定會發脾氣的。」

「不要緊，讓我來說說，發他發發。」

哥哥等了許久，就急忙的走回來向嫂子問：

「小鷄少了幾個？」

「有十五六個吧！」

哥哥聽着這個數目當時的發燥的砂了起來：

「你們都死了嗎？」

「這四隻爭，叫聲眼睛，都在看守着，死了，那還有什麼辦法呢？」

「那叫狗吃了嗎？」

有的幾天裏被抽風死了，有的爛屍臭死了，還有的幾粒被拉孩子就死了，狗只吃了一匹。黃皮子在夜裡也來吃了……

嫂子和妹々一邊做着飯。

哥哥十分生氣，不，他十分可惜那些失掉了的鷄，他在地下走來走去，嘆着氣。

後來就又走到外面去，走進鷄欄甲去。

「咕々……」

他開始辨着那些鷄，他在地下撿些米粒。

於是那群鷄就都聚集在他的周圍了。他用手開始撿着那些鷄。

「一二三四…… 七八…… 十六……」

鷄吃着吃着就都跑開了。

「如媽的，又跑開了。」

他只好又從新的數了。

妹々看見哥哥在數雞，她便向哥哥說：

「三哥，那怎麼會數過來呢？」

「這得非練習數不可，然後好知道丟了沒有。」

「太可笑了，這數雞的雞，而且雞又不聽話的，一鬥亂跑。」

然而彷彿哥哥沒有聽見妹々の話一樣，他蹲下身去，聽着那些亂動的

雞轉着身子左右的數着，他數着數着雞又跑開了。

鏡子看見他那個頭顱的顫動的的樣子，他就尖聲的笑了起來：

「火燒瓜！就是頭號的大傻瓜，那麼多的雞能數過來嗎？」

哥兒們仍然沒有意識到有誰在旁邊笑他，他繼續不斷的在「五」的數着。

那群白色的雞總是亂跑，於是哥兒們的眼睛就發花了。

X X X

後來，妹兒和哥兒商量着，就從雞籠出來的雞染上了紅色，於是雞籠裡，就變成了紅頭的雞，和紅背脊的雞和紅尾巴的雞了。

從那以後便分出了大號的中號的小號的雞了。

起初跑出來只有那大號的。

於是哥兒和妹兒就把大號的雞趕走了，使它們再也出不來。

妹兒和哥兒都放了心，去做自己的工作。

X X X

一日，哥兒站在水棚外，凝視着棚內的雞群，他在聽動着雞群中，忽然他聽見了那些雞毛的雞了。全部只從腳爪來脫，滴下的雞毛的毛也脫掉了，屁股也脫落了。

哥兒十分奇怪。整天的在思念着。

「這都是什麼原因呢？毛都脫落了！」

這種病的現象，先發生在小號的雞群中，一天比一天數目多了起來。

竟有一匹全身都脫落光了。因此大家就給它選了一個外號叫作：

「小光定。」

一天落大雨，在雞群中，忽然小光定就不見了。後來雨停了，就發現小光定在一個角落裡了。

哥兒把小光定從水棚底下捉了出來，她喃喃的說：

「小光定到底死了！」

哥兒就把它埋在地下了。

X X X

哥兒又到隣家的溝邊去尋雞了，高湯家的雞沒得那麼多，他真有些羨慕着。

「我們的雞都脫起毛來了，這是什麼病呢？」

「雞不靈嗎？那是缺少動物質食料的關係。」

X X X

後來，哥兒就把水棚的門打開了。

於是成群的雞都飛奔了出來，嘩嘩的，張着翅膀，在院中飛騰着，在鏡子中飛騰着，在木柴底下找着蟲子，在菜園中尋着蟲子，在屁股吃癩。

「這……」

鏡子是用新種棉的最低的籠籠，因此小雞就從沒有門的籠籠逃出去了，跑到遠處去，跑到林子裡去了……

傍晚哥哥從班上回來，就看見鞋櫃裡都空了。他向妹妹

「你一天作什麼呢，不看看雞呀！」

他的聲調充滿了抱怨的味道。

妹妹雖然恢復了，但還是那瘦弱，她總不能很快的恢復了健康，她聽到了哥哥的話，心中覺得十分的難過。

X X X

到晚上就睡的時候，雞就少了兩個，哥哥喃喃的咒罵着：

「難道都死了嗎？難道都是吃糧不管事的嗎？我這糧不費活錢的！」

哥哥的抱怨深深刺痛了妹妹的心，她覺得十分難過。

妹妹整天希望雞能起來，祈求自己去勞作。

但是妹妹還沒有恢復，她的鞋子總是打滑脫。整日的留在家裡，他望

着天際的白雲，她感到了無限的寂寞，她在黃昏垂下的時候，想：自己的

遭遇，想起一些遠離開的朋友們，她感到了無限的悲哀，因此她與嫂子

說：

「給我一隻雞吸呀！」

嫂子向她說：

「吸什麼雞呢，煙還便宜。」

妹妹聽不到煙了，她整天的在沙地上寫着自己的名字，自己納

悶，消磨她的寂寞了。

嫂子把煙盤了起來，妹妹沒有香花膏使用了，嫂子把香花膏也盤了起

來，妹妹的皮鞋該打油了，她拉開門去拉鞋油，但鞋油也被嫂子盤起來

了。

妹妹的心中充滿了辛酸，她總離開這邊了，但是她一點錢也沒有。

季節已經是盛夏時候了，曠野裡盛開了許多芬芳的花菜。街上喊着：

「香瓜甜脆！」

「香瓜甜脆！」

妹妹想乾一個香瓜，但是沒有，於是妹妹只好走到院子裡去拔些大蔥

走回來吃了。

X X X

妹妹常常靠牆壁，沉默着，她總再憶起一點就離開哥哥的家了。

一天從家中父親來信了，父親在家十分想看看這方的女兒。希望女兒

早些歸去，兒女也十分想看看久病的父親。晚上她向哥哥說：

「我想回家去。」

「哥……」

妹妹等哥哥放辭，她離開哥哥索取路費，她終於盼到哥哥放辭的時候

了，哥哥將薪水交給妹妹說：

「不許隨便花了。」

夜裏，嫂子跟哥哥又談起妹子來了。

「小妹有着思要回家去。」

「回去也好，可以省下一個人來担負了。」

X X X

妹子雖然想回去，但她無法回去，只好又留在哥哥的家裏了。

一天她出去抱柴，就被大木柴將腳扎傷了。

妹子帶着一隻傷腳在廚房中燒飯。

家中來了一個女客人，她就問妹子說：

「她是這家的老媽子嗎？」

妹子說：

「對了！你們不想雇老媽子嗎？」

那時哥哥正在替小雞切白菜。

哥哥說：

「那是我的妹子。」

「噢！我認錯了，我以爲你們雇的老媽子呢！」

妹子含着眼淚，什麼也沒有說，她又去燒飯。

X X X

季節由夏近秋了。家裏都忙亂的搭着冬天的雞窩了。

哥哥看着那些將脫毛的很多，然而沒脫毛的却長得很好，哥哥就選擇

雞舍。

脫毛的賣出去。但是哥哥認不實小價錢賣出。

嫂子已經近臨產三個月了。

趁天雨丈夫說：

「樂官！我告訴你！」

嫂子因為哥哥天天看守着那雞窩，於是便給哥哥起了個外號叫樂官了，起名的時候，哥哥一聽這話就刺他，他就生氣罵向嫂子罵：「他媽的！然而長了，哥哥就將這外號自然的當作了自己名字一樣了。

哥哥聽見嫂子在叫他，他便答應着：

「告訴我什麼呀？」

「你得預備雞窩了。」

哥哥看了看嫂子的凸出的肚子，伸出一隻粗而有力的大手指，算了算

日子：

「那時我們的雞窩會生出很好的蛋了。」

「那能那麼快呢？」

「這是洋雞，洋雞八個月就會下蛋的，那時有五十隻雞的話，一天會得收四之個蛋，一個蛋九毛錢的話，一天總可收入三十元哪！好了！二年二年我就會收很好的財了。」

夜裏，哥哥和妹子，都走到大道上去搜尋磚頭去了，預備給小雞蓋

哥，將拾來的鴉頭搬在雞欄的一個角落裡，他總覺得這日子來着

造。
一天忽然落起雨來了，亂聲暴風，於是那窩高處的鴉頭堆都掉下了，
將雞窩在那下層的雞全都壓死了。

妹，走出來，她看見了那些死在磚下的雞，她吃驚的向屋子裡的嫂子

喊：

「嫂子！小雞都壓死了呀！」

X X X

哥，回來了，他看見了被壓死了那許多的雞，他急怒的向妻子

罵：

「你們都死絕了嗎？我還不是要活活活活！」

妹，聽見了這些，彷彿有什麼壓迫在她的心中一般，氣喘喘的說不出

什麼。

「嫂子！這什麼身子，這麼大肚子！」

哥，看着妻子的凸出的肚子，他就把氣轉向妹的身上了，他覺得妹

妹也太不照顧家事了。於是他更氣憤了。

他不悅的扭着長長的頭髮扭扭的說：

「他媽的，都死了，我還不是要活活活活！」

X X X

這種沉悶的隔阂，震毀了整個的家，許多日子過去了。

一天，吃完晚飯，哥，在雞欄外，看着他的餘下來的雞，就走到院裏

轉個陌生的朝鮮青年，走進雞欄，向哥，問：

「這些雞賣，賣呢？」

哥，搖着頭說：

「不賣，不賣！」

「你們這雞舍太糟了，你看，我們那雞舍，那簡直比你那還糟一百

倍個朝鮮青年，伏向雞欄去：

「你們養多少雞呢？」

「一隻也沒有，只是把雞舍先蓋好了，然後再買雞。」

「哈……這個時候正是快下蛋了，雞肯買呢？」

哥，一邊說着，一邊心想想把那幾隻毛的不出息的雞早賣掉吧！於

是他說：

「我很愛雞，我也知道到一個愛雞的人的心情。好在我的雞很多，看

了個子我就可以勻給你們幾隻，不過我可不是賣雞的。」

於是那兩個朝鮮青年低低的商量了一會，對哥，說：

「那幾句請我們吧！」

哥走後，水桶去，他向地下撒了些米粒。

「姑姑……」的時了起來。

於是那些雞紛紛擠到一個。

一個青年伏在水桶上，向哥說：

「要那個，那個頂大的幾個。」

哥笑了：

「頂大的，不賣，賣就賣小的，而且十五元一個。」

兩個青年又商量了好久。

「好吧！你抓吧！」

哥將小的捉了六個。於是被捉住的六隻雞不住的叫個不止，就被那

兩個青年牽走了。

哥拿着九十元走進屋去，向妻說：

「我賣了，這雞本錢就都回來了。」

嫂子將錢放了過去。哥就高興的想了好多事，後來他又想到賣雞的

事上了。

「我應該把充定的雞都賣了就好了。哥他將小子是不認實的，唉！我

把雞眼睛的也賣了，把雞子也賣了，裏邊還是大馬賊們精神，但是大馬賊

是公雞呀！不會下蛋的。」

妹伏着窗子望察天際的白雲，他感到最真的鄉愁。

X X X

妹終於想出了法子，她把衣服找出來包上一個，子還到臨江門去與

當了，很厚，錢便換着包了，走出去了，她的腳還沒有好，因此走路十分

吃力。

她走向臨江門去。

但是她走了一天，傍晚的時候氣憤的走回來了。仍然夾着錢拿出的包

裏。嫂子向她問：

「怎麼又拿回來了呢？」

「只給我二十元，二十元幹什麼呀？」

她想了一夜。

X X X

哥把錢放在手中，他在想買些什麼呢，什麼能得一筆利呢？

X X X

次日，妹又把所有的衣服都放在一担，從早晨就走出去了。

她往臨江門往北走，走向德盛門去了。

因為嫂子告訴她德盛門的當舖最多。

晚上她回到家裏的時候，天已很黑了。

X X X

次日早晨她離開了哥的家。

那時翠兒還在雞窩中喂着第一次雞食。小雞唧唧的成羣的叫着，跑着。

妹兒走到木柵去看了看那雞籠，就向哥哥說：

「哥哥！我要走了。」

「噢！」

哥哥一邊笑着，一邊捉住了那匹雞，那匹雞的腿被頸掛住了。

X X X

哥哥將那些雞養大了，但是哥哥已經變得那麼老了。他走到雞窩去，雞籠空去的時候，他感嘆着他那笨拙的蒼老而感到驚愕。

「你怎麼變得那麼老了呵？」

「人都是在生活中老了呵！」

在十月的一天，妹兒又回來了，從遙遠的家鄉。她在進院時，她像會

見院牆已不穩實，天棚塌下來了，堆滿了許多柴草，幾隻田鴨在門前擱去走動着。

白色的雞籠撒了滿院，墜落在院背上，柴草堆上。

小雞將在門前擱着，一匹要死了的瘦雞。她看見便喊叫「姑姑」來。

妹兒又向姑姑喊：

「媽媽，我姑姑回來了呀！」

姑姑沒有回聲，姑姑走近了菜園，彎下身去，向她那柔軟的雙腿親吻，喘不住的說：

「菜園想熟了沒有？」

「想熟了！」

姑姑搖着菜園的頭髮：

「你還在呢呢？」

「姑姑！媽媽呢！爸爸買豬來了！」菜園用小手指向後院，妹兒走回後院，她看見兒子穿哥哥的一件肥大的毛衣，破舊的袖子捲到肘部，肚子

更凸出來了，頭髮蓬鬆的，和一個辮下的女人一樣，坐在柴草堆上在洗滌一件破衣服。

妹兒看見兒子便喊了出來：

「三嫂！怎麼坐在這裡呀？」

「呀！妹兒回來了呀！才下車嗎？」

「怎麼弄這樣呢？」

「妹兒！又買了地痞，我在洗看豬呢！」

「豬還巧做什麼呀！」

「像姑姑，不看見都認錯了！」

「三哥呢？」

「妹兒！三哥去遠鄉去了！」

她走回豬圈去，她看見那欄有二隻黑色的豬在吃豬食，用鼻子掘着泥土。

她看見那些豬，她覺得十分討厭，因為她認為豬是髒污醜陋而懶惰的東西。

許久，哥才從豬圈後掃着兩匹豬回來了。

哥父的臉和老頭子一樣黑滿風塵埃，和莊家人一樣的不靈。他用一個長桿子趕着二隻豬：

「闖！闖！闖！」

「三哥！」

哥父搖搖頭來，她才看見妹：

「唔！小皮回來了！」然後他又：

「闖！闖！闖！趕呀！快們趕一趕呀！」

「闖！闖！闖！」

然後他向妹說：

「家裡都炸嗎？」

「都好，父親來了，到長泰開教育委員會來了，明天到這鄉來。」

「到這鄉來呢？那太好了。」然後他又喊起來了：

「闖！闖！闖！」

豬頭圍的小骨跑去，哥父用一隻木棒打着豬的屁股：

「他媽的，逃去！」

豬就從木欄外跳了進去。」

哥父把豬圈進木欄後，他看見了弄他一手屎的屎。

「他媽的！」

X X X

夜裡的時候，屋子裡仍然沒有常燃燈着，暗黑的。大家都睡下了。哥和妹在燈着。

「怎麼還不來呢？」

「也許今天晚上會到的。」

「父親這次來，他叫父親拿出錢來，我好給父親買點鹽子。」

妹許久沒有回答，因為她知道父親沒有那麼多的錢。哥父又向妹說：

說：

「這錢場子很好呢！」

許久妹說：

「怕父親也沒帶來多少錢。」

「哥父有些氣惱了！」

「我更沒有錢呀！」

妹沒有回答什麼，她只是父親是病中走出來的。

許久，哥才睡了。妹妹也睡了。

外面是寧靜的夜，雖然因雜集成了一團閉着眼睛睡了。精緻中的精緻也互相擁擠着睡了。繩子將頸子插在繩中也睡了。

靜的。

一發石道，落在朦朧的月光中，一個影子，背着行囊走着。那就是父親了，父親趕着夜車走來的，車站已經沒有往遠處的車了。父親就徒然趕着繩子走來的。一個年邁的老人，他的身邊有些青白和木頭，眼睛閃着衰弱的光芒……但他在今夜，就會看見自己的兒子，和兒子的孩子們了。雖然他有些疲乏，但他仍然很高興的在道上趕着繩子。

X X X

他在一座無語的靜的磚的平房前站住了。老人走近那無燈光的緊閉着的窗子，用棍子敲着窗戶。

「哥，你醒睡了嗎？」

「屋子熱的，炕上全都在睡覺。」

「哥，你醒睡了嗎？」

老人仍然在敲着。那時妹妹醒了，聽聽見是父親的聲音，她說哥。

「哥，你醒睡了嗎？」

哥仍舊打着鼾聲睡着，因為他白日太苦勞的緣故。

繩子敲敲睡醒了，她將哥，於是屋子中靜靜出來回答。

「哥，你醒睡了嗎？」

繩子穿上衣服，她燃着一盞幽暗的油燈，於是屋子裡就發亮了。

哥出去開門，父親走進來了。

父親將行囊放在炕上，就去看孫女小英去。小英正在那裡睡覺。

繩子就伏下身去聽了一個響。

「這丫頭出息這麼大了。」

於是父親和孩子們就將得得睡去。

X X X

次日，哥和繩子起來很早，哥走出去，先把雞放出來了。於是那雞就開始在院子中，跟着繩子在菜園中尋找着蟲類。

他又走向豬，去，豬彷彿是餓了，在院，院院的時候，不住的用鼻子聞着地，將地窩成了許多深的坑。

X X X

繩子在房中忙亂着。

妹因為想幫着父親說話，發留在屋子中打掃，沒有到房裏去。

孫女極極着繩子的聲音。繩子便向孫女小英的房裏來了。

X X X

哥去弄豬食，他把一些野菜和糞混在一起，於是繩子去了，他又去弄木柴。他將柴柴起來，一直等到雞醒了，他將豬食用木桶裝向木桶中。

邊邊地前踏去，然而豬已遠遠跑去了。他向院中喊：

「來來來來來來！」

「發發！來看！豬那去了呀！」

但墨豬卻沒有在院中，他氣極着，雖然那時更長了，

「死了！怎麼不病死了！」

地鋪上的罵着妹，就走出院子，跑到後邊的園子去

「來來來來來！」

杜老哥正彎着腰在大地中鋤地，他向杜老哥問：

「杜老哥！你看見我們豬跑過沒有？」

「豬！我沒有理會豬呀！」

哥又通過院門口走向一條大道，他遇到了高橋太太。他向高橋太太

問：

「高橋歐庫藥！豬的看見沒有？」

「那邊的跑了的有。」

她用手指向北方。

哥又問：

「拐彎的不用？」

「不用！」

哥照着高橋太太的指示，他便奔向歐庫藥去了。

他一邊跌跌在凸凹的荒地，一邊恨着妹。

他在很遠的山坡下找了他的四匹豬，他慢吞吞的將豬趕了回來。趕着，

他氣憤着將豬趕進園了。

x x

他走進廚房去，那時鞭子已經把做的好，父親在吃早餐，哥才看見

妹還沒有走出去喂雞或到廚房去取飯，他十分的不耐，就請了肉自煎，

「混蛋！怎麼不病死了！」

他的聲音很低，只有他自己可以聽見他說的什麼。

他從廚房走進屋去，妹就替他打了臉水，他憤怒的流着淚，將水潑

了滿地。

妹將自己碗中的肉塊埋在哥的肉中，她哥哥的比自己吃了好

的多。

哥一邊流着淚，一邊叨咕着：

「人家學業都受家中援助，咱們什麼援助也沒有。」

妹知道哥的話是說給誰聽的，也是說給父親聽的。她很生氣，因

為在事實上父親幫助哥的最多。但她什麼也沒說，低着頭洗着衣服。

父親聽見也什麼沒有說，只是將筷子放下不再吃了。

哥很窘的就把話題轉了。

「老陳家有錢，就他媽的不給咱們花。」

「這是什麼話，人家有錢是人家自己的。」

哥氣悶的去吃飯。他嘆氣的說：

「他媽的！我一天就給你們賣奴才了！」

「天喂豬打狗！」

就覺得這話真不聽耳，她得意：

「喂豬打狗的，那是你們過日子呀！」

「我們過日子，能得好。」

「那不是你們自己日子嗎？」

「混蛋！你沒有前飯，你在這裡喝西北風活活起嗎？」

「就吃三個月飯，你吃飽了嗎？」

「當然了！我也不是養活活豬的！」

「我早就知道你抱屈了，別說我是得了癩，豈不得了癩，你當哥哥的也應該有養養的義務！」

「養豬！養活豬的養豬嗎？」

父親氣憤的向哥喊：

「混蛋！你還受過高等教育嗎？」

父親是一位正義的老教育家，他對於兒子的這種極于十分的失望。

「我何道我吃了人家飯就該受人家氣的，住三個月，可是這三個月」

樣這的，你們自己也會知道。」

「自己會知道，養活老太太一樣。」

「你們別心你們良心吧！我那天不替你們盤活，飯也不白吃的。」

她說着說傷心的流下淚來了。

「混蛋，我非打死你不算！」

哥拿着碗筒珠子打去。

那時賊人也都走集來了。但是哥一沒敢一邊打向賊人。賊人便食

傷了。她的一隻手流了血。

哥仍舊罵，她打向賊人，他在賊人當中替着，那賊人輕罵着說：

「你是哥，你說賊人沒有不對的地方，真是有的話，還有你父親

囉，而且當哥哥的只有勸說並沒有打打打打打！」

「我沒有那樣的妹妹，趕緊給我滾！」

父親打了兒子兩個耳光。

「是的，你是我的爹，我算不了你啦！」

哥已被嚇人拉了回去。

父親向哭泣着的女兒說：

「收拾收拾走吧！都是我不好，我與知道這這這這這這，我無論如何

也不能再嫁上這來這這這這！」

女兒怕父親難過，向父親說：

「父親！沒有什麼，我知道哥哥是給生活磨成這個樣子的。」

「玲！我們苦飯，也不能在這呀！」

X X X

哥哥站在櫃窗外看着那些豬氣惱的想：

「有飯噁口所獲，也不能給玲吃！」

他站了許久，又走到櫃檯去，那排雞就唧唧的向他叫了起來，但是他的心情亂極了。

X X X

X X X

門外走進一輛車子。

「馬車停下！馬車！」

父親叫來車子，父女就上了車子，離開哥哥的家走向車站。

X X X

車子涌過了許多街道兩站上駛去。

父親悲傷的向女兒說：

「玲！你說我老了還是上廟去呢？還是上道爺會去呢？」

「父親不要說那樣的話吧！」

女兒的眼淚也流下來了。

一路上父女都是悲寫的。

血 淚

但是父親總想安慰着不幸的女兒，他向女兒說：

「無論如何怎樣，他總是自己的血親，是不該往心裡去的。」

妹々看着自己受傷的手，心中很難過。但是她擔心着不幸的父親，於是她說：

是說說：

「我原解哥哥，我也原解他的一切！唉！他全是被生活給壓成那樣的苦惱了。」

X X X

X X X

馬車到了車站的時候，離開車還很早，女兒就在站前的商店替父親買

了些高粱糖，買了些地瓜，和黃米麵餅子。

在車站上候車，父親坐在椅子上，女兒替着父親剝着地瓜皮。

在父親身旁坐着一個婦人，她向父親說：

「這老爺子，真有福呢！有這樣的一個好女兒。」

父親冷笑的苦笑：

「有福！可不是有福，有個豆腐。」

X X X

妹々想也許一會二哥會起來向父親賠罪。

但是車開了，三哥並沒有起來。父女就很快的離開了X X的車站。

X X X

到長春，已經是夜了。父女就停宿在一個旅館。

夜，漸漸的深了。父親坐在幽暗的燈下，他低垂着頭。他想到濟後的刺激，想到了老邁的暮年，他向女兒說：

「我今年已滿了退隱的年齡了。可是到那裡去呢？靠什麼生活呢？」

這話深深的刺進了女兒的心，她用一雙哀傷的眼睛望了望傷痛的父親。

父親又向女兒說：

「我，這一生把希望全交給第三哥了，記得他在中學的時候，我拉着他到碼頭去，我流着淚向他說：『我就盼望你一個人了。可是現在你長大就把希望忘了。現在能想到我的只有你，可是你不定那天就把我也忘了。』」

女兒低下了頭去想了許久，她向父親說：

「爸！我一定不結婚了！我來養活爸媽。」

「不要胡說，你一天不結婚，當父母的一天不安心。而且女人是要嫁人的，怎能不結婚呢？」

那一夜父親沒有睡覺。他死如秋葉的蒼涼，他感到了暮年的無阻的淒涼……

X X X

次日，很早起來掃屋子，女兒卻把父親送走了，父親是北行回家，女兒說：

「在要離開車的時候，父親向女兒說：

「沒有錢的時候給我打電去罷！」

女兒低着頭說：

「錢够了，我沒有什麼可花的。」

父親說：

「凡事要小心！」

女兒向父親說：

「是的！不要掛心我，回去好好的保養着身體吧！不要再病了！」

汽車響了，父女便悲哀的分開了。

X X X

妹妹回到旅舍去，她發一個人低頭伏在桌子上哭了。

她想了許多身世的不幸。過去的，未來的，那茫茫的未來的天羅路。

她正哭泣的時候，有誰在敲門了。

她走近門旁，去開了門扉，走進來的却是哥哥。

哥哥槍械的向妹妹問：

「爹走了嗎？」

「走了！」

「什麼時候走的？」

「今天早晨。」

「我來得太晚了，我以為父親會留在這裏的。」

「留在這裏有什麼用？」

「父親生氣了嗎？」

「父親傷心極了。」

哥特林克提着自己的頭髮，他辯護的說：

「我可不是人！」

他就伏在桌子上也哭了。

「父親會原諒你的！」

「那麽妳原諒我嗎？」

「當然了！我懂得這全是生活將哥特林克變得這樣的。」

「我可不是人！」

哥特林克望着那隻文鳥的手，一種痛苦地塞在他的壓管，他又低下

去……

一代劇人梅特林克

羽 莖

梅特林克，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于比利時之甘市。青年期發表小品「嬰兒殺戮」及詩集「溫室」，而稍後知名。據于一八八九年發表劇本「瑪達娜」一變從來之自然主義式的戲劇，以奇異的對話法，及編織在劇中的死之恐怖，或對命運之神秘等，惹起當時批評家們之奇異之感。而到「密爾波」之莎翁以上的讚詞之後，一無名文士遂一躍而起。之後，又發表「陽入者」「群盲」「八王女」，「伯列阿斯與梅利梭特」，「但他濟爾之死」，「室內」等，彼之所謂「靜劇」數篇。

此外尚有論文集「貧人之寶物」及「智慧與運命」。中年又有戲曲「蒙娜·般那」，「附瓦賽爾」，「青島」，「斯梁爾門特市長」等。

由于「瑪達娜」之發表，受到密爾波的讚賞之後，梅特林克遂被稱為比利時之莎翁了。

譯者本有「梅特林克戲劇集」及「青島」等。

勿忘草

(外一題)

藍 草

打開了藍皮的日記簿，有一枚壓得平平的樹葉般的東西，輕快地飄落了。我把牠拾起來，那是一枚生着玲瓏的管圍形葉子的花草，是比一粒高麗還要細小的花草。呵！勿忘草呵！我很快地想起了這小草的名字，我很快地想起了了一個友人。

去年夏天，在病院裏，度過了艱苦的日子，有兩個小學時代曾經教過的學生，現在做了看護，她們常常過來看我，由於她們，我認識了一個叫作瑛的她們的同伴。瑛是一個愛文學的少女，她意外的相識，使我們都感到了莫大的欣喜。她在外科部務，每天的工作是相當忙碌的。但是一有時間，她便會急及地來看我。

她在帶面有着服務於人類的熱情，當她的年齡較小的同伴爲了勞苦而抱病的時候，常常受到她熱情的慰問與感動。夜星般光潔的臉龐呵！

平衡的第二天，她來看我，我的意識尚不大清醒。時常在談話裡，說着苦澀。但我總記得她愛憐地立在窗牕邊那帶紫銅樣的面色。

當我漸漸好轉來的時候，她抱着一疊厚及的書和紙。她說：病院

的生活是寂寞的，假如這些書不能防礙你的健忘的話，拿它們瞭解你的沈寂吧！於是她便匆匆地去了。望着那飄揚的穿着白衣的身影，我得到了天使的聖潔。

有一次，我們散步於寂寞的公園，在盛開的花壇內，我們評語着不同樣式和不同顏色的盆。在說話裡，我告誡他與安的大草原下，有着許多可愛的花開着。

『在那些花裡，你曾看見過一些極小的花嗎？』她這樣問我。『好像沒有看見過。』我說。

『也許你看見過而不會注意，它們實在小得容易被人忽略的。但我却常常喜歡這種小花呀，可惜我不知道他們的名稱。』她的眼睫毛流動着異常天真的喜悅。

這以後，不久我的健康恢復了，便回到病室去。但我們却不斷的有信件還着。

秋天，我接到她一封信，她病了。她有着極嚴重的肋膜炎症，病弱着

痛，使她非常頹喪。她曾在信中寫着這樣的話：

我彷彿看到了不幸的死的隱影，也看到了病是不堪醫治的。但我却抑鬱不住那熱情的預感。呵！雖然我珍惜着燈燭的二十一個年華。……若情緣，她附了這枝夾得氣不整的有舊紅色小花的小草。她說這便是我會向你送過的青小的花草呵！在偶然的機會裡我得知了她的名字：勿忘草。勿忘草，多麼滿意你的名字啊，你知道我把它寄你的意思嗎？當你看見她的時候，你該想知你渺小的友人，實在，我是和這枝小草一樣的渺小呵！

此後，便再也不會得到過她的信息。她死了。『呵，她會死了麼？她真的死了嗎？』我向着博達消息給我的人痛哭的哀求着。

一個人的生命，是這樣脆薄的嗎？許多月，我被這意念苦惱着。今年春天，又有人告訴我理另外的消息。她已經結了婚，在勸勉地做着家庭主婦。我希望後面的消息是確實的。

小心地把那被顏色稍帶暗淡了的勿忘草放進日記冊裏去，我在爲我的友人祝福着。

夜 雨

夜來了，雨還是綿綿地落着。棚頂上已經有了四五處滲水的地方。兩個洗面盆裏不分分配的，只好找些樣別的可以裝水的東西，來接取那污穢的雨滴。燃着了煤油燈，傾瀉着窗外的雨聲，和窗內的滲雨聲。一種鬱悶

的寂寞感，使儘叫我變得沉默了。失去了談話，讀書或工作的興趣。

要知道下這樣的雨，該早一點找人修理房子就好了。

望着滴水的紙糊，懊惱的說。

『……』我沒有回答補屋的話，呆視着洗着玻璃窗子的水流，我腦到失望的焦燥。

『這纏綿的雨，恐怕是一時不會停止的了。』我想。

外屋已經無處可睡，只好遷到裡屋去。但裡屋也只靠牆用幾張空榻個人的狹窄地方。

悶的氣氣使我們都早地感到了倦意。九點多鐘便都無聊地睡下了。

天陰聲得很，聽了母親，牽着弟和妹，牽着遠遠的道路。母親沉澀着彷彿憂傷而又疲憊，這路是崎嶇難行的。好像是在行歸來，又好像開始走一條悠長的旅程，總之，我都不十分清楚，爲什麼要在這陰暗的天氣裡，作着艱難的跋涉。

忽然，暴風吹來了，嘩嘩迷了我的眼睛。當我睜開眼的時候，母親和弟第妹，都不見了。我呼喊着，暴風却吹散了。聲音，隨着大而急的雨點，簌簌地落了下來。不久，地上便積了很深的雨水。我困難地在水裡移動着腳步。頭承受着暴風雨雨的襲擊，於是用了最大的力量呼喊着。好像有人在我喚我的名字。張開眼睛，額上有冰冷的雨水滴了下來。楠正劃着根火柴，燃着了煤油燈。

「修燈了吧？——我們的頭上也濕了。找個東西接一接海水罷！」桶

不同的聲音。燈光在漏水的屋樑上劃了個淡黃的圓圈。米袋裏燈油已經

澆了多半了。不節省一點，明晚是會更困難的。

「燈油快完了，把燈吹滅罷！」叔對桶說。

桶帶燈光，我看見潔白的枕套下已經被海水印了兩片濕漉漉的痕跡了。於是趕緊靈一緊睡衣的帶子，穿了鞋到外面去尋找接雨的器具。找不到相當

桶看一看燈油快，他說：「住在這種又潮又涼又沒有電燈的屋子裡，真是每

的東西，只好把白日被過水的大大的瓦鉢拿進來應用了。

「於是無可奈何的吹熄了燈。眼前立刻黑暗了，外面淅淅的兩

法國代表文學家華萊里

羽 甫

華萊里與紀德，同被稱為法國代表文學家，他以完成十九世文學，給現代文學劃一界線而對未來之文學被以莫

大的影響。

然而他的作品，全部都可算是斷片，其實也全都是斷片。

「甚麼不能太明白的偉大遊戲之碎片」。這句話，正可拿來形容他的作品了。

其作品有列于「華利特」者：一爲一九二四，二爲一九二九，三爲一九三六，其中竟把他的傑作包無遺盡。此

外關於藝術的各種論文及「現代世界觀望」等都包含在內。

尚有列于「雷斯特氏」內者，列于「隱想」內者，列于「公式演說」內者等。

其象徵詩「水仙辭」，爲世界聞名，我國有梁宗岱先生之漢譯本，原著者譯爲保羅·梵樂西。

勝利之歌

張文春

不必想那過去的酸辛
也不必想那未來的快樂
如今我們戰勝了仇敵
只齊高唱着勝利之歌

當向我們降服的一刻
那仇敵還有甚麼可愛
他們也弄失却了魂靈
他們也許開始着神佛

但我們所應該記憶的
是已往對我們的壓迫
血債必須用血來償還
這名言一點兒也不錯

在十四年短短的期間
我們同胞的向會流成河
在十四年短短的期間
我們同胞的淚知有幾多

誰能忘掉那毒害殺戮
誰能忘掉那掠奪掠奪
他們萬願我們的存在
他們不顧我們的生活

好像失掉慈母的孤兒
羞和心竟全無着落
我們不想生依然在此
把日子一天一天接續

我們只渴望自己的罪孽

會埋我們的寒冷飢餓

我們只再盼自己的同胞

會給我們一滴水一團食

果然不負我們的祈求

有多少志士空流了血

果然沒忘却這無數孤兒

終於把我們救出水火

想那中原也踏上市錢路

我們的心裏好似刀割

想那殘屍在華夏掠過

我們咬着牙竟無可奈何

我們想蒸餾沒有酒精

我們想剪眼睛也被人騙

心裡難有半言為語

並不許向誰去訴說

就這樣在暗黑的地獄裏

過着人間最殘慘的生活

他們每天在討論計算

如何將我們更加勒索

只一粒米便得坐監犯科

只一塊肉毒打也逃不過

識人的日子也不會平安

更何況為勞役而被捉

被捉去修軍路鑿礦出

永莫想有家可以歸得

任管嬰兒在哭泣悲傷

也不會得到釋放的許可

那田地裡更不用去說

耕種的被捉得沒有幾個

也有懷着幼兒的婦女
也有拿着拐棍的老婆

好容易盼到了秋天

却又無量地差去田荷

自己的米糧自己不能去

自己的麥粉也餽不到唇

更何況到冬天無衣可穿

這女人罷幾乎是全裸

你曾看見老人在抖擻

你曾看見孩兒在哆嗦

可是我們的仇敵卻不覺

他們的婦女身著綉縐

他們的老人與孩兒粉

他們的孩兒健壯活潑

他們把我們當成奴隸

他們自己在不住享樂

他們口呼着慈善博和

手裏拿着刀與箭毒藥

我們始終是忍辱沈默

心中只期待自己的祖國

如今果然獲得了勝利

使我們感激得淚如湧沱

呀 勝利了終於勝利了

使我們從地獄中逃脫

我們感謝祖國的勇士

信願將手來緊緊相握

你們也許會喜歡吧

當見到弟兄又已復活

你們也許會掉淚吧

當見到我們枯黃的顏色

啊，過去真好如一個夢

夢中曾有幾許風波

但如今那迷夢已醒

黎明的曙光將世界照耀

來，我們不管男女老若

且一齊來引頸高歌

勝利了，我們終於勝利了

正義決不是惡魔的俘虜

你且看國旗鮮豔的顏色

你看那青天是如何遼闊

你看那白日是如何熱烈

啊，唱吧，勝利之歌

知識最廣博的歌德

孫 謙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午十二時，歌德降生在萊茵河畔之佛羅克麻。及其知識極其廣泛，如法律學、自然科學、哲學等等，無不精絕。其畢生之大作為世人早已聞名的「浮士德」。自二十四歲起稿，至八十二歲時始告完成，我國已有郭沫若先生之漢譯本。但其第二部尚未得完。此外更有「少年維特之煩惱」（小說），「愛姑摩特」（劇），「麥斯諦爾的學徒時代」（長篇），「詩與現實」（自傳傳），「西萊詩集」（詩）等，其中尤以詩歌為著，如「獻給月亮」，「旅人之夜歌」，「瑪麗普巴特的悲歌」，均為三篇之佳作。彼于死之數日前，曾遙望着西沉的暈，感憤頗深的說：

「啊，就這沉下去的剎那，都是遺憾偉大呀！」

這正可拿來形容他自己的歸終，真是最恰當也沒有了。歌德死于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

小銀子和她的家族

朱 媿

天才無下來。

隔壁的小孩子的娘又在扯着乾枯的嗓子唱起來了。和着低低的五絃琴，像敲動一面破鑼似的，讓人聽着聽不出是什麼感覺。這聲音不是人的音調，尤其不是女人的音調。

唱過了淫靡的「桃花庵」這一段總就是得意拿手的小調之後，緊接着就是大改作風的喊唱「天涯歌」來。

簡直讓我看不下去，推開放在面前的果戈里的『密爾格拉得』，我用手指塞上了我的耳朵，儘管好奇蹟地從四面八方直向我耳朵裏鑽，使我不能不咒起我的環境來，我以後後悔我沒有遵守了古有明訓的「靜養」之道。

穿過紗窗子，吹進來五月的風。

天涯歌

海角

天涯歌知音

小妹妹唱歌

琴奏琴

琴琴

咱們倆是一條心

咬字小字眼，吟腔的走調是故意淺着情調，遠遠唱完，有兩個粗獷的男子的聲音喊出好來。聽着那一個聲音彷彿一個就是小銀子的名義上的爹子，另外一個或許就是翁會長。

雖然叫做子瞎子，可並不是瞎子。而且，他的眼睛幾乎比我們大一倍那樣凸出着，叫他做瞎子的原因，據說因為他視力總似乎不很佳，就是在街上遇見了他賢內助小銀子的娘和別人一起拉着瞎子走，別人問起他來的時候，他也說沒看見。所以別人就給他一個子瞎子的綽號。他呢？他可也說自己承認了這個綽號。他怕沒有綽號不發家。

另外，翁會長是子瞎子的把兄弟。子瞎子對別人說他翁會長可以說比

寬敞之交，而蘇會長呢？有一次投在分會的房屋領酒票的時候，聽見他的粗嗓門正在辯論着他的大姪女小銀子怎樣怎樣風騷，怎樣怎樣和他說笑，極極……

吳不然的，方才拍巴掌叫好的正是蘇會長。他又提提粗嗓門極極存貯着難聽的口調：

——小銀子，你唱一個給大叔聽。

——唉，小銀子……

大約子脖子是有點酸不住了，小銀子帶着越來越膽子大，敢反抗起他的把兄弟來。

——我說，小銀子，快唱一個！他媽的，越大了越不聽話。看你是個豆芽菜，長來長去水蓬蓬……

簡直是子瞎子的話有力量。一段小過門拉過去之後，小銀子的有點柔曲了似的顫抖着的歌聲就隨着五月的夜風飄起來了。

彷彿是「天涯歌」的第三支：

人生路

誰不

惜呀惜青春

小妹妹似認郎似針

郎呀

穿在一起不離分

呀——呀——呀

郎呀

穿在一起不離分

子瞎子的屋子里起了一陣轟天的爆笑，笑得有點讓人體毛似的，在笑聲

裏包藏着一種說不出的野望的鋼鐵的發聲。

沉重地，屋門關了一下，小銀子跑到院心去。

噁哩咕嚕地，我雖然聽不大清楚，隱隱的小銀子在說：

——什麼人性呢？隨着看人家，看看自己……

我這道兒來的第二天，認識了小銀子。

都是走在向戲院豆腐店去的道上，那正當一個冬天，道上鋪滿了一層薄雪的積雪，走着，走着，我聽見我的身後尾隨着一串時時咳嗽的腳步聲。

我回頭一看，看見了一張俊俏的女孩子的臉。也許是爲風給凍紅了吧！

紅得很鮮，也很華麗。

——你不是新辦來的呀？

我點了點頭。

——那好，咱們是鄰居啦！

——你在哪兒住？

——我就是住在你的隔壁的呀！

——你叫什麼名字？

——我嗎？我叫小銀子。

從那天我認識了小銀子，在院子裏一遇見她，他總是笑迷迷地對我點點頭，或是說兩句閒話。

後來，媽媽告訴我，小銀子並不是他爹娘的親女兒，大約是從什麼地方窮人家買來的，他家裏的生活現在就指着他兩間巷子唱小嗚嗚。

我也知道了。一到晚上剛要捨開電燈的時候，小銀子就穿上了……套整齊

一點的衣服，在右大襟上戴着一顆紅色的鑲刻着荷花的別針，頭上捲起

一摞很大的頭髮，跟着琴師向新天地那邊去賣琴去。

我看見小銀子在院心裏等着琴師，我站在房門口問他道：

——小銀子，你上哪兒去呀？

——我上小巷子去。

——你都做些什麼呢？

——

——

——

——

——

——

——

——

——

小銀子如她

——唱什麼？聽得隨着人家老爺們的吩咐，人家要唱東，咱們就得唱東，人家說唱西，咱們就得唱西。有一回他們這頓裏我唱什麼「櫻子美大

關什麼的」。我說我不會，就接了一頓臭罵。

——晚上帶不少錢吧？

——

——帶多少錢也不給我花呀……

小銀子低聲的便不發說高了些話聽見似的，還想開口，那個

琴師已經走出來了，小銀子趕緊迎上去就走了。

一直到夜半，才聽見有人輕輕地叩着子爵子的門，大約我想就是小銀子

回來了吧！

這麼深的夜，又是冬天，小銀子該是多麼冷呢？她在被窝里越發越睡不

着，這時身旁的華也沒有睡着，他聽見我左右轉側着，他問我為什麼還沒

有睡呢？我就把這些告訴了他。

華像沒有在意的，笑了笑說：

——你還是睡吧！人家的事你也擔心，那叫看三國掉眼淚……

——中啦！你別說啦！

我雖然不要睡再說下去，可是我自己仔細一想，也是。小銀子有小銀子

的運命，我又替他擔心做什麼呢？這個人真有點運氣……

x x x

到春天，戶外的時間一多，我和小銀子見面的時候也越來越多了。

我做着飯的時候，或是白天我在房門外織毛衣的時候，小銀子就從屋裏跑出來，在我身邊的地上坐下，一邊看着我做活，一邊和我說話。

有一天，跑來坐在我身邊的土地上。

——別在地上坐呀，地氣有多涼呀！

——不涼。你不知道，我什麼也不怕。

際着，就向我告訴起來她自己的事情，她恨不得一下，把她自己那赤裸裸地展示給我似的，她告訴我她怎樣在小巷子裏唱小唱，怎樣客人借給不給錢，怎樣客人賞多了錢密起子吃醋，怎樣她自己一分也討不了手……

隨後就談了她的家。

——你知道呀！我爹爹那人看給老實，心里才壞呢！頭些天她趁着我娘上街買鞋去，他就亂七八糟的對我談了好多難聽的話。我不用說也聰明白吧，可是，我始終不答應他。你說：那叫什麼人哪！可是我娘又要上朝陽鏡了，他說等我娘上朝陽鏡去再和我說，我，我要沒有別的法子的時候，我就寧可去尋死……

我說什麼呢？我什麼也不用。

——還有，我娘還勸我下水呢？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我非叫他把我害了不可。我娘呀，你看像他正經似的，她一到外城去怎麼就能得那麼些錢回來呀？這不是跟人家男人在一起鬼混嗎？有一回，她喝醉了，她還有滋有味地講起那怎麼和那長的七少爺一塊兒喝酒，七少爺怎麼會……

……還叫我爹給他一個大嘴巴，抽了兩天呢。

我聽着小銀子的話，想着圍繞着她的這幾個人，都是些什麼呢？

小銀子漲着大眼睛看着我，我沒有說話，她就連忙把頭低下去。

——你看見過吧！那個龍會長，我的八竿子搭不上的龍大爺，不怪他們是抱兄弟，和我爹皮氣一點也不差。若是我一個人在屋裏的時候，他總是嘻皮笑臉，動手動腳的，不是要帶我出去吃飯，就是要領我去看電影，說這部影片是怎樣怎樣好，上海灘舞臺怎樣流行，怎樣夜總會，開屏開，說得有聲有色的。等我都不理他啦！他就該來利誘啦！答應下回配給布票的時候怎麼能給我想法從中拿出一張藍毛布的衣服，再不，兩雙絲襪子也可以……你說，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這樣來討一個小姑娘的歡心是爲了什麼呀？唉，他當我不知道呢！男人對女人這種種種小恩惠呀，都不是白白

的。

聽着小銀子的這一大堆議論不由得我笑了。小銀子却好像沒有發覺我的發笑的緣故，怔怔地看着我，想要再說又說不下去，想問我爲什麼笑也不好意思，就這麼樣怔怔地看着我。

我這回小能不開口了。

——你歲數小，別胡猜亂想吧！

小銀子聽見我說她歲數小，有點不負責氣似的。

——我歲數小？歲數小我也都明白呀！小巷子裏的瞎子們跟我說

格鬥似的沉重的跌下去。隨鈕來的聲音，中間偶爾有女人的驚呼，由這扇門裏我聽出來正是小鏡子。

那麼，小鏡子正在抗拒着必然的運命吧！

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這格鬥雖然還沒有停止，可是，在我的眼前，小鏡子的希望一點一點地萎縮了下去，於是，我想了求救的念頭，我跑進了裏屋，推開正廳得復蘇的幕，我說：

——你給想個法子吧——隔壁，小鏡子和子瞻子支撐起來啦！子瞻子這個人太蛋了，你說可怎麼辦才能救小鏡子呢？

華隨隨着眼睛。

——你又在多管閑事。咱們怎麼能干涉人家的家事呢？

我有點急了，搖了搖華的頭。

——不能那麼說呀！這是什麼家裏，你不能讓警察來把子瞻子抓去嗎？要不然，小鏡子一定要被沾污了的……

華聽了嚴厲打了一個哈欠。責備着我說：

——你越來越胡鬧了。是打，是教，是什麼，你都不能弄清楚，就要我去搜查犯罪，還真是笑話。我看你小心點別自我碰一鼻子灰吧！

說完話，頭又去過了。我又是氣，又是恨，跑回小鏡子房裏。整整一鐘，初曉的時候，什麼也聽不見，聽而聽見了極微細的呻吟，喘息，和……

我選受了最大的痛苦。我跑回床上躺下去，憂愁的感情向我心上左一次右一次地衝擊着，使我一夜也沒有得到安睡。

那在以後，院子裏時常聽到關於小鏡子的風聲。

小鏡子却不回院子裏來了。

我在房門前做晚飯的時候，隔着玻璃窗子有時看見小鏡子在屋子裏呆地望着，等一會兒我在望她，就紅快轉瞬，甚至把窗簾拉下來。

越望她越我，我越想越看有她。

有一次，晚上，她還沒有回小巷子去，正在院子裏坐着，我從她的背後走到了她的身邊。

——小鏡子！

她轉過身來看見是我，驚訝地：

也沒有出聲，點了點頭就想走。我一伸手拉住了她的胳膊，情懇的：

——你到底怎麼樣啊？

她看了看我，眼睛裏滿滿了淚水。

——我，我認命了！

一盞說用手搥着臉跑回屋子裏去了。

一雙的淚光，都證實了我的猜想。

可是，小銀子的事永遠在我心上打轉。也許正因為她對我的這許多一點裝飾沒有實質的話，那些話，現在我才發覺它的可愛。也怪小銀子的命這小銀子竟已歸她得很清楚，她於無可奈何才接受了她的運命的。

我盼望小銀子能有一次幸運的好轉。

盼望着，幸而終久是不可預料的！什麼幸運而來的是不出半月的時間，小銀子的賊由外城回來了。

我和她每在院子屋一處聚談，一邊洗茶作飯。

小銀子的模樣一條條似的，三步步作兩步的直衝進了她的屋子。然後，她的屋子裏引起了騷動，似乎她抓住了小銀子，夾雜着小銀子的哀求和哭號之外，小銀子的幾一毫不不知道是用什麼打著小銀子，一邊破口大罵。

——那這小銀子，想不到你也會敢勾搭上你的老子，欺負我頭上來。我可不是不要你教養的呀！走南極北的，我還沒有受過誰的欺負呢！欺負我的人還歸他娘胎里生出來呢……

接隔着一面窗子，我們在院子裏聽得清清楚楚的。

——你別說說呀！是怎麼回事？要放你對的話，我就給你個地方。反正

我也不是不聽話，我還有什麼臉過日子？我的姑媽也來尋老媽的堆積了。

……

……

小銀子新她的家

——你說，若是實在難受啦！得上一個小伙子還不行，怎麼就非勾搭五六十歲老頭子不可呢？今兒個，我非得開你不可，你別說不聽話！

小銀子這是一頓嘔吐的哭，偶爾，為他與打疼了的臉發發一聲聲，繼續還是哭個不了。一句話也沒有再答得出口。

不多時候，于瞎子回來了。

好小子瞎子知道小銀子今天會回來，于瞎子披星，腳接星，眼會長嘴皮，臉地也由後邊耗到了。

——我說：瞎子你也不必上火着急啦！這回事，得聽我說呀！小銀子一

個小孩子，爲他上火萬一急個好歹的不值事……

——我回不上火呀！可是，他體大說你說，世間哪有這等事，作姑媽

將來翻臉回身來啦！

——噢，這也不能怪我大哥呀！本來嗎？食色性也，是般難演的。可

是，話又說回來啦！小銀子可終久是不對呀！無論如何，不能作出這般

倫的事情哪！這，這與將來于比孩中的血統有關哪！

——我也就這麼說呀！你這小銀子，看我給你說……

大概，小銀子的火又燃起了什麼要打小銀子。

「別生氣啦！放下吧！錢子聽我一句話！女大不可留呀，還是呀，把他想法子送出門去，我替你辦好後事。」

「可是……」

「……可是怕沒有人來給子錢轉去了嗎？這個，錢子，錢子有一點主意……」

「……那錢子，那錢子……」

以下，龍會長和小銀子的談話，我怎麼仔細聽也聽不清楚的是什麼。不過，我記得小銀子聽龍會長怎麼談過小賬，那麼，他們就耳語一定是一種於小銀子最不利的情況而說的。

耳語過去，龍會長和小銀子的臉在痛快的笑了。笑裏加雜有無礙的陰險和譎詐，小銀子的臉笑也住了，冷冷地對小銀子說：

「……這回你該享福啦！還不謝謝你大娘，從今兒晚上你伺候你大娘去吧！」

「……」

「……」

龍會長一連發笑，無然的吩咐子錢子去給叫馬車，一連稱着錢子的，讓龍會長氣喘呼喚着……

「小銀子，小銀子！」

小銀子自從被小香蘭重打之後，就再沒有回來。

院子裏的人都在忙於送禮，禮過五月節，很少有人關心到這件事的結東，那便是開或者人談到小銀子，也都是傷而的提提，一點不太可憐的態，有時誇大得根本聽入不大敢相信。譬如說小銀子作了龍會長的錢太太可料出來啦，龍會長竟給他租了一所小洋房，有浴池，有客廳，出門坐汽車，看電影都帶着包箱，說到五月節把西瓜都吃膩啦……

不過，由於小銀子的娘的口風，兩次她可以聽得出來小銀子怎麼能到龍會長手裏去的原由。最初是龍會長用信把子錢子和小銀子的事通通帶改的告訴了小銀子的娘，所以小銀子的娘馬上就趕回來了。那次和龍會長的密談結果，是由龍會長再給介紹一個學藝的女孩子來頂小銀子，小香蘭賣小賬，另外，龍會長暗地裏送給了小銀子的娘三個布票。小銀子的娘把布一領出來，都給同院的人看過了一遍，一個是十三尺半的彩花呢絨，一個是十三尺半的文青色呢布，一個是七尺的透着牡丹花的絨紗。

這些，就是小銀子的總信吧！小銀子的娘說得也很對，小銀子值不了這些東西，不用說別的，就那一塊十三尺半的彩花呢絨也值五六百圓呀！小銀子，小銀子一個真錢？頭錢值幾圓錢呀？

五月節的前一天晚上，子錢子從龍會長那裏回來，也不是和小銀子的娘說什麼來的，小銀子的娘又提高了嗓門吵鬧起來。

「人死了？誰說！你告訴他，錢早把他那兩個小丫頭領來，要不然……」

時，我才有法子讓他認錯我呢！我告他別的不聽，我先告他假估亦票，這可是有磚有瓦的地方……

子隨子低壓下氣的，總算把小銀子的錶的火給壓下去了，趁著吃完飯小銀子的娘沒有注意，夾著裝舊了的黑呢帽子跑了出去。

五月節的那天早晨。我在外圍割粽子，不提防有一個比小銀子小有四五歲的小女孩子走到了我的身邊。看著我在割粽子，好像有點像似的叫著涎水。

——粽子，好吃麼？

——噠。

我隨手給了他一個。他拿過去，一口兩口，貪婪地吃掉了。

——我餓了，爹娘還沒有給我吃東西呢！

——你是誰家的呀！

我隨手又給了他一個。

——我就在這屋呀！

他指給我小銀子別院的屋。……我不住意地看了看這個小女孩子，在她的眼瞳里，和小銀子一樣流動著可愛的絲絲的光輝，她的臉長得也很美。

——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依舊割著粽子。

——我叫小蓮。

我又看了看她的眼瞳，她的臉。

說不出為什麼，我懷著要哭的情緒，迷離了眼前的叫小蓮的這個小女

孩子，跑進了房門。

媽媽看著我在手裏進來，奇異地問我說：

——粽子割完了麼？

——還，還沒有完呢！

答著話，我的眼淚竟不由得順着臉淌了下來。

你揉碎了我的夢

金 羽

遇見你

在昨年

這冷寂得如廢墟的地點

宛如一隻銀色的口琴

開始了

在隆冬的尾巴上

有歌 有笑

也有嘆息

年青人的心坎

磨滅了春天

沒有了嚴寒

在冰雪掩蓋的凍原

委棄了來色的玻璃

夢幻般

如詩

如雲

美麗的標圖

是你為我凝成的呵

四月的氣夏

蕩氣馭來你

一曲孤獨的歌吟

從遠處的地方

於是我發把步

驟爾交出

企圖你為我點綴上

更純厚的色彩

佳節的早朝

我玩弄一束滄文章

你跑來笑着

你告訴我

弄從那有水的地方

鐵鏈過來的

有聲

看不清你的臉

天真的笑臉

太陽出來的時候

你低着頭跑着

從此

你迷茫的影子印上我塵埃

我底夢也更沉重

太陽晒着我底夢

白雲欺着我底夢

我把夢投給

仲夏的天風了

八月天有霧

霧浪浪地

留住了我底夢

你無味了我的夢

讓魂得捨不進來

我竟把它安放在

中宵的悲霧里

它竟在冷夜中僵枯了

我為失掉了的夢說

幾句

一個黃昏

一個黎明

暗暗的街道

你跑來臉給我

一個沉重的響

發響了呼吸

可怎麼能接得下去

我捉緊了你的手

想看一看

你底眼瞳

我迷了我底眼瞳

我捉緊了你的夢魂給我

你悄悄地

一句話也沒有響
被冰冷的幽靈
明靜的凝結了
沒有聲息
也沒有哭泣
我守著餘了兩聲
像丟掉了我底心扉
月亮照著的白夜
我喊著你的名字
迎着慘白的月光
你 攜著影子走來了
凝視著我紅腫的眸子
耳語給我
「夢，可掙的
下手的太晚
它來徵療
一個希望的阻礙
一個新生的迷失
還不清

眼前是永恆的透明
我緊閉每一扇門
你的聲音響了
我開始咀嚼自己的哀愁
自己的苦楚
塵八月的風掠過大野
菊花開的季節
我守著碎了的夢
把思念拋向天涯遠處
還絕地追尋不得
你的步履
你口隱憂
聽說你在擾促
一雙棕色山布質
那色香，那體態
在你眼前顯露久了許
能起
審視在你的心扉
於是我就自己選擇了

走下去呀

你還想發瘋麼

所你所有的乎

你的依舊的感情

你可不要過頭呀

是你弄碎了我的心

這就是說

是你我把那本雜誌

利 敦 之 戀

阿 三

白蘭地·利敦。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壇上。佔據着第一流的榮譽地位。我們雖然對他的作品與左羅蒂不甚熟悉。而他的戀愛故事却為世界文士所樂道。

他曾經做過十年的國會議員。此後便為男爵。更做了殖民地官員而終其一生。我們知道的祇有這一點。而他在十九世紀英國文壇上。是極稱為「長補文學的標本」的。

利敦是一個綜合的戀愛家。他的生平幾乎全被戀愛所糾纏。這一點和德國的歌德差不多。十三歲時。他就熱戀了一個少女。在森林之窟。在小河附近。時常和他的戀人比於情情的夢中。

無說。利敦經時人拜倫有過關係的加魯比女士。也曾和他熱戀過。利敦和他的夫人露拉女士。兩人開寫了許多情書。題為「戀之書信」。並且印成了單行本。廣為的被英國青年男女所愛讀着。

他生於一八〇〇年。死於一八七四年。

彌

補

乙

梅

我不敢相信，我們那帶血的，真的會變得這樣快，這麼容易嗎？

當我們得到了一個給我們帶來希望的消息之後，我新變過許多，高爾

基笑了起來。一個十四年來從沒有過的真喜悅，降臨在我們的心中。

「這回我們可站起來了！」

「我們終於得到了答覆在今天。」

每次，當我們在極度的忍受虐待之時，要總是要感傷的對我們說：

「流淚！我們悲劇時候才能有撞頭來的『一天呢？』」

對於這樣一個可怕的問題，我而回答甚麼呢？

到此，無過歷次的失望，我連希望也不敢有了。啊！我知道，這種雷

聲，是可恥的。但是我終於這樣想了。

「啊！那一切都成了過去，是的，過去得太快，也太慢了。」

靜謐的春天，緩和的白日，和隨風舞動的紅色旗幟，一切都愉快的

是這樣。

「這便是，痛苦已經去得遠了，你已經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有誰永遠向我們這樣的磨磨蹭。

是的，這十幾年來，一直在狂喜中磨磨蹭。

好像參加了一次大會，閉上眼睛也可以想像得再，弄一張，幾張，

良的臉，一隻隻食血的手，大家都忘却了自己的可憐，同為這最大的苦惱

而歡呼：海峽。

是惡魔鬼，抽去了我們的榮華，吸去了我們的血，在不細覺中，他們

一天天黃色起來，我們一天天貧弱下去。真是狡猾的大盜，竟把我們四千

萬個靈魂的生命，給變成了四千萬個貧血者，除了他們，更誰會有這樣的

殘忍。

他並且改進了我們人生的原型，尤其是不幸的待教者，在他的魔法變

魔裡，確定了一個緊要的階段。雖然，們的精神並不會動搖，然而，那幽

密的魔網，它終於造成了，一個與我們原型不相一致的怪形給我們。

如今，我們從回來了自由，行動自由，思想自由，可是還要我們接受

變的生的原型，但是，向誰去說？

那處，已經走上了他的末路——登時了白晝。

「我們受了一個多麼大的損失！誰也不會輕易把意志奪吧？但是，

我們並不悲觀，有破壞，才有建設，但願我們，拿出全力，去彌補我們的

龐大的損失，一切都在眼前，或是浮現在心裡的慘痛，都是我們上進的

一個有力的證據。但願我們有理想活幹，光明的日子是屬於我們的。

托爾斯泰和二十八

三

偉大的俄國文豪托爾斯泰，在其一生的作品中，給與世界無窮的驚訝。他的傑作「戰爭與和平」的原稿，由他的夫人抄了七次，原因是他寫得太潦草了。這和托斯金一樣，托斯金在寄給他朋友路萊時他信中說：

「因為寫不好字，我覺得很可恥；但是，若聽真心的僕僕去寫，也或者可以寫得整齊些，不過我中心想寫的意思，就要因此而忘却了，簡直無法可想。」

所以，產厥說：

「思想家和創作家，假如他們的字寫得漂亮，將要不能盡情發揮他們橫溢的思想了。」

托爾斯泰生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他最初的作品「少年」的第一卷也是二十八日出版的；他向蘇菲亞小姐求婚，也是二十八日；而他的長男也恰恰生於二十八日；同時他有一個兒子是在二十八日結婚的（當他八十二歲脫離家庭的時侯，在俄國曆書上，也還是二十八日。

爲甚麼「二十八」這個數字和托爾斯泰這座緊密呢？用運命去解釋，或用科學去解釋，都是不可能的。

托爾斯泰雖然排斥迷信，但他對於「二十八」這個數字却也深深的驚訝。

呂乾娘身邊底人們

金 雲

看熊大嘴被獵斃的消息，傳到熊家大院時候，這大院中爆得如同開了鍋一樣；每家煙筒都冒煙，這煙筒像開了鍋的蒸氣，每天都冒個煙停息，而每天都要開鍋的。

其實熊大嘴和熊家大院倒不是怎樣神奇的人物，他之所以異於常人的，不過嘴大，說話露風，就是熊大嘴自己也知道他不具熊家大院用的人物，他每天都以爲這大院的人們，都是活在世前頭的人物，他擠的很高興。他是吃人的，而獵吃熊大嘴；最應酬的事。據說這次吃的倒很乾淨，把肉和皮都吃掉，身上的骨頭被嚼碎，只有兩爪骨了，何給熊大嘴的後代留一個紀念。

如果打算熊家大院被我們知道，到是使得我們來談起的事，這里住的都是些什麼人呢？誰也說不太清楚，誰也不希澈清。我們無妨先來做寫一下！我們依文章的層次來談一下。

走進大門，第一家是任道德會的磨房人，其人最信神佛而又最喜談論善的。他是這式熊大嘴被獵吃掉，他說：「熊大嘴在前世，是猴的一轉，

當他是猴的時候，也吃過人，此次吃熊大嘴的猴，也就是在前世被熊大嘴吃了的人的一轉，這是一種報應。」

這一說，不知別人怎樣，馬上把靠近公共便所的呂乾娘說住了。

呂乾娘說：

「可不是！我早看熊大嘴不是好脫年的，當然也不能得好死的。他走這腳沒根。有一天我和他走一個對面，我就有點害怕，因爲他的磨房像猴嘴，如果嘴再大點就要到耳唇了，真真真脫生的，一點也不錯啊！」

呂乾娘去常把這句話說完，一股臭汗衝進她的鼻孔，就快再乾喉少吸一口新鮮空氣，覺得不大是滋味。總不如自家小孩窩在自家的炕上拉屎拉多少也不覺得臭。

「噲！該死的，又來打掃毛穢的了，我真算倒血霉了！住的房子和公家廁所做鄰居，人家五母存三遍，我將這到那去呢？過日子靠廁所真是一件損事呵。一年到頭連點好味氣無聞不着，真是一個五味俱全的煎菜館，廁所的香繩和屋子的香繩是一家人，飛來飛去到有幾方便！」

呂乾娘說是過那時候，未必能完話的時候，只見六個身著短衣，頭戴黑
的人，足登破布鞋，臉上流着汗，汗把臉的泥土都沖洗得乾乾淨淨的六個年
青漢子，鐵筒是兩個人揹着一個，六個人揹着三個，每個鐵筒都沒有蓋，
錫武場成那條路乾娘的身邊走過，臭氣有如千萬萬馬衝入呂乾娘的鼻
孔，幾乎把呂乾娘都臭得頭暈，他覺得說不出再能說些什麼的話了。人家
大便，在他房裏，打掃手樣還要在他的房前經過，這是什麼道理呢？

使他想不出一個討論家。

因為住家困難的今日，他既不能搬家，又不能使公共廁所搬家，她又不能
不拉屎，同時他又不能使全院的人們都在各家宅內設廁所。討論當然無
從獲得的。

忽然而之，

她不知怎的躍到清潔夫的身上了，越不由的：

「呀！比這還呢，這樣人晚上上床睡覺，他的老婆不討厭他嗎？」

她聽了又想：

——這樣人多半是光棍，就是有了老婆的話，早就離婚了。不！也許更
愛他呢！

呂乾娘想了想，又注意到一個清潔夫的身上去。

但見這個清潔夫有一人來高，長臉，有兩三個月去會修理的頭髮，左
眼腫大，右眼腫小，稀稀的眉毛，黧黑色的皮膚，兩隻狗牙鬍鬚在口唇之

呂乾娘身邊的人們

外。

呂乾娘道：

——這人快離呢？

呂乾娘又仔細想：

大嘴，大嘴，能塞進拳頭的大嘴，她忽然自言自語道：

——唔，像熊大嘴呢。真是熊大嘴，是熊大嘴一點也不差呀！

於是她好像發現熊大嘴的高聲談話，意思是這聲音傳到全院乃至全院的每
個人；

——嗚，好大嘴的小夥子呢！像熊大嘴，像熊大嘴，熊大嘴並沒有死，
熊大嘴呀，你世復活了。

呂乾娘說出的話，她也不知所由出，可是她忘了什麼實在不實在的，
把這句話，反複道念了幾十遍。

一一

呂乾娘這一時，也不要緊，把兩隻手間只顧打牌，白天無事的時候，
聲響了。牌七輪也許正在做，夢着又是一個現實，一桌人，圍坐，
男男女女的，說笑話的，手尖和手尖撞擊的，眼睛睜睜睜睜睜睜
，睜下裏，睜睜的，何等寫實呵！如果女人打牌會來着，什麼也不用，
什麼沒有什麼牌，管保贏。但是最緊要的是，最緊要那副牌之副的動作，真

爲緊要，男人就可利用的，如果你給他一點女人所具有的一點甜意，就是孤男人的心吃，血喝，都可以，何況一張牌呢？

女人呵，女人呵，女人和男人打牌是一件很稀有的，一個好機會，要什麼有什麼，腳尖一觸，眼瞇一溜，指尖一擦，什麼都天下太平了，都大吉大利了。

比如說罷，昨天晚上那個被財富的邪老板，雖然那快奔六十，兒子媳婦都快要兩個，他還好運口，胖七嫌在桌上用腳尖碰及一動彈，恰巧碰在那老板的腳上，接着就是一頓罵，胖七聽啊，這位大老板就坐不穩站不牢了。不用細說，他早已會意，知道是惡牌……真是便宜的呵，這一宿，借了那老板的光，那老板真正好人，真正好玩的胖七啊。

可憐的邪老板，被利用個痛快，如果做一個女人的，如果要不拿青天所特與的特殊魔力去利用男人，那正是一個傻子。

胖七醒來了。

胖七嫌從疲倦的夢中醒來了。

窗外面的冷風在的。

正是呂乾娘的聲音。

她的眼睛，還未睜開，她的夢尙在兩耳邊，被做着噩夢跑將出來。

——胖七乾娘，你大醉醒的甚麼，有誰的着進你的被窩了嗎？你這神經病的老者啊！

呂乾娘擡頭一看，知道是胖七嫌，所以急急用迎和胖七嫌的話。

——胖七嫌，你這該死的東西呀！小冤家，你玩的真高嗎？你還要和我開的那種的玩笑呀！

胖七嫌的眼睛，這回可都完全睜開了，看着外面的太陽，日頭已經斜西了，知道又快到發財的時候，所以他很高興的而且又怕誰知道他的昨夜秘密似的說：

——呂乾娘，不要追問我吧！我都被那邪男人騙了，連一個好牌都不放，男人是自私的東西，把我的錢都贏去了。

呂乾娘不懂胖七嫌的話，仍繼續的說：

——我說胖七嫌，方才我看見熊大嘴了。

胖七嫌聽見聽着見了熊大嘴，真是晴天一個霹靂，深夜一個閃光，頭暈眼花得立直了。

——真的嗎！熊大嘴不是被狼吃了嗎？你怎麼還能看見，莫非是你看見鬼了嗎？

呂乾娘依然心平氣和的說：

——不！他沒死呀！狼吃應是誤傳！

胖七嫌雖然一兩錢打牌一兩錢男人，但是一個人被狼吃，而且真的沒有被狼吃，她只覺得這件事很生趣，拿這做爲談話資料也很有趣，並不是爲了一個人的復活喜歡，也不是爲了熊大嘴的未死的運命喜悅，更不覺有

熊大院多了一個熊大嘴爲大家慶，算是熊大院少了熊大嘴，也不是使人悲哀。在胖七瞎自身看來，她沒有喜狀，她更沒有悲哀，白晝與黑夜，在她總是分不太清楚，她只覺得她的事，除他之外，她會不加以理會的，因爲黑夜，是她快樂的時候，有一桌男女的朋友停着，坐在這黑夜裏，人們都沉睡下去時候，她充分，徹底的利用了那老板，她覺得她何等聰明，白晝，大家都工作，只有她一個人空閒的睡覺，把夜間得意的帶圖再在夢裏畫出來，她覺得只有她才是一個幸福者。

那老板爲人很慷慨，一個當舖老板，對一個女人，有熱誠，不苟且……真是一個好人，不過肚子大了，像豬啊。

怎辦呢！

胖七瞎把話又轉回熊大嘴的身上：

——熊！熊！熊，那是誰在嗎？

呂乾娘把方才的印像又使他在腦袋裏打了個圈子。

——是誰？熊大嘴並未死掉呢？管真的假呢？

——我不想信！一個人能狼吃，還能活過來，除非他變個的從狼嘴進去，把狼肚子脹破跳出來，我毫不相信，天地間有這般道理，熊大嘴，他也沒這大本領。

呂乾娘往下簡直是無話打對了。

又聽胖七瞎說：

呂乾娘身邊的人們

——呂乾娘！你活見鬼了。你有那病呀！

呂乾娘，急的沒法子，強硬主講說：

——不是鬼呀！決不是活見鬼，請放心！

——我不想信，天地間真有這般事！

——天地間真有這般的一段事呀。

……

……

呂乾娘和胖七瞎幾乎大吵爭辯起來了，在他們覺得還小，真的，早已被全院子的人們聽見，尤其是一提那熊大嘴。

三二

正是單寡養教子的時候，單寡婦和王九環爲隣，王九環是個老處女。

單寡婦守了十年寡在這院裏住了十年，她決沒有聽說狼能吃人。

她沒有看見過，從守寡後，就敢一個人獨自出去過，她什麼都怕，怕男

人的眼睛，可是男人並不吃人，狼能吃人，狼是動物，人是萬物之靈，

熊大嘴竟被狼吃了，一個人怎麼被狼吃掉呢？一定是很厲害的東西，牙

一定長，而且有力氣，它一定喜歡吃人肉，然而她並沒有見過狼。

她想：

……

狼的牙，和狗牙一樣。

她又想：

狼心狗肺，狼一定是忘恩的東西，

她想：

小時候，聽故事，小孩故事，第一天小孩對人撒謊，說：「狼來了，狼來了！」村人跑出來救，小孩把村人騙了。第二天，狼果真來了，小孩撒謊，村人以爲他仍撒謊，所以未能出來解救，狼把小孩吃了，狼還要吃羊，那時無不絕小孩也吃了呢？大概因爲羊肉比人肉美！

但身兼大嘴怎地狼吃了呢？

單說她不敢想下去。想她也是人，她又想起那十歲的大柱子也是人，她不免有被狼吃掉的危險。

——大柱子，以後不要瞎想了，瞎想沒好處。

——大柱子，狼吃人呀！

——你還真真狼，你就不能活了。

——如果你不能活，那麼我就不能守寡了，我守的不是寡，守的是錢呀！

——熊大嘴，被大嘴狼吃了……你要留點仔細，狼有長牙呢……

——們要真這死，也別那錢了，這長官想錢不回來呀！

……

軍務處聽見外面是白乾娘和許七婆的爭吵，原因爲了熊大嘴的復仇問題，她仔細分析個清楚，原來是熊大嘴復仇了。熊大嘴被白乾娘看見，罵的乾乾的，從搬這院后就沒有說過一句話，說話總能找着依據……

她急忙跑出來。

這時候，許七婆的臉都爭臉得漲紅了。

軍務處：

——唉，你們兩個人，別爭論了。白天那能消見氣呢。白乾娘什麼時候也沒說一句假話，七婆，你信吧！

許七婆自己以爲自己的理由站得住，一個人病死的都不能活過來。何況被狼吃掉的人，絕對不能活。熊大嘴的皮肉和碎骨頭，怕早都變白雲的狼吃了。

「不！不！太太，誰大膽能請活呢？他早都變成鬼了！」

畢七嬌，知道薛七嬌是蕭家大院的女狀元，比別人都多條道，關於蕭太
清的話，雖有真諦的意思，連自己也沒可聽了。不過薛七嬌說的話
還真，不然薛七嬌，怎麼平空說假話呢？說假話也沒有什麼用處。

「噯！我說七嬌呀！你信吧！薛必其說的話實在，不然人家那能說
呢？他信了還有虧吃。爲了這點小事。」

薛七嬌竟單憑蕭家大院說話，站在一個戰線，竟向她一個人攻擊起來。
自己雖然占着一片理，可是勢太孤，於是她忽然想起來：女人多受男人的
擺佈，如果一個女人在世界，沒有一個男人來彈的話，簡直不能站一點
腳步，所以女人不能離開男人生活，她要誰來援助呢？如果她在野無人單
的時候，有一個男人幫她說上幾句話，她馬上可以得到勝利，那有多麼光
榮的事。那個男人可以能幫助她呢？她忽然想到昨夜打牌的事。是那老
板，那老板給她通好牌，是那老板！如果那老板來，那老板替她爭
論，一定把那乾眼和軍務戰戰，那該怎樣愛那老板？她想到一個
「愛」字，她對那老板什麼時候也沒說出愛字，愛是女人的最寶貴的東
西，那能輕率的說出愛字。偉大的只有女人的愛，如果女人失掉了這種原
素，那男人早就離開遠方的了。所以不能說出愛字，永遠保守潛滋愛，男
人當備極意圖，男人才會無厭厥勸，那老板來說，好牌一定多給額頭

呂乾娘身邊的人們

薛七嬌想到這，心機有了主張，有了力氣，便勝利了呂乾娘那軍務。
於是她大着聲說：

「我不相信，我不能信，打死我也不相信！我一死不值……」

「王九嬌呀！九嬌呀！」

王九嬌是蕭家大院的老處女，也許這大院的風水，不發姑婆。王九嬌
從薛七嬌大院來，誰沒找到婆家，她早已對鏡照一照，不大好受，她和薛七
嬌是隣居，她復羨慕薛七嬌，薛七嬌竟和男人在一起打交際，一個女人和
男人在一起，一定有一段好味道。

她對鏡子，照了照，自己對自己說：
「王九嬌呀！九嬌呀！」

她忽然聽見是呂乾娘，薛七嬌，單務的爭吵，又是那大嘴的勾當，死
就死了罷。什麼活不活的，狼吃，狗死，都是死，還有什麼可以爭論的。
她在那復羨慕蕭大嘴，死了到乾乾，活著沒趣味！
聽見薛七嬌的聲音最高，好像受了什麼委屈，請是軍務和呂乾娘是一
個戰線，把薛七嬌戰敗了。

她想薛七嬌是有用的，尤其薛七嬌之對於王九嬌，雨處大着呢。

所以願意原諒胖七嫂，她爲胖七嫂辯論，替胖七嫂出口怨氣。

院裏，猜回有四個人的冷聲了。

片乾娘和單海琴對胖七嫂與王九環。

片乾娘和單海琴是無聲，像銅鑼。

胖七嫂和王九環是尖聲，像喇叭。

這樣，胖大嫂，真是像銅鑼一樣了。

正看小孩往炕上拉屎的錢大媽，

大嫂隨即從窗簾後面回來的史太太。

天天和男人吵嘴怕男人給受的，小心謹慎的蘇八姨。

小脚大屁股的羅老媽子

槍房子招婿的白小姐

雖然念佛還敢欺騙叫林女僧士弟子。

天天和胖七嫂那老樣在一起打牌的也不知是太太，或是小姐，替胖與否

兩種大縫子。

她們都急風回來了。圍圍圍圍家大院的四位辯論家。

單海琴比手畫腳，一定是胖七嫂信，而王九環咬緊牙，緊着眼，替胖

七嫂爭論非一定不信。

而片乾娘說：這事單海琴都能信，就讓胖七嫂不信！那讓胖七嫂說：王九環都不信，我怎能信？

聰明的念佛敬教雞叫林女僧士弟子用右手食指點了點名，蘇家大院的人幾乎全到場了，只有，住遠德會的唐真人未到場，她知道這事無結果，所以說：

——喂！這位，還是請真人給算吧！他是能算出來人間的吉凶禍福的！

五

在來則龍家大院。

滿院響潤的。

胖七嫂的屋裏熱鬧起來了。

老板，那個當鋪那老板，此外還有新從衙門被弄的什麼員，什麼代書書信的謝近視，又是什麼的分銷場的楊先生。一屋子人，就是這胖七嫂也數不盡了。

男人的臉，在胖七嫂的眼里有兩種變樣，一種是男人是神秘的，他無論怎樣寂寞，悲哀，或者困難臨身的時候，她馬上可以想起男人來；如果一見了男人的臉，一切都消滅了。在她，男人是神秘的，是最神秘的。一種是

要利用男人，她感到男人對女人沒有一個不獻殷勤的，沒有一個不對女人有相當時候虛假的，如果對一個初交的男人說一句希望的話，那男人可以以用盡他所有的力氣去使它完成，使女人在最後的獲得與微笑。這不是男人去為女人奉仕嗎？單說那老板說吧！要對他說要吃飯的話，他就可以到街上買幾盤的水菜回來，如果說想回吃，他是和胖七爺一同去吃大餐。就是那回馬博良的掛戲，那劇本的活人公演，那老板早已陪著胖七爺去看過……

那老板畢竟是聰明！
可是。

男人為什麼永為女人而奉仕呢？同樣是人類，女人可以永遠支配男人嗎？
真的，胖七爺是勝利了，是代表女性而勝利了！
怎樣再進一步應付那老板呢？
她不相信那老板有愛情，那胖七爺能那老板有愛情，她不相信。

今天，那老板比平日高興的多，新刮的臉，皮鞋擦的油很亮，洋服領帶是紫紅色，牙刷的雪白。露士頭。
那老板比平日美的多了。那老板怎麼變起來了呢？

胖七爺很奇怪，唯羨，都是女人，只有女人才能給唯羨的條件，精緻啦，抹口紅啦，搽髮啦，穿高跟鞋啦，搽眉啦，打髮啦，戴袖扣繡花啦，

呂乾娘身邊的人

是男人不讓呢，靈靈……那男人那的模樣美呢？
那女人為什麼能美呢？
她這不下去了。

她對那老板更感到男人的神妙了。
那老板揀一個小包，這小包始終不離他的手，她兩眼釘釘的看著，這是慣例了，那老板就是不容手的，不是吃的，就是玩的，那老板真是好心腸啊。

今天，那老板拿來什麼，這包不同每天的了，長形，銀色的，彷彿有相當重量，從來在那老板的手裏也沒看見這樣奇的東西！

胖七爺想：這東西一定給我的，是大衣料子？絲襪子？……
一夜，胖七爺完全浴在喜悅里，熊大嘴是不是被狼咬掉，呂乾娘是否說謊，那包能記得一根毛也不漏了。

結果，那包能記得不起頭來，楊先生和科員還有點損失，那老板平常而胖七爺是贏了，不知怎麼贏的？
天邊沒有亮，謝近視，楊先生，什麼科員都有點是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帶告散也，他們把閉上眼睛，什麼都忘掉！

胖七爺很有神氣對那老板說：
——再我怎麼說你！

你竟給我好聽！

——你真是好人堆中擠出的好人！

那老板，板着肚子不作聲，笑……時，一面踱着前門。

——那七爺笑着那綫包，想說出什麼，那老板早就明白了；

——唔，你……！

那七爺被喜悅包圍，但是隨即又忽然想白天和呂藍娘，單靠那綫包的事

情：

——那先牛，你不知道那大嘴被狼吃了！

——我聽說。

那青島姑娘說她看見那大嘴活了。我沒看見人在狼肚子裏還能活。

那老板彷彿沒聽見，並未表示出什麼。

——那七爺繼續道：

——我爲了那大嘴的死活問題幾乎發了瘋，單靠那綫包，雖然是那大嘴並沒死，還我信，我憑什麼信？你必須幫忙我！明天替我出口氣。

那老板：

——我那知道這些事，那大嘴被狼吃誰也沒看見。他活，誰也沒看

見，這是一條那大嘴的死活，與我和那七爺關係，我們誰他做什麼？還是我們之間的事吧！

那七爺也覺得有一番道理，但是：

——那到是不錯，但是我不是爲了那大嘴的死活表示如何，我爲了一口氣，我不能屈服於那七爺！那王九環大媽到和我同志！

那老板聽了王九環，他早就注意到王九環了，所以急急的說：

——王九環！

那七爺知道有些不妙，一個姑娘被男人愛比她們容易得多，王九環所以帶了她那綫包也許爲着和那老板怎樣也未可知，所以急急的說：

——不！不是王九環！

那老板搖了搖頭。

——那正那老板已經明白了。

那七爺：

——還是說那大嘴好嗎？

那老板用力記住王九環后：

——唉！不用管那些無用的事罷，把我們管好就行了。

那七爺聽之，也很贊成。

那老板的體物還未盡完，那有關工夫管人們的閑事。

所以對那老板很快樂還含着怨望的說：

——是的，我不管了！熊大嘴是熊大嘴，我們是不必論他，要他自己論自己吧。

六

熊家大院的人們依然像開鍋的一樣，由熊大嘴被狼吃的消息，又轉到熊大嘴從狼肚子裡跑出來。或又不知什麼緣故活了的——一件大事了。

呂乾娘還是堅硬着主張，單寡婦勸每個人信，而王九環爲了種々依然更堅硬的維護着胖七婦。

那麼胖七婦呢？她不會遺棄了，因爲她覺得那老叔的話有理，同時他覺得她和那老板之間的一般說不的滋味，總比爭論熊大嘴強得多。

其餘的人呢？
倒不覺得怎樣。

胖七婦打算把這事放下，把那老板的高論傳給他們，使他們也管熊大嘴的勾當，死活，只是熊大嘴的一身上的問題，還是自己管自己好了，尤其王九環，快找一個男人吧，這裏一輩子，到使人活不下去呢。

而呂乾娘呢？她也忘記，她爲什麼說看見熊大嘴，熊大嘴是不是已經活了，她也忘記，但是她打誓苦楚他們，等。她再調查或者再用腦子想一下，但是她沒有主張，她不能進步，同時單寡婦已勸誘熊家大院的人們，真的，單寡婦是一個誠實人呢。

呂乾娘身邊的人們

呂乾娘對單寡婦說：

——他們都信了哦！

單寡婦：

——他們可以信我！

單寡婦又理直的正說：

——我從來所說的話，都令人信的。

.....

熊大嘴的問題，給在熊家大院的唐真人來解決了。

真人聚集了許多香燈，出乾娘出資較多，胖七婦也拿出錢，於是那老叔也開始提出了一個多數。王九環自己從前的錢也拿出來出了三分之一。

大家很切實的讓真人真香燈，來給解決熊大嘴的問題。

單寡婦，王九環連覺都睡不下了。

一日，

真人說：

——唉，熊大嘴死沒死呢？我已經對唐真人，如果熊大嘴被狼吃掉，我們給他超渡超渡罷！

種 子

我是一粒種子

久埋無人的荒郊

我是一根幼芽

慢慢的伸出地表

生枝 發葉

自然的風雨

是我的撫育

土壤的砂礫

也成了養料

俯仰 長翹

穹空的白雲

是我的希望

清溪的流水

也向秀園繞

伸盼 長翹

我默默的開花

默默的謝滿

我不敢希求

濃樹香甜的果實

為路人阻礙

但願無營養的枝葉

也長得繁茂

我虛弱的延緩

我隨意的擺搖

縱使我在二棵荊棘

也要長滿

沈 壘

長滿雜草了的野道

黃昏

不是太陽的西沈

天邊遊翔滑翔雲

殘暉正塗血

抹上鴉瓦樓頭

抹遍墻下的湖濱

且坐滿野石上

飄對湖水傷神

讓魂飛千里外

千里外的此時

可有美麗的黃昏

那是誰呀

拄杖偃依朱門

昏花的老眼

流瀾天邊

是將殘菊

雷作了音訊

是迴喚回音

天邊霧處

未歸的浪人

回憶的童年

從久置的記憶中

我把舊頁毀翻

在那模糊的字跡里

要帶回我

遺失了的童年

我彷彿看見了

一輛天真的尖輪

看見了

暮秋的傍晚

獨立溪畔

在注視那

將沈的夕陽

惡魔的熱然

彷彿看見了

質登的高山

一珠稚心是將開的花

將要飛旋地墮下

背後露出了「危險」

彷彿看見了

飛舞的榆錢

點水的蜻蜓

和那蕭殺的西北風

捲起黃葉

區落荒蕪的庭院

彷彿看見了

晨光里

茫茫的寒烟

看見了

荒蕪的荒原上

久積的白雪一片

彷彿看見了

夢里的海洋

砂石的彼岸

看見了

一葉孤舟

揚起了

希望的遠帆

啊 這汪洋大水

滄變之重山

看也看不盡了窮

遠穴了的

童年的邊線

記憶里雖然沒有

百花般的燦爛

回憶的果實

該是如何的香甜

酸 又酸楚了

沈悶的餘響
怎麼又是離去的
在催促我的歸程

你的歌聲

誰知怎的罷
只有你的歌聲
迴響在我的耳邊
只有你的歌聲呵
能帶給我寂寞的心結

我在雨天
聽雨打殘花
聽半空裡雷鳴
是這悠長的充閑
那時 我的心
還有些碎顫了
可是我卻微弱的
聽見了你的歌聲

便像在廣漠的暮夜
燃起一支熱烈的光輝

我的心
便像春花般開放
我的靈魂也得到了
無限的溫暖
只有你的歌聲
才含有着無限的動力
只有你的歌聲
才是我一切源泉

呵 誰知怎的罷
只有你的歌聲
能永在
我的週邊
只有你的歌聲呵
能永久的響在
我這寂寞的耳邊

泡沫

藍 蒼

走在洒滿着正午的陽光的街路上，她感到了生疏，她感到了憂悵，對這陌生的縣城，她懷着新奇的好感。她懷着車馬而那寬曠的野原。她想，在夏天，那該是一個良好的散步的地方。她也思愛着小石的寬寬的街道，比她目前已居住的地方來，雖然缺少着當身障眼的樓房，和雜沓的奔馳的車輛，然而並不顯得過分簡陋與冷落，有些日本式的紅色建築，點綴在近車的地方，使這小縣城寧靜而又素樸，她固喜歡這種寧靜與素樸，近來，她已經厭煩了都市的喧囂了，她想：自己如果在這獨覓到一個職業，總比那在節省得多，減掉一些生活上的煩慮與操勞，自己也可以安靜的讀一兩書，或是寫一點東西，但是，偏巧她又去奔祖母的喪事，兩禮拜後才會回來，自己怎能等到那較長的時間呢？恐怕這次是要失掉機會了。於是她開始躊躇起來，四月的陽光，使她感到了熱意，解開大衣的鈕扣，她讓春天的小風，飄着縹緲的圍巾。

迎面走來一個男人。她覺得這男人面熟得很。男人走到她的近旁，也驚

得的停住了腳步。

「呵，偉民！」她喚着他的名字，她感到意外的欣喜。

「藍！是你——真想不到會在這兒遇到你！」男人也興奮的說。

「偉民！你平時到這裡來的？」藍對着這闊別了五年的不知信意的愛人，覺得有不少言語，要向他傾吐，但一時又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到這裡已經一年了——是前年春天轉來的。」

藍看着他的整潔的衣服，和比較豐潤了的面龐，不覺問道：

「很得奇麼？」

「還好！」他大方而自然的笑了。「你是多麼到這來的？」

「昨天晚車。」

「有事情麼？」

「是的，有一點事情。」

「多麼面生！」

「不一定，二三天吧。」藍稍後遲疑了一下說。「永遠在雲霧裡跑去。」

很忙麼？——她問偉民。

「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我會經訂購了一身衣料，今天那家商店打電話告訴我去取。我想趁着午休的時間去取回來——你現在有事情麼？」他微笑着注視着堂的面龐，彷彿在期待着某種回答。

對着這含笑的面龐，堂忽然覺得的促起來，這是一個以前曾經十分熟悉親切的微笑啊！

「我現在倒沒有什麼事情……」鍾涼一掠被風攪亂了的長的髮絲，覺得臉在微微的潮熱了。

「那麼，可以一回去麼？」他體貼的向她邀請着並將那含蓄的意義，輕輕的點一點頭，便隨着他緩緩的向前走去。她覺得他有一點變了，但總又不能明確的分辨出來他是什麼地方有了變化，她只覺得他有些不像以前那樣富有學生氣概的質樸姿態了。從他的衣履，從他的言語的聲調與態，她感到他是變了。

「偉民，你現在從事什麼職業呢？」她覺得這句話彷彿有些冒失，但又覺得和一個曾經對自己披瀝過真誠的無話不說的，不應當有什麼隱隱之懼的，於是她仰起臉來，等待着他的回答。

「我——」現在是在稅捐局——你呢？聽說你在作着小學教師？」

「是的，我在作着小學教師——你還誰說的？」

「去年，有一個朋友這樣告訴我……」

「你會同那朋友打聽過我麼？」

「哦——」他轉過臉來，向着鐘涼一笑。

「那麼，你為什麼不給我一些消息呢？」堂怨艾的說。

「我自從婚氣離開了你，會幾次想寫信給你，可是，我一想到你已訂了婚，我就失掉勇氣了！後來，我也同別的女人結了婚，豈不能寫信給你……」

「是的，我也聽人家說過你已經結了婚——你的太太現在也在這裡吧？她很好麼？」堂抑制着一種奇妙的嫉妒的不悅的感情笑着說。

「她麼？死了。他做戲了笑容，莊重的。

「死了？真的？」這突然的回答，使堂感到驚愕與懷疑。

「真的，她死了。是在去年冬天，現在剛開五個月。」

她默然了。她在猜想着這男人是不是在說着謊話。

「她怎麼會？他很好麼？」

「他？他是誰呀？」堂如佛小禱的。

「你的丈夫！」偉民有些近於玩笑。

「我並沒有結婚呀！」堂低下頭去懶倦的笑着。

「噫！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已經五年了，你們還會不結婚麼？」他越趨認真的問着。

「不會再有人強迫着我再結婚了。」堂仍舊低着頭。

「爲甚麼？」他訝異的看著她的低垂的頭，他覺得這女人並不比五年前大多少，但卻有着一種明明的成長的氣息，從她的身體內散佈出來。

「我的父親死了。我便和那人解除了婚約……」

「是麼？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他在快活裡含着詰責。

「我上那裡去告訴你呢？我一些也不知道你的行踪。」她擡起頭來看着偉民的快活的臉。

「你離開我的第二年春天，你父親患腦溢血死了。那時候我又發覺了那個人染上了毒片嗜好，所以我請律師毅然的和那解除了婚約。本來他的父親並不喜欢這一個念過書的媳婦，不過是因爲和家父常有着營養上的連結，爲了某種企圖權和我們結婚的，我的父親死後，自然就容易解決了。」

「從訂婚到解除婚約，只有一年。……」

「那麼，你張大了眼睛。正是在你解除婚約的那年冬天，我和死去的女人結婚的。我原後悔，爲什麼在我離開你以後，老也不寫信給你呢？我們如果能夠彼此知道消息，也不敢於——可是，現在我們又相遇了。而自事情竟是這樣微妙……他用喜悅的熱切的目光看一下她。

「證明自他的意思，但她却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暫時不想深談下去。她對他的話，只報以和婉的一笑。」

「偉民！你現在還時常寫一點東西麼？」她改變了話題。

「我麼？早已和寫作絕緣了。」

「爲什麼？沒有時間麼？」

「也不是時間問題，我覺得寫詩，寫小說，這些個對於一個人並沒有什麼用處，我現在對於文學，已經不發生什麼興趣了。」他的聲調裡充滿了近乎鄙夷般的冷淡。

這話決使意外的驚訝，她想不到一個曾經酷愛過文學，拚命的讀，拚命的寫的青年，忽然會對文學這樣漠視起來。

「想不到一個對文藝充滿着熱情的人，這熱情會很快的冷卻了……」她彷彿在自語般的說。

「我覺得一個從事文學的人，時常會變得頹廢，傷感，甚至於怯懦，實際對生活並沒有補益呢！」

「不——我却不這樣想，我一向是一個文藝的愛好者，常常我會由一個作品裡得到啓示和鼓舞，得到一種推動生命的力量。」

的確，文藝有時候會給人一種精神上的慰安，但是一種對多難的現實生活，文藝便成了無用的東西了。譬如說：今天沒有米下鍋了，讀一篇好的文藝作品，會當飯吃麼？明天急於等錢用，這一篇不值錢的文章，能當應急麼？不定過幾個月得一點微薄的稿費，還不夠還債用的……」

「你對文藝的價值是這樣的看法麼？你現在是這樣的想麼……」她的聲調裡充滿了失望，她說得很無力，她不想再和他談下去，她覺得，他是變

了！他初自己之間，彷彿有了一個屏障，有了一個距離，有一邊感傷的姿態，在她的心底縹緲。這樣，平久，繃繃的不作一聲。

「哇！令慈和小弟弟都好麼？小弟弟很大了吧？」偉民發覺了聲的沈澀，轉破了沈寂。

「謝謝！她們都很好——我的弟弟今年十三歲了。已經是高小一年的學生了。」

「光陰真是快呀……」

在一家商店的門前，他停住了腳步。

「到了！到家就是。」他推開了鐵着玻璃的門。

委委的走了進去。迎頭是一面大的玻璃櫥櫃，擺着化粧品之類的東西。向西拐，有長長的櫥櫃，櫥櫃內的貨架上，擺着些有花紋的更生布疋。

「馮股長來了？」一個穿長火袍的中年男人恭敬的迎過來。

「呵，掌櫃！少見！」偉民親熱的向那位家櫃裏臉臉：「近幾天很忙吧？」

「對了！一盤給東西就得比平常忙一氣！」

「這次都是什麼料子？」

「完全是洋服料子，給您留了一塊好的。」

「是什麼顏色的？」

「是文青色的——去，把給股長留的那塊料子拿來！」掌櫃吩咐着一個年青店員。

偉民坐在最近的木櫃上。

「太太也請坐吧！」掌櫃又移過來一張椅子，向聲聲氣着。

聲的臉頰的紅了起來，忸怩的點點頭坐下了。體不安的瞥了偉民一眼，他正在展露笑容自然的要顯貨架。

衣料拿來了。是很純正的文青色。

「哇！你看怎麼樣？」偉民把衣料拿給聲看。

「很好！」聲紅着臉說。方才掌櫃對她的稱呼，彷彿依舊在她的耳旁響着。

「一共多少錢呢？」他這樣問着掌櫃，一冊掏出了錢夾。

「這是兩米八的料子，共合三十三元六角——不忙，帶着錢麼？什麼時候給都行呀！」掌櫃很誠懇的說着。

「有錢，有錢。」偉民付了錢，向掌櫃道了謝，便回着聲出來了。

走在街上，聲低着頭默默的想：偉民是變了！變成了一個薄於應酬的小官吏了。以前雖然並不愛聽於言辭的，却常常是羞於言辭的，模模而偏於沈靜，往往會為別人一兩句諷笑的話，而慚促不安起來。現在，則彷彿對於一切的事情，都會應付裕如了，這樣也許是較好一點的，但她却覺得好像失去了一點什麼似的感到一些悵悵。

「豈！你有些餓了吧？」偉民對於他的語氣，好像有一點詫異。

「不！我不餓，」愛仍是低着頭。

「你不是還沒有吃午飯麼？」

「可是，我還不覺餓。」她越起頭來向他笑了一笑，對於他的臨時的語氣，竟越發不好意思過分發怒了。

「我們到這家食堂吃一點東西吧！」偉民在一家小飯館樣樣的門前站下了。牽着起頭來看一看，門上寫着「北滿食堂」四個黑字。

「我一點也不餓呢！我帶回去休息休息，有點疲乏了。」愛說。

「隨便少吃一點，再回去吧！」偉民已經推開門進去了，愛也只好隨他走入。

裡面人很多，好像已經沒有地方了。他站着向週圍觀了一下說：

「人真不少吧！也許沒有位置了。」

「那麼，我們走吧！」愛有一些煩燥。

「等等看！」偉民說。

意外的，一個圍着有花紋的日本或中國的青年女人迎過來了：

「嘿！你來了！女人有着悅耳的南方口音。」自己來的么？還是

有別人同來？」女人的眼光掃在愛的身上，但馬上又轉到偉民的臉上。

「一個人！還有位置麼？」

「正好還有兩個人的位置，再多一輛人也不成了。」女人愛嬌的笑着。

她引着偉民和愛到北滿的兩個空位上去。

「生意真不錯呀！」偉民向那女人說。

「託你的福！」吃點什麼呢？」女人有着一張會說話伶俐的嘴。

「你們現在都有什麼呢？」

「有餛飩，有麵片——點心沒有了。」

「我們吃點什麼好？」偉民轉過頭來看愛說。

「什麼都可以。」

「你說一樣吧！」

「那麼，就麵片吧！」愛說，她覺得有些口渴，想喝一點有湯汁的東

西。

「還有啤酒麼？」偉民低聲的問着女人。

「只剩兩瓶了。如果是生人來，我之定說沒有了。想想喝，當然我得拿

出來。」

「那麼，實在謝謝吧！另外再請你隨便給幾盤小菜。」女人點點頭，

向愛巧妙的拋了一個眼風，酒醉的去了。

「想又知道這地方還有這樣漂亮的女人招待呀！別人家也有麼？」愛帶着那

女人秀美的背形說。愛在，愛覺得這女人居在這不太繁華的縣城，彷彿有

和點不大調和似的。

「不——她們這家是特殊的。在形式上，她好像是女侍，實際却是這樣

的主人，這食堂的主人就是她的母親，她的母親，專司烹調的事，

另外還有，個助手，有時也幫助她的女兒招待客人，是相當肥胖的。她們

原籍是江蘇人。不知道為什麼會到這開闢食堂來，不過，她們在這新興

都市裡作買賣，也是秀具眼光的吧？門是在去年秋天才開張，每天生意

都是現好的——如果在大都市裡，也許顯不著她們了——那位留洋學的司

帳先生，就是她的父親，有人說，他並不是她真正的父親。可是，詳細情

形，外人是不得而知的。偉民燃起了一根紙烟。

壁向接近廚房的窗洞裡望去，看見一個四十幾歲的中年男人在低著頭寫

帳，窗洞旁有兩個吃飽飯的客人，正在付款，壁看不清他面孔，只覺得那

可帳先生是一個帶了眼鏡的發胖的男人而已。

那女人來了。放了兩份茶籠，又端來了四樣綠茶，放在桌上，便燕子般

的飄進廚房去了。

她們只作幾樣熟菜，幾種麵食，還有兩三樣點心，別的是不賣的——

不過都作的相當好。偉民指著桌上的熟菜說。

壁有熟菜，有雞子，有鱈魚，有肉腸，還有一盤醬豆之類的東西，女

人又拿來了一瓶啤酒，壁將把統統取開，每个人的杯子裡都注滿了酒。

「請喝吧！」她說。

偉民和壁都拿起了杯子喝了一口。

「這是買的什麼呀？」女人用手摸一摸偉民放在桌上的衣料。

「衣服鞋子！」

「誰給的錢？」

「對了！是壁給的。」

「這一塊多少錢？」

「七拾五元！」偉民夾了一塊錢子，自然的說，「呀！壁給得還這

貴，料子一定很好了！」——我們也買了一件，不過沒有這傷好！」女人仿

佛很愛喜的用手翻弄着衣料的一角。

「喂！姑娘！」一個日本人以笨重的舌音喊着壁，她旋過身去看一看，

便迅速的去了。

「這塊衣料不是三十幾元麼？……壁省些不解似的說。

「這種女人，不能說實話，否則她會聽不起你的。」偉民笑了。大口

的喝着酒。

「哦，你以為這是這樣的麼？——但是，別人聽得見你，你能得到什麼？

聽不起你，你能損失什麼？」壁壓着一種不快的詫異的情緒這樣着

他。

「聽得見我，我會得到尊敬，聽不起我，我會遭到輕蔑！」

壁搖搖頭來，開始注意的看看偉民的臉，他想在他的臉上找出一點和以

前不相同的地方。

他知道他比自己大着六歲，今年已經是將近三十的男人了；但他覺得他

好像並不比前老，只在額上有了些細碎的皺紋，那比前更潤了的面龐，浮着一層油膩的光，却在那油膩的光裡，彷彿存在着某種成長了的卑俗可厭的氣息；於是她低下頭去，黯黯的喝了一口酒，殘餘的酒，尚在右的琥珀杯裡泛着一層美麗的泡沫，但不久，那泡沫却次第的消滅了。

「美麗的鱗鳳，是多麼短暫呵！」蓋感觸的發出了低微的嘆息。她覺得過去像民留給她的許多美的可憐的影像，都如這泡沫般的破裂了，消逝了。

「蓋，你爲什麼這樣沈默呀？」魯民向她的杯子添着酒，又將自己的杯子裡的斟滿。

「我不喝了！你自己喝吧！」蓋固執的說。

「是不是你對我方才的話，覺得不滿？」他起初注意的看看蓋說。

「我覺得——你是變了。和以前不同了！」

「不錯！我是變了一些，我變得不能以前那樣倔強，那樣固執了——一個人總要能學着適應自己的環境，才不致於吃苦。」

「個個道不一定就是變！」蓋冷冷地說。

「雖然那樣說，可是，一個人在社會上當過着自己的血氣作去，常常是更行不通的，常常是要碰壁的，以前你的父親所以不滿意我，不使妳接近我，不也是因爲我是一個有劣劣習性而沒有立身處世的能力麼？他不是說，我是一個無能的又酸又硬的窮小子，沒有一點出息麼？」魯民迫於不

斷的說着，臉在泛著紅色。

「其實這種話，你並不會向我說過，可是，我從我的舅母那方面，已經知道你的父親是怎麼樣的厭惡我了。那時候我很恨你的父親，所以你把父親給你認錯的時候，我便負氣的離開了你——不過我現在想起來，你的父親也是很有道理的，如果那次我不受了刺激出走，也許到現在還是又酸又硬的傻小子！」

「現在，你是出息了，好起來了，無論到那兒，都有人恭敬的。」蓋看着他的與魯民對峙的樣子，有些調侃的說。

「出息倒不敢說，不過總不致於像以前那樣窮人膝下，看人家的顏色吃飯了——現在，我的舅舅母都搬到這裡來了。」他笑着舉起玻璃杯來一口氣喝完了。

「蓋！你到這裡來有什麼事情！可以告訴我麼？」他一手端着杯子，和魯民向蓋詢問着。

「甚麼？我是來看一個同學，我有一個同學，在這作小學教師，我們二三年不見了，我來看看她。」蓋不會說出要找職業的話。

「那麼，你是住在這位同學家麼？」

「不，我的同學是住在學校裡的，今天上午我去訪問，她因爲她母親死了，前天就回家去了，她的家是在龍城——這次來的很不技巧！」

「但是，另一方面，也很技巧！」偉民笑着說。慧雲滑那親樹的笑容，覺得這笑容是熟練的，依然是和以前沒有什麼變化。她覺得她的心有些在跳了。

「是的！」慧也駭一駭頭笑着說。

「你是住在旅館嗎？」

「是！」

「住在誰家？」

「是叫天豐吧！」

「哦！天豐呀！那家旅館並不好，屋子不大乾淨吧？為什麼不找一家好的住？」偉民對慧的住所有些不屑似的聲。

「我因為頭一次來，對這裡的情形都不熟悉，又是晚車到的，所以隨便找一家就住下了。」慧的臉紅了一紅，她重新覺得，她與偉民之間是有着一層不易溝通的障礙了。

「明天換一家住吧，朝陽旅館比較不錯！」

「不——不必了。明天我就帶回來了。」

「何必這樣忙呢？明天不是禮拜麼？」偉民急急的說。

「明天回去，後天正好上課。」

「慧！我才問你帶回來的，你不是說三兩天麼？為什麼現在又要急忙的回去？」

「早一點回去，免得母親掛念！」年青的女主人，又滔滔瀟瀟的走來了。

「酒味不夠了，這裏添茶麼？」她端着，看着偉民，又看着慧。

「再來一瓶酒吧？」偉民彷彿在徵求着慧的意思，不，不，酒味了。茶也不必添了。我們吃飯吧！時間不早了！——現在已經兩點十分。」慧看了看手錶。

「那麼，請你拿兩份麵來吧！」

不久，女人把麵端來，兩人默默的吃着，吃完時，偉民要再添一份，慧說：

「雲已經吃好，實在吃不下去了，我得走了，帶回去休息一下。」

「好！那我們就回去吧！」

偉民會了錢，兩人便走出了北滿食堂，女人却隨在身後送了出來，在門外低低的和偉民說了幾句話。慧聽不清他說些什麼，只聽最後偉民說：

「以後再說吧！現在我還不想急於進行這種事情……於是，便匆匆的走過來，臉上顯着不自然的紅色。

「從我的女人死後，老是有有人為我的婚事向我糾纏，就好像討債一樣！他笑着回聲說。

「……」

「方才那少女主人，也是向我說這件事。她有一個親戚的女兒，比她

不剛竣，上月她的母親還和我提一次，我委婉的拒絕了，這回又來向我說，真是太無聊了。他以不耐煩的聲音而表示着他的冷淡和厭煩。

這是一種善意的關心，怎麼會是無聊呢？登的聲言很平穩，偉民不能使他的聲言起，分辯出說話時的情緒來。

可是登！我怎麼能再錯下去呢！現在……登竟沒有知道柔和的眼光，射了過來，但她却不敢和那眼光接觸，也不知道應用什麼話語回答他才算適宜，只覺得有一種茫然失意的之感，想傾吐而又不能傾吐出來。

我送你回去吧！在將近轉角的地方，偉民停住了腳步說。

不用，你不是還要上班麼！

她一點不要緊。

那不必吧，我想一個人安靜的休息休息，再見吧！登勉強的作了一個笑容，她也不願置後道高興的男人，覺她的過分的冷落。

登！我六點鐘要赴一個宴會，如果回來的早，我去看你，要是晚的話，明早再去看你吧！希望那無論如何，再多留一兩天，我們難得在這裡相遇了……

好！登點點頭便和偉民分開了。

繼續在長盤裡冰冷的榻上，登被紛亂的記憶的絲牽引着，沒有一些睡意，白天和偉民分開後，曾經疲倦的睡了三小時，但現在却清醒得很，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了。她拂不掉偉民的影子，她不掉進留在記憶上深刻的印痕。

她覺得過去六年的時光，好像並不長，現在看起來，有如昨日般的明顯，偉民明朗的聲言，和婉的笑容，沈沈贊嘆的態度，都映現到眼前來：六年前偉民的舅舅和他的父親是同伙的商人，恰好又是住在東西院的近隣，所以兩家有著頗密切的往還，那時，偉民正寄住在他的舅舅家裡。他喜歡讀書，有着許多關於文學方面的書籍，當登漸漸領他熟識了的時候，他便把他的書借給登讀。她是酷愛文學的，那時她還是高中二年的學生，在同學裡，是唯一喜歡讀書的一個，但比之偉民來，她的書還少得很。在偉民的書櫃中，她讀了許多翻譯的東西，因此，她對於翻譯的作品，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她覺得那些作品，是包含着另一種活潑的生命力時。

從偉民的舅舅方面，她知道他已經失掉了父親，家裡只有一個母親。有幾間房子，是他的父親留給他們的僅有的遺產。他們賴以維持生活的，好像只有那一些微少的房租。偉民到這裡來，是想謀一個職業的。

在一個秋天的安替，晚飯後，登到偉民的舅舅家去，偉民的舅舅舅舅和他們六歲的女兒都不在家，只有偉民一個人在臨窗裡伏在桌上靜靜的寫一

不剛竣，上月她的母親愛和我提一次，我委婉的拒絕了，這回又來與我，真是太無聊了。他以前耐煩的聲言何嘗表示着他的冷淡和厭煩。

這是一種善意的關心，怎麼說也是無聊呢？

◆ 靈的聲音很平穩，偉民不能從她的聲音裡，分辨出她說話時的情緒來。

◆ 可是，靈！我怎麼能再錯下去呢？現在……

◆ 靈沒有知道柔弱的眼光，射了過來，但她却不敢再那眼光接觸，也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辭回答他才算適宜，只覺得有一種茫然失意的空感，想傾吐而又不能傾吐出來。

◆ 我送你回去吧！在將近得拐角的地方，偉民停住了脚步說。

◆ 不用，你不是還要上班麼！

◆ 這一點不要緊。

◆ 那不必吧，我想一個人安靜的休息休息，再見吧！

◆ 靈點頭的作了一個笑容，她本願意使這高興的男人，覺得她的過分的冷落。

◆ 靈！我六點鐘要赴一個宴會，如果回來的早，我去看你，要是晚的話，明早再去看你吧！希望你無論如何，要停留一天，我們雖在這種環境下……我父親只有母親和舅舅，沒有別人，明天也許請你進我家裡……

◆ 好！

◆ 靈點頭便和偉民分開了。

一一

驕驕在雲鎖起來的橋上，靈微紛亂的記憶的絲牽引着，沒有一點睡意，白天和偉民分開後，曾經疲倦的睡了三小時，但現在却清醒得很，無論如何也不能入睡了。她拂不掉偉民的影子，拂不掉那留在記憶上深刻的印痕。

他覺得過去六年的時光，好像並不很長，現在想起來，有如昨日般的明晰，偉民明朗的聲音，和純的笑容，沈沈贊嘆的態度，都映現到眼前來：六年前的偉民的舅舅和他的父親是同伙的商人，恰好又是住在東西院的近隣，所以兩家有著頗密切的往還，那時，偉民正寄住在他的舅舅家裡。他喜歡讀書，有着許多關於文學方面的書籍，當靈漸漸和他熟識了的時候，他便把他的書借給靈讀。她是酷愛文學的，那時她還是高中一年的學生，在同學裡，是唯一喜歡讀書的一個，但比之偉民來，她的書還少得很。在偉民的書櫃中，她讀了許多翻譯的東西，因此，她對於翻譯的作品，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她覺得那些作品，是包含着另一種活潑的生命力時。

從偉民的舅舅方面，她知道他已經失掉了父親，家裏只有一個母親。有幾個房子，是他的父親留給他們的僅有的遺產。他們賴以維持生活的，好像只有那一些微少的房租。偉民到這裡來，是想謀一個職業的。

在一個秋天的安昏，晚飯後，靈到偉民的舅舅家去，偉民的舅舅和母親三們六歲的女兒都不在家，只有偉民一個人在臨窗裡伏在桌上靜靜的寫一

些什麼。蓋去時，他便把寫的東西放到褲兜裡去，和她談着話。窗外有一棵柳樹，籠罩的立在秋的黄昏裡；偶而會有三兩枝落葉，在涼風裡飄然的飄墜；魯民望着那飄落的落葉說：

「我正像這渺小的秋天的落葉，迴旋在冷風裡尋找自己的出路；但無論落到那一個地方，也依然是冷的，不是一個適當的可以安身的地方！——在寒鄉，我會在那裏作過一年的小職員，但我不會適應那環境，所以又飄到這鄉來；可是，這鄉也不像是適合於我的……」他的聲音重而悶鬱。雖然知道，在接近他的舅舅彷彿對這沈默的不善逃避奔走的外甥，感到不滿。

「我今天在書局裡，曾經看到一本書，」他繼續着說，「那是一本翻譯過來的東西，我沒有功夫細看；但是，當我翻弄着那本書時，却在某一頁裡看見了這樣的兩句話，「你應該學學把這各種事物的法子，你懂得麼？如何去把握，這真是十分難學的……」我覺得這兩句話，正好是對我說的；我不懂得把握各種事物的法子，所以我老不被人歡迎，我老遭到冷落……」

魯民注意的傾聽着他的話語，她覺得她理解他，在她擁護的多感的少女的心裡，泛起了同情的感動的波紋；她對他說：

「你並沒有錯，一個人儘應該照着自己的意志去作，別人的冷落與否，是不必放在心上的。我永遠討厭那些趨炎附勢，諂媚虛偽的小人，假如我

作了官的話，我一定提拔那些坦白，質樸而辛勤苦幹的職員……」魯民笑了。魯民的他也變得明朗起來：

「我現在也常常是這樣的，對未來抱着無窮希望；因為我覺得我在這冰冷的生之旅途上，並不是像以前一樣的孤獨了，幫助了。有一個純潔熱情的人，能等了等我，並聽我，給我前進的勇氣，」他紅着臉低聲的說着，他的聲音有些顫抖，當他的眼光，印發接觸時，便心頭的移到對外去。他也開始靜靜起來，第一次，他們感到了靈魂的契合。

有一次，魯民得了十五元稿費，他把這消息告訴了蓋，雖然只是一筆微小的數目。但兩人都興奮極了，蓋說了許多鼓勵他的話，第二天他買了兩隻自來水筆，一隻送給了蓋，一隻留給自己，用這筆，他會努力的寫了許多東西。

初冬的一個寒冷的日子，恰好是禮拜日，蓋從街上買東西回來，在郵局的對面，遇見了魯民。他揀着一個包袱，匆匆的低了頭向前走着。

「你到那兒去？」蓋遲着問。

「我——我到街上買一點東西……」魯民的樣子，有點不很自然似的。

「可是是什麼？」

「是——衣服……」

「揀着衣服作什麼去呀？」

偉民的臉紅了。

「費勁——他頭髮的低下頭。豈明白他的意思？」

「我還沒有告訴你，」他羞紅頭來說：「昨天聽下我的舅舅和堂兄，他已經托人給我找到了一個小學教師的位置，是一個私立小學校，明天就可以去上課了。」

「這是一個好機會——你有用錢的地方吧？」堂兄笑着問着他。

「沒有，——我過去買雙棉鞋。」偉民向前邁着步子。

「偉民！——堂兄真的說，」你不用做我，我知道你現在手裡沒有多少錢，又不肯向你的舅母要——你現在多半是到當舖裡去——這一點錢，我還可以用給你買鞋，我這更還有三十塊錢，也許够了吧？」堂兄從衣袋裡把錢拿出來，與偉民遞過去。不！不！有錢，我有錢！——他紅着脸急急的說：「你這樣不坦白，我心裡真難過，你好像不應該向我這樣客氣，你現在先把這錢拿去用，等你就職後，不是還可以還我麼？何必這樣鬧呢？」堂兄把錢塞到他的手裡。

「那麼，我將來可要還你的，」他口吃的說，却不再拒絕了。

看着那孩子般靦腆的樣子，堂兄笑着點頭離開了。

漸漸的，不愉快的事情來了，堂兄的父親，對堂兄的行動開始阻撓起來，他不僅要堂兄的舅母家去，他好像已經從某方面知道了堂兄與偉民的關係了，有兩次，他當着堂兄的面，故意對他的母親批評着偉民，他與偉民是一

個舊交子，一天除了看書，寫信，寫字以外，什麼也不懂得，什麼也不會作，頂多也只能作一個寫教師，不會有更大的出息，他知道父親在暗裏給自己，他是怎樣的不喜歡偉民。

她很難過，也很擔心，知道她父親是以兩人的另一種虛榮的眼光，給偉民以低賤的估價，她知道她——偉民的未來，是暗淡無光的，但總想不願這灰色的消息，立刻告訴他，她只告訴他，他們應該坐車去上學這一些。不幸的事情，終於降臨到他的身上，在一個暖和的陰雨轉春去，他的母親告訴她，她的父親竟使她租一個姓黃的商人的兒子訂婚了。那個人是相當富有的。

她恐懼，悲傷，她流着淚懇求母親向父親通融，打消這件事，但過了兩天，她對母親告訴她，她的父親的意思，是十分堅決的，她聽和錢，她會進行強快些。

她聽這不幸的消息告訴偉民，並向他商量着辦法，起初偉民很激動，他想離開這裡，和堂兄到遠處的地方去，但是堂兄願意着這不是一個妥善的辦法，後來，偉民悲然而又失望的說：

「堂兄！——一切都是空想！我知道，像我這樣到處漂泊的窮小子，是不配作你的伴侶的，假如你和我同去的話，過着一些極其苦悶的日子，也許是你的一種犧牲，我不能要求別人為我犧牲……」她無聲的哭了。她安慰他，向他解釋着，她說她還可以變一個較好的拒絕這件事情的辦法，

但他終於點頭要氣的和離分開了。接連好幾天沒有機會再見到偉民，有一次，偉民的舅母到她家去，她才知他已經辭掉了教師的職位，走了。悄悄的離開她走了。

如今，兩人又在這異地重逢，而且又是帶着鐵釘的凌巧，一個是娶了妻而又死過，一個是訂過婚却又解除了婚約。她想：從父親死後，五年來平凡勞碌的日子，很快的過去，自己已是一個踏進了社會四五年齡的二十三歲的女人了，也可以說是已經到了應該結婚的年齡。假如要和偉民結婚的話，母親是不會阻止的；但是，她曾反覆的想過，偉民已不是五年前的偉民了！雖然他還是很熱情的傾向着自己，但她却覺得兩人之中，隔了一層厚的屏障。時間和空間使他變成完全和從前不相同的人了。他需要兩子，他要好虛榮，他樂於一般世俗的敷衍，對他的應酬，自己厭倦；她不喜歡偉民的世姑儂裝的樣子；與其說是厭惡了他，莫如說是她對他感到了失望。她爲他設想，假如是那食慾的少女主人，作他的配偶，也許是最適合的一對；她這樣想着，她感到了一種空虛的近乎毀滅了的悲哀，熱的淚液，滾滾的流到脖頸上了。

外面的鐘，響了三下，她驚然的覺着時間已經很遲了。她必須休息一會，臨睡前總會告訴管帳，她想趁早五點五十分的車回去，要他早一些知會她。她擦一擦臉上的淚痕，就就讓拿雨來留給偉民的傘，重復的嘆着：

偉民：

我走了！這也許是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是的，起初，當我聽一見到你時，我自己也不會想到，會這樣快的離開你，此刻，我確覺得我必須離開你了。

你變了，現在的你，絕不是以前的你了。也許我是一個不識世故，而又感情過熱的女人；但是，我却覺得你已失掉了質樸的純情，你太社會化了！你不再像以前那樣個個，你變和極了，這也許是很好的；可是，我爲這一點可愛的個性的喪失，感到了悲哀和失望，我願永遠保有着你以往所留給我的發光的記憶！

我走了。願你的前途是幸福的！

凌巧在

她把信封好，悵然的望着那蒼白的燈光。她看見了偉民的臉，偉民的親切的笑容，那食堂裡活潑的少女主人伶俐的身段，和那啤酒杯裡泛着的豔的泡沫，隨着，那浪花便接二連三的消滅了。隔窗的街道上，響起了沉重的馬車聲，她披著衣服坐起，用手按住了暈眩的發熱的頭額。

黃塵

田兵

澄藍天色被你染黃了
人們都在你的動搖中呼吸
你的狂流使人們不敢睜開眼
不敢像打開窗子的張開眼
你使使鮮艷的衣衫變了顏色
你使使猩紅的朱唇覆上口罩
你使便有支離的心緒飄下去
你是要以你的黃土粒埋平了海峽
你是要使那顆土粒都陣散到異地
你老在狂瀾滾滾使人們如過水的魚
使樹木如當流的莖藻
使沙兒不敢進詩人的門
我知道人們曾以你封口而長眠
我知道人們曾以尸骨化為你的分子
你現在飛出了你的故鄉
經過了溪谷與立錫的大山

經了對毀與黑核

你竟把太平洋上飛來的雲捲飛
你竟把怒江吐出的濤濤攪碎
你竟把這高樓之衝吼得不收聲
你竟把行將之馬呼停了蹄
你竟把美姿的女人帶化塵埃
你竟把這薄土發來埋人
人們都在你的狂流震駭閃
人們都在你的動搖中迷離
這整個的天地都被你佔據了
澄藍的天色都被你染黃了

記憶的可怕

我，不想留些惡的記憶
我怕它時時出現在我的夢裏時
它正如些風反射的毒光
又如毒菌在噬穿我的肉體
搔亂了

腐化了這道寧靜的心
不，我也稍許的記憶

因爲它也會使我們盪漾
如果人人都不有記憶

那該多麼舒適呀

誰也不因債務而紛爭

因悔恨而駭計

因記憶而哀傷

而疲弊

而讓後人知道宇宙間還有

相親相愛

街上

我有什麼真圖

我有什麼真圖

我爲人來作些什麼

我自己又作些什麼

啊，我有無盡的愁思

腳底有躁動着火線

爲什麼滅了那華的金蓮

變遷來憤怒之甚於狂風雷

「隨狂風盪盪吹動我的旗角

隨旗角管隨狂風的搖蕩

我要所有的精力作大聲的呼喊

莫再昏迷莫再懶懶

看，我們的隊伍都排的整齊

我們不要畏懼而戰慄

我們不要陰暗暗夜的隱匿

翻身打照面讓我們血肉之門

衝，用鋼鐵練成的肉身

衝，用鋼鐵練成的聲音

呼着：「跟我頭來，跟我頭來！」

呼着：「跟我頭來，跟我頭來！」

誘 惑

章 長 明

我真有些不敢相信我自己。當我由一處法學專門的大學走出來的時候，我不知道我會流落到什麼地方去，對於那些機械在眼前的人生的種種途徑，我失掉了辯識與估價的能力，在它們的面前，我感覺到一片空虛與岑寂。然而，受了別人的慫恿，我也會很奇妙的想過，我也許會做一名印刷場的職工，或昇級當的校對員，再不然的話最幸運的是一家書店的編輯助手……。實在說，那時我所接觸的文化機關和文化人士眩迷了我的眼睛，除了這些之外我就想也沒有去想過。滿以為我的職業問題一時是很難解決的了，至少也得延遲一些時日，對於我這被連給自已找個職業作的事都馬馬虎虎的人，延遲些時日也可以說正是罪有應得吧！可是，誰能想得到呢？就是這一年政府重新修正了文官令，同時對於各級官位的任用採用了全面的文官考試制度。對於我們這一群徘徊十字街頭而找不到一個適當安身處所的新社會人，不啻是一隻引導我們歸依的明燈。我畢竟不能說是在名利場外的人吧！我也和別人一樣以一張大學畢業的證書作為履歷，換

取了一張高等文官考試的應試票。

後來，我怎麼準備的考試種々必讀學科呢？我又怎麼應試了的呢？現在，我已忘記不清了。我祇記得是那年的夏天，外邊熱，屋子裏更熱。而況且並不算太火的考時總是熬了約二三百名的應試者，實在使人悶得頭昏。記得我在臨期的前幾日把睡眠都守定時，比較接連多少夜沒有安睡過的人還推得佳的多，不過，就是這樣在每次答解完試卷以後，總得壓喝兩三杯冰咖啡之類的清涼飲料，不然的話就覺得喘不上氣來。

考試完了，一天也沒有停留，我一個人開始了委花江的行程。無可憐憐的，拿我一己的性恪來說，就是委花江的，遠甚於委江的。即便我的家在冰凍隨着江住了那麼許多年，我對日夜不停的江流的酷愛卻可以說是有岸無城吧！這次，我為了不睡在別人的頭前頭後失敗的苦案，聽別人的把這着勝利的佛轎的騰騰的歡笑，我纔覺悟了一個專由委花江的岸旁去，看一盞悠悠的江流，來藉以推洗我的三年多的這塵世腐化了的心靈的絲線，並換取給我以永久地新鮮的長流的氣息。

「荷花江，可愛的「老家子」，無語地綠色的長流啊！來到荷花江的岸邊，我獨自坐在一望無際的展望台前眺望，望江水，望白雲，望那望不盡的遠山，望那望不盡的煙霧。長時間的眺望，它們在我底視野用那那獨自由自在地走來走去，宛如步們逐逐地進到我底生命里，它們那一一給我以強力的啓示。便我知道，名利場並不是我底永久的家鄉，我底愛情注定了我必須有一段完全無樂的恬靜的日子。讓我一個人也好，同另一個人在一起也好，沒有糾纏也沒有憂煩地這樣相安直到生命掙來了暮年……」

一種獨想而復迴地盤踞在我底胸頭，種種卑劣的世俗之念還沒有除淨，我也並沒有全盤確立好待的心意的時候，突然地，接到了一封我的友人某甲拍給我「高文及第」的祝賀電報，是它使我的「一度靜下去的心又開始混亂而又不安。我將走那一條路呢？我是該拋棄我的永久的家鄉呢？可還是暫先滿足於人生的關懷呢？我底心意這兩項要開爭執得不能產生出一個結論，它們在我的眼前，一點輕重的差別也看不出來，一點取捨的價值也不存在。在多少苦澀的時光中，我徘徊於我底思想，希望能有一條為我喜愛的路……終於，終於我覺察到我走上了第二條何人靜走去的大道。這道取決之後，我幾乎也辨認不出彼時我底真實的感觸，我空空洞洞地坐一班夜間的急行車就跑了回來。

就在這年的下半年，我任了政府的高等文官。又一年的春天，我由行政官一轉而為檢察官的檢察官。我的任地一直還沒有離開過這里。

這篇小說的開始，正是當我某次定期檢察官內的巡邏，照例應着勞作福利監房走了一遍，由典獄長知其他看守長引導我歸還回西面二號的待客室。我們一行人穿過了寂寞無人的中庭，突然地，跟隨在我身邊的一個不相識的看守，悄悄地走近我的身邊恭謹的問着：

——您就是今日觀察的官長嗎？

我弄不清他的來意，含混地我向他點了一點頭。他就把一疊疊在一起不滿三寸寬的半紙條交付給我。當時，我沒有機會能等急想解開這堆疑難似的故事，一直對我回到我自己的辦公室去，才從袖手兜里掏出來那幾紙條，最先，我在紙條的下角發現了一個頗像燕子似的符號。

我底想不對在這里又遇到了誰呢這個女孩子，也許他已經走出了女孩子的年齡了，可是，憑我在我的記憶里永遠是那麼年青的，活潑的一副影子。

看完了這串的幾個字的紙條，就把它珍貴地放在我的日記書里。我底心，我聽說出它的波動，有一點電氣雷雨的喜悦的同時，又使我懷疑起來他為什麼會到了這里，而且他分明是個編押中的囚犯。雖然，他喜着，「不久你自然會明白的」。但總也解不清我的疑案。

這天的午後，不安的情緒始終在我胸內衝激着。什麼也不操作，什麼也不愛幹。懶懶地坐在靠椅背上晒着淡淡的陽光，身體和腦筋的疲勞，儘量迅速地混入於雜亂的幻想中。

一

如雲蒸霞蔚後有多麼久了呢？我記不清了。這如夢似醒的歲月，使我的生活艱難而紛亂，把記憶也遺棄了的時候，那最是最難於忘掉的日子也終於為我忘掉了。

可是，蘇燕是我記憶里的一顆明珠呵！容或我的記憶逐漸變為一片蒼灰，也沒有法子能掩藏住明珠所發給的光輝吧！

那時候，是在若干的生命年輪中，有一個最美妙生命勝過了。那完全是一個傑出的創作，是集合神聖和人的美觀而出現於我的眼前的，使我不能不捨棄了我自己而投身於這個美的誘惑里，使我為了得到這生命的火花而感到幸福。——這夢，我結識了蘇燕。

第一次，我和蘇燕一起走在向音樂會去的路上。

邁着有節奏的步伐，我記了那第一個怎樣的季節，微弱的我感到這音樂的天氣。我們談的話雖然並不算太多，可是我們談得很投機。談藝術，談文學，談電影，談運動，談人生，談夢……

總我給人生下的假定的結論：

「——人生，是夢里的曇花吧！」

蘇燕發笑了。笑得有些使我不好意思起來，我以爲他也許在嘲笑我說話說得太空洞。可是，當蘇燕看見我的憔悴的樣子，竟彷彿一下子轉達了發

的心似的。

——蘇先生，我是更愛你的主張的。

我望望蘇燕的誠懇的面色，我也發笑的發了。

然後，蘇燕大方的握着我左手，我們在一帶柏油的路面上放開了腳步，樂高的教堂，俄羅斯人的墓地，明亮的亞江關，都仍在後置了。

齊齊的氣流包圍着我和蘇燕，我和蘇燕正當需要有一點慰藉的年齡，齊齊不任人的心，理智又當得了什麼呢？在我和蘇燕的青春的王國里，蘇燕花開的不是法律，不是道德，不是世俗的警議。是熱情，是熱情，是熱情。熱情，可憐的年青人的熱情呵！

在音樂會歸來的路上，是都市的喧鬧了，在蘇燕地鼓勵着遠處樓上的燈光，夜風溫存地拂着蘇燕的頭髮，蘇燕的臉上的神情爲那樂美，美麗的臉上閃着燦爛的光亮，這影子如今無記起來彷彿使我不能不竭力向眼瞼抽搐而發熱無已。那時，我忘記了我自己，我覺得我的生命都不過是爲了蘇燕的好好而存在的。假如，我應該有一個始終不渝的信仰，那麼，蘇燕就可以比她作我的神了吧！

直率地說，從這之後我深切地愛着蘇燕。

我相識了蘇燕的時候，就會聽走了不肖的蘇燕我的年青人的語言，而使我覺得即便在這莽莽的大地或荒漠之中，也有友愛的眼睛如思想一步不離地跟着我。由是，我感到了夢中的幸福。

同時，我也並不是孤獨的。有時候，我自己也發覺出來：我是怎樣把對青春的憧憬和愛念，都匯集地流到蘇燕的身上來了。這種感情，較之戀戀於我的自身的青春，似乎更強烈，更切實，更溫柔，雖然這並不相屬於戀愛；對此，我沒有一點不安，一點疑慮，也沒有情熱的成見；消滅是心的甘美的安息，而不是，魂上感官上的痛苦與熱狂。我與蘇燕在一種的時候，我從沒有想到以另一種方式來愛或是更進一步的被愛着。我不知道她是我底一位伴侶，朋友，姊妹，或是別的什麼，我祇知道：我和他在一起是幸福的，他和我在一起也是幸福的。

我並不希望與什麼，也不願作別的奢想。那時候，我還不到那種年齡，對於自己所感受的能與以分析，而將幸福與以不實際的定義。祇平平靜靜地，愛着與被愛着，快樂的，不知道是什麼，也不知道為什麼，於我使心滿意足了。

蘇燕的天真和美貌，在他不自知似的，而逐漸地將我和他中間的柔和無知的距離拉近來，在放任中他是純潔的，有如他的青春少女的靈魂一樣。有時候，我誤傷了他，他就對他自己更惱惱，也不對我發出他的怨艾。我覺着他幾乎要哭出來的情緒，我就和緩地回他流出我的罪惡，於是，他就憤怒的握緊了我的手，臉微紅的發着我底聲聲的道歉。

約摸有兩個月的這靜靜的時間里，我和蘇燕享盡了真正可以說這幸福的友誼。漁鱉會，平糶會，遊園，游泳，溜冰，影劇……凡有的年青人的正

當的娛樂場所大抵都一一為我和蘇燕經過。可是，在我們中間，無論是在蘇燕是為我，除了帶一點孩子氣的親暱和可笑的嬉弄之外，我們永遠未曾引到別種念頭的。也有時為了向山岳地帶的旅行而疲憊下來的時候，在疲憊的在山林海里，蘇燕就坐在我的膝頭睡去，我除了為防出風對他加與的優待而壓緊蘇燕於我的胸前，我就絕未想過破壞友情的邪念。彷彿蘇燕好像一個更小一點的小孩子，除了單純的嬉弄之外不會想對其餘的邪情一樣。

可是，一件不幸的消息，有一天傳到我的耳邊來了。這在我，蘇燕對愛情的日子早，不啻是滿天變涼的風雨，使我感到一陣寒顫。經過了我的全身，說蘇燕已經和一個男人在最近訂婚了，說蘇燕給蘇表示不同意，說蘇燕的舊有的長兄以為這不過是爲了少女的羞怯和溫順所致，說蘇燕的沈默和沉默不過是羞怯之於蘇燕和與蘇的情緒，而就草草的訂定了婚約，說是在一個月之內即將完成這蘇燕的婚約……這些，再蘇燕的胸際子裏的一位我的友人，當我訪蘇燕不遇的時候，他用最低的聲音悄悄的全都說給了我。

另外他還說得好多，我都沒有勇氣再傾聽下去了。

我一個人從蘇燕的家裏走出來，走過了一條街，又一轉彎，經過了多少幾不知名的陌生的街道，我就去了秋天流着冷冽的江水的江邊。望望江水，將近黃昏時分的落日，照著黯淡起來的兩岸的一帶林叢，江水沿著林叢的邊緣悠悠的流動不已。我近覆蘇燕徘徊於江邊的沙灘，直到我底腿都覺

出有危險，我登上了一隻空空的遊在岸邊的列木船，我就坐在那船位上。我想起蘇燕，我最初地感到愛交於我的苦痛，我最初地感受於不可解的靈魂的激動，我知道江水忽忽地怎樣送走了我的夢……

不久，夜色輕輕地攪動着，黑靜靜地江水在夜裏響起嗚咽的調子。在夜色，潮水的一種平靜佔據了我的心，在我這極興奮的靈魂中，不管是什麼，就即便痛苦也是一樣，時常會使我停止與感而心神意外安定起來。我好像是一塊死去了的石頭，紛亂的幻想投入我於茫然的感覺之中。

將近子夜，我猶豫不決的走向家。在離我的家幾十步的道上，我迎着一個乘晚前開的年青的姑娘，儘管微淡的暮日的燈光，我看出了這正是蘇燕。

蘇燕！

忍不住我這樣脫口叫了出來。叫出來之後，我就後悔我的魯莽了。我為什麼要以必散的指頭來觸取兩個人的不安的心境的交談呢？

蘇燕聽着我的聲音，彷彿突然地受了當心的一擊，可是接着又低頭下頭去，一聲也不響地，移動着步子走向了我們站立的地方。

今夜蘇燕，是一隻受了傷的哀傷的燕子了呀

——我完全明白了。蘇燕。

悄聲地，一如曾給我自己似的。

——因為有水一樣的深情的眼睛，那麼蘇燕地向我認了一下，然後，就轉下，去無言的沉默。

——太晚了。我來到你底生命里，已是太晚了。

——聽着永遠永遠的夜鐘，我受了傷了。

過了子夜，一天寒星如一片粉體，夜風冷冷地打透了衣裳。我帶着微響沉靜的蘇燕，由於長髮愁眉的抽動着的背影，我知道，個女孩子在爲我流淚了。可是，我已沒有權利再給他一點更大的溫柔，再給他以擁抱的溫暖。我靜靜地說給他：

——回去吧，明天，我去看望你。

這樣，送走了蘇燕。迴夕地新月掛出在陰慘的柳枝頭了。我漫無這秋天的夜晚，如果在另一個日子也許會爲我講讀或浸沉的，今夜却於我淚然感。

夜裏，我失掉靜靜的睡眠。拉開燈，翻開了一冊使我愛讀再三的拉瑪丁底詩集齊拉。從那里的一頁上我讀到了：

——時間是一個大海，如同其他的海洋一樣，漂載着我們的遺骸。我們不能爲一切人流淚，各人有各人的痛苦，每世紀有每世紀的憾事，但是……

我開始執拗地請我自己：我和蘇燕將永遠淪陷於痛苦的泥淵麼？不

然，我將無法適應這眼前的現實。從前，我對蘇燕除了一些稱謂的友誼，愛戀，親暱，或是集合諸般的情感構成對他的傾心，我不知道當怎樣去愛他。但是，一想到將與在我們底眼前必須看見不知不覺地他和我的中間擺開膠結的心與心生命與生命以聯繫會突如地改變，想到有人會將他從我的身邊奪去而投給另一個人，想到現在他是我底信伴，妹妹，而不久與我即將成爲路人窳再毫不相識，想到他將離開他自己的家而使我不能隨時隨地看到他，聽他喚着我的名字的聲音，想到我將不能重新在一個夜晚聚會歸來的路上，自他的眼中讀出時常投向我底溫柔而又沈着的視線，那麼震然地壓痛着我底心……想着，深夜的沉重的空氣突然圍繞向我，使我預感到一個即將走近的不幸的日子。那以後，這間他將不再進來的臥室，這間他將不再在這兒輕弱地躺下來的木床；這間我將再看不見他坐着的桌子；這個曾經早醒來我將聽不見他赤足跑來的腳步聲和笑語的露台，這以後的禮拜天我將再不能伴他一同去廟禱的教堂；這條一下我孤獨的步子走着而找不到他的影子的街路；這所在秋天的烈日下爲一個嚮往於過去的故事的人而寂寞了的頹廢的堡壘，這他的坐位將永遠虛置而我祇能和風和江流學談的小艇……所有的，諸般印象，諸般事務，印刻有我和蘇燕過去生活一切高度的習慣的，在我底不穩的意念中一齊湧上來，

如常光的一閃，不待我虛一一辯識出它們的正體，便倏然歸於消滅，而將我自己留在無限的空虛與寂寞的深淵中。

至今，纔今我最初感到我對於這少女的交誼究竟是什麼？並且露骨地指示出我對他依戀的愛情，友誼，或是親暱如何地遠遠超過我自己不能相信的強烈。而我所以在我的生活中享受到好多自己也曾不清晰的樂趣的，並不是江水，小艇，不是崇高的教堂，不是秋日的山崗，不是萬人空巷的音樂戲堂，不是黃昏，不是夜晚，而是一個唯一的生靈，是蘇燕。如果，他從我的身邊走開，一切都曾因他而消失了。在我的現在的生活中，假如失去了他，一切都完了。

我底心這樣長地迴轉着的時候，一夜過得是較往常更不知綿長了幾倍，我却仍然無從找到妥當的解釋，在我的痛苦中，有如感覺上一樣，一切漸漸亂了我。好像被突然的一舉所昏迷，不知道痛在什麼地方，但周身却在發痛。可是，也就在無限的痛苦中，我感到了愛情的無蹤。

的天還沒有放亮之前，我身離床起來了。不知道是那一種本能命令我必須離開蘇燕。爲了蘇燕的幸福也好，爲了自己的寧靜也好，爲了要保持蘇燕的記憶於我永恆的愛情之中也好。總之，我覺得我應該這樣做。我寫了一張紙條留給蘇燕，任是誰也沒有通知，我就走了。

我曾給蘇燕的紙條上頭底是寫的什麼話，我雖然記不清了！大意我是寫着：

——談起離開的時候，我們相信的恩惠是無盡的，那麼，第一次的會合將臨臨給我們。

我不曉得那時我為什麼要寫出會再相見的話來，誰知道中言竟一絲不爽地從萬千個生命里把我與蘇燕又安排到一起。而且在今日，我已和做了一個孩子的丈夫，一個孩子的爸爸，一個始終抱持正義的偵查官的今日，我又重遇了蘇燕，這是幸福，還是不幸呢？我猜不出來了呵。

三

望着雲子外的晴空，如一面藍色的海洋似的，澄澈而又平靜。不由得我不把事務停下來，極短促的時光，從困倦的審訊的餘暇里拋向意外的世界去，在那裏，我就感到了我底胸懷與天空，海洋，同樣地瀟灑而舒適已。於是，我被着秋天的太陽的溫暉的光線，於漸近於微弱的迷惘狀態中，我底思緒飄向了無邊無際的曠野的境地，在那裏我停駐了好久，直待下一次的審訊開始之前的準備，又把我喚回來的時候。

充滿了這個偵查官的每個時間的曠野的，不外是因犯們哀泣，告白，哭聲與悔悟而已。是許多多的人的不滿快的情緒使這小屋子變得沉暗而陰鬱，秋日的陽光彷彿也照不進來似的，懸着五十一燭光的電燈，把一體體的影子雜亂的映射在灰白色的牆壁上，審訊官的無尖秒秒地在訊問筆錄上滑動不停，我呢？我以我底骨節顫動着語言向被告人開始審訊。

當一冊冊簿到我的眼前的時候，我看到那上面有一個個名字而又很響亮的名字：蘇小燕。是以竊盜的罪名由某一處公安局派來的。我偷想了好久，我就命令看守蘇先把他個人提到偵查室來。

我激動地想：

——也許，這就是蘇燕麼？

果然，當我猶在沈迷於我的疑慮，看守領着一個女人走進來了。他從他而又驟價地走向了我或桌子前，從他的被散弄藉以洗滌額頭的頭髮上，從他的走路的身段和體態上，從他的服飾上，使我覺得他就是蘇燕。

——叫什麼名字？

他爲我底語聲所驚了似的，愕然地擡起頭來望向我，他的視線接觸我的視線的時候，我覺到了一股熱流滑進了我的胸膈，我感到了口渴，我的喉嚨也就乾了起來。

他沒有答覆我的話。

——你是蘇小燕麼？

深怕這僵局會惹起我和蘇燕以外的的人的疑心，我就這樣提示似的說着他的答覆。

他點了點頭。

——你是因為竊盜而被公安局送來的嗎？

——是的。

——你為什麼要偷人家的東西呢？

——還沒有什麼理由。

——你不知道偷東西是犯法的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因為別人偷去了我的東西，他們在什麼懲罰也沒有受到，抑或一點社會上的責難也沒有受到。所以，我就偷他們的東西，無量的偷，我以爲偷了愈多的東西，就愈是說明了我底光榮……

——你的神經衰弱嗎？

——不，一點也沒有。

——不過，你的精神上一定有了障礙。

——那更是沒有的事，我可以給你背出我的歷史，來證明我和普通人的記憶，並沒有一點差異，而且，也許是更清楚呢！

——誰偷過你的東西呢？

——就是被公安局稱做被搶人的那群東西，他們用甘美的言語和顯赫的財富誘惑我，使我走向了他們，他們就利用不斷的歲月偷去了我的貞操，我的青春，與我的美觀。先生，還有比這更更可貴的呢？特

別是對於一個女人，對天失掉了這些就相對於天失掉了自己，我盜取他們的——一點點手飾或是錢鈔是世不過我的損害的，是抵不過我的那些出處的每一個部分，每一個零數的……

——可是，你知道，這些在法律上是沒有罰則的，也就是說在罪刑法定主義下的今日，這些都不能構成犯罪的。

——你們這口法律，閉口主義的。我且問你，法律是爲誰而設置的呢？哦，我知道，你底心裏一定要這樣說：法律是爲保護強者而定的，是爲使弱者更弱下去而存在的。那麼，你就是一個無可辯論的法律的惡用者，你鑄出了法律掩飾你的過錯，你撞出了法律欺騙你自己的心，可是，你的過錯是顯然地擺在這里，受欺騙的你自己底心也有一日會反抗你自己。那，你應該怎麼辦呢？

我底頭雖然地昏眩起來，他的每一句話無非是對我一種可怕的觀察而已。使我堅穩我的優越作最後致死的抗禦的同時，我又預感到即將到來的必須放棄我的優越的時機離我已不遠。那時候，我將失掉了好些東西，失掉了我向嚴務的信心。

——那麼，你以爲你的所爲都是正當的麼？

——當然是正當的。

——你要知道，在今日的社會理論下，你的見解是難以確立得住的。因爲私力救濟是會使社會的秩序更混亂，更複雜，而瀕於破壞之危機的。

——除「私力救濟」之外，我又能仰靠之於誰呢？我的力量薄弱，我的財富也有限。我打算告狀，沒有錢去請律師；我打算告狀，沒有人指導給我以求公正裁判的途徑。先生，你也許想得到，假如你不是喪心病狂的話，你也許會想到到有多少人他們對於法律在望洋興嘆。他們沒有訴之於法律的能力，他們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用自己的力量報復一切。

——所以，我求你，能兩難取。因為，我是無罪的。即使這犧牲了法律的規定，我也走不出之於無心的。我從沒有打算過誰，我從沒有欺騙過誰，對誰，我都是坦白的供出了我自己，我並不想從誰身上沾一點便宜，或是奪取一點什麼……

——我很慚愧，我為你的言論駭愕了。
——不過，你還可以舉出更光明正大的證據，來掩飾你的無能和懦弱。
——那是什麼呢？

我低聲地，我以什麼理由能向一個騙子，罪條的犯人問出這樣的罪來呢？顯然地，我真心開始煩燥而失掉了持桿，我簡直虛置不了我自己的一顆心。

——那是你們的欺騙。
這句語態似的話每一直在繼續着，擾亂着我。給我不動的向動着的信

心與以愛心籠罩的一羣，這一羣回響貫通了整個的肉身，令我再沒有力量繼續下去沒有完成的詰問。

我看著桌子前俯站立的蘇燕，法黑色的長髮垂下，他的臉上從暗污裏鑽出幾發出愛和快樂的神采。她，於我看來，好像是一座受難的青春的女神，法律所加給他的痛苦，使他在生命上添了無限光輝，將他的笑臉從凡俗裏愈提高了。

他的光輝，照亮了我的全身，照亮了這封鎖於陰晦的小屋子。

四

第二回，我審訊蘇燕是在翌日的上午。

蘇燕還沒有被提到偵查室裏來，我一邊整理着紀錄的內容，查看着選擇案子是不是已快到了成獄的地步，書記官不時的在一旁探聽着我對於蘇燕的意見，在平素也許是偶爾有過的事務，現在却令我疑慮他看破了我的蘇燕的斷不斷的猜疑而使我羞得面紅耳熱起來，若不是我偏尚蘇燕子生羞，說不定會因而真惹起他的疑心。

不久，蘇燕又被引導走入這小屋子里來了。他走進了這屋子之後，待幾分鐘一位久違了的友人似的，很自在的向我點了點頭，然後就在我特為他預備的一張墨色背靠的椅子上坐下來。他的眼睛裏閃爍着喜悅的光，有如降自天際的星星，固定不移的發着光，在望燦燦。

在這情形下，我是很難於辦付的。一面我不能不鄭重地行使我的搜查權，而對你進行必要的訪問，一面我又不能不用我底低語，我底語言，我底所有的每個動作，轉達給他，以我對他的好感來增長他的喜悅。

問過了他的名字之後，我就把記憶最前而所記起的犯罪事實約略讀了一遍。

——這事記感都對麼？

——都不錯。

——你持了這些東西都以什麼方法處分了呢？是變賣了呢，還是自己使用了呢？

——也沒有賣也沒有使用。大多數都作為酒錢而留給一家我的鄰居的酒店了。也有一點，被我隨便送給經過我的門前的討飯的小孩子們了。

——你是很喜歡飲酒的呢？

——是的先生，我特別喜歡威士忌，或是洋酒。

我記得你是不會飲酒的，他却說他極喜歡飲酒，由這一點可以看出他的生活的路線了。由此，我推測了他的生活，我簡直終於想明白這些他是怎樣活過來的。我底去開了關於他的罪案，結果，犯後的情況等等，還很困難，而問明了他的身世。

——你什麼時候結婚的呢？

——是當我最初訂婚的後一年的秋天，那真是一個寒冷的秋天，我還記

得我們結婚的那天是一個陰沉沉的日子，兩點鐘鐘了我的鐘表的後鐘……

……

——你的丈夫是誰呢？

——他麼？他的名姓我已記不得了。他可是一個好人，當我在那時之後正打算逃婚的時候，他出現在我的面前，他從四面帶款用營救了我，他毅然地和我訂了婚，他不聽社會上流傳的輿論，他祇是愛我。

——以後呢？

——他愛我愛到了極點，他愛我甚於我愛他多多，可是，他祇是太痛苦了一點，爲了我們的生活費用，他負了一紙債。他不願意一再拖延下去而使我更不安，他就整天整夜拼命地爲一家書店執筆一摺辭典，企圖能彌補這項債務，誰知道，還沒有寫到半部，他就支不開了。他卻依舊要寫下去，因而就害了他自己，他負着這筆沒有償還的債務就死去了。

……

——他最終的一句話，告訴我說：記着我的時候，就不要管我了！

可是，我正當負着和他同情的年齡，我攔不住奔向我而來的衆多誘惑，那誘惑像一副溫柔的平似的輕輕地抓住了我，一旦抓住了之後，就變成了一具僵屍的鐵掌似的，使我再也掙不脫，一直我爲它飄轉於長期的苦痛和憂悶的旋渦，快過十年了。由於這些日子牢獄的生活，自己已於無助的時候，所有的誘惑也都放過了。現在，什麼也不是我的願望，願便是由獄這事情

我始終都沒有切斷過。

——不過，你也不應該這樣消極。

——是的，我不應該這樣消極。但是，像我這樣一個女人還有什麼所謂希望呢？如果是必須開花的蕾蕾，則我底花已凋零了。如果長得結果實的蓀梭，則我底果實已在去達到生命成熟的時候已為水分的斷絕而枯萎……如果，我必須有一個適當的營養，則我該是員草吧！沒有香氣，沒有光澤，也沒有營養。這是我底生命。

他說着他自己，彷彿並不是說着他自己，像是在說着一個動人的故事似的，他的目光始終聚集在我的臉上，這時候，他底聲音漸漸低了下去，他聽清了頭，用兩個手掌蒙上了臉。漸漸地閉着了。

——現在，我可以向你說。如果你能對你的罪狀表示你的懺悔與改過。我將執行我的旨意，從罪惡里拯救你，免除了法律應加給你的制裁，替你求社會的原諒而引導你回到你本來應走的路上，回到你的幸福，回到你的自由，回到你自己的世界那裏去。

——我願着從你的眼裏。

他用那微弱的聲音，向我回答。一直到他退出這個屋子之前，他沒有說過以外一句話。好像他的靈魂經過了一次激烈的搏鬥，而獲勝乃至於不推了似的。

我罷了，我也不敢再表情的望他，恐怕我的眼晴會說出我是怎樣愛他，或

是早已不愛他。對他，我想，這確是有罪的。

五

晚上，沒有人來。

我自己倚着桌子孤零零地坐着，就着淡綠色的燈燈，我翻閱了一冊為我編帶了清歷年的日記冊。在那上面，每一頁都記着我底和蘇燕的終結的故事故事，那時，在我底心裏都會是我底心的重壓，直到我用筆寫出來，它們才輕鬆了許多。現在我想：也許語言和文字同樣都是人的唯一的宿命吧！它們是奉命產生思想而產生的，正如樹是為產生果實而創造的一樣。一個大為他的感情所操縱的時候，直到他的內心的痛苦達到對外來為止，否則，他就不能從感情里解放他自己。

讀着這過往的記錄，我就止不住我底心裏去掙動不已。好像從前的這許多熟識的預感，到現在，都變成記憶和感傷了。若是在一個感情脆弱的人也許就當它流淚的吧！我雖然沒有流淚，我的胸里却泛濫着不平復的感憤如沸水！

到了實在無力讀下去的時候，我就把它閉上。

藍綠色的燈光，綠色的夜。我中斷了每晚為這事件尋考的夜課，開始吸起一枝煙，又一枝煙，緩慢的氣息纏繞住了我，把我的這層層纏繞了白茫茫的煙霧，穿過如荷的睡了好多事物，隔絕了我自己。而四壁彷彿

我的喉嚨，就發抖了。

我靠近於磁帶，緊着我底頭問我自己：

——你將果眞把我和另一個人的命運拉成不可測的懸崖而沉陷麼？

不，不會的。無論如何，我是不管怎樣悲劇的。以我的地位，我的聲望，我的榮譽，我的職責……它們每一個都在向我尋求我不要那樣做。爲了要顧全它們的聲望，我不能那麼做。而且我是檢察官，去決女囚犯，色情，狂淫，營謀……哦！我底頭昏昏沉沉而又笨重，像有千萬斤的巨障向我底頭上傾壓下來，我不能再想下去，我不能再想下去。

我的額角上沁出了一排冷冷地汗珠，彷彿噩夢的記憶猶歷歷地在我底頭頭似的，使我底心激烈地震動不已。我顫慄地祈禱着：

——聖保護者呵！請你顯一回奇蹟吧！假如這都是上帝的安排，請你不要必須我爲一個人的愛情實德，而給我以偉大的神力，在一個危機降下來的生活的邊緣把我止住吧！那便是我不要他的表示，我將永遠離開他不再會面，像棄掉我的一樣心愛的物件一樣。

可是，就在這淡綠色的微光圖下，就在我的不斷的動盪着的我的無可如何的思惟里，蕪蕪的憤憤的耳語，惡魔似地堆在我的耳邊又響起來了。

——先生，我是無罪的，我求你離開我。

率直一點說的話，我底在是爲這惡魔的耳語所騷擾了。它搔動了我的適才的妥切的好願，它搔動了我對於我自己的不動的信心。我如量着我的地

位，磁帶，榮譽……我開始覺得放在另一端的東西逐漸地沉重起來，那沉重的東西是：我的感情。

那時，我自己也承認，我底心還是太輕浮，太年青，沒有達到成熟，沒有達到長成，能够自勵產生這樣神聖的熱情的熱情，但是，落在我的心上，的另一個人的熱情，與我以此甘美如此新鮮的印象，正因為會到了這一點不容我不相信這熱情是由我自己產生的了。

勸捕我者畢竟永遠是我自己！

我無力排除我的感情，也就是說我無力拒絕身外的火光向我所投的反影，而我又不願過分虐待一個人的親愛與愛戀。不過重實變化的複雜的感情與理智，現實與憧憬，人的需求與動物的需求的搏擊下，我覺得我自己彷彿變成了一條昏庸的蟲子，向歸得辨不清的人生的路上開始彷徨……。蕪蕪的傷影時隱時現的在我底眼前晃動不已。這從從前所去曾經有的可喜，又復從前所未曾經有的面談。我仔細地鑑賞着這面影，一如放置於我身側的每日留見的物件，祇在將失去的時候才覺到它的可貴。無疑地，是他的面影不斷地投給我以誘惑，使我分辨不清是甚因於我對他的友誼而感覺到的印象，抑或是甚因於他的滲透的表前所給與我的印象，正相問於我就不清一個人的靈魂的顏色一樣，我是陷於極大的自我發展與矛盾。

極度的倦怠不能引我入睡，閉着心，這樣守着燈光，又開始了拉瑪了的基家齊拉的沉靜……

——我天天想請高潔來拉。

他的可愛而悲哀的情態於我是一種遺憾，有時我像是孤獨的自責。

我是正當青春的年齡，經濟，近照甜膩的，青春年人最優美的感情顯爲一種不良的毒藥。我是正當理想的年齡，將上帝最美好的賜與，純潔的靈，天真的依戀，委棄塵土中，讓它隨世俗之風轉轉風吹……

高潔再拉不會被遺忘。只是隱隱在我的生命中。這種夢境，使我真心得到了喜悅，但令我人在人前低下了。

對於他的回憶，猶在無人時獨自咀嚼着，在人前，幾乎是當作一種寂寞在論調着談。

現在我是多麼臉紅，一想到那時竟會因此發紅。

他古澀的眼中兩一滴眼淚和一線歡樂的光輝，是使得我幾乎要因而拋棄他的形像的一切冷眼，一切挖苦，和一切毀謗呵！

年紀太輕的人是不能愛的。他不知道愛與的價值，他只是失去了之後才懂得愛的幸福。

真的愛情是生命的廢熱病果實。

我底眼睛灼熱起來了。我感到了我底心在我底胸脯裏面衝動而咆哮，我

得到了，我底理智是最高尚而又最忠誠地斷絕了我底靈魂在心底裏痛苦的感覺麼？

雖然，高潔再拉並不相同於高潔，可是，我醫生的要說這冊書是我所寫的，不過是我自己的一部米日的做無聊的預言。這書中的故事，就不會是我的故事，這書中的主人公就不會是我自己。

我可能是要仿效書中的主人公的心的負義和無情麼？那樣，無非是在製造既年的悲劇的回憶，用來恢復自己的頻率與懦弱而已。愛情如果是人間不滅的明光，則別人的種種又算得了什麼呢？

總之，我底眼睛睜開起來，我是需要睡眠了。熄滅了燈燈，清冷的身光無所歡地透過被單的紗綫，映一片憔悴的花影在牆壁上，好似無聲無火無的眠。

真，如同靈敏的蒼犬似的在奔號着。

六

早晨，冷的風在街路上邊巡着。

我穿着淺黃色的新的淡紫，在向德門去的路上。我底兩地觀察着路邊的嬌脆的爲霜染成紅黃相雜的楓林，我極力想離開去年夜裏我失眠了的塵世上的重荷，可是，並不久久，我底思想就馴鳥的跌滾在新的泥濘上了。

我想：該對一夜掃落了了的葉子的命運與以投遞吧！

——我天天想將裏裏背背。

他的可愛而悲哀的倩影於我是一種遺憾，有時復像是溫暖的自賞。……我是在當最後的年齡，經滯，近臨崩潰的，將青年人是優美的感情與一種不良的恥辱。我是正當殘酷的年齡，將上帝恩賜美好的賜與，無微不至，天真的依戀，委棄沙土中，讓它隨世俗之風飄舞風散……

高潔再拉不會被遺忘。只是隱隱在我的生命中。這種愛使，使我真心得到了善悅，但令我人在人前低下了。

對於他的回憶，確在無人時獨自咀嚼着，在人間，幾乎是當作一種寂寞在踴躍着談。

現在我是多麼臉紅，一提到那時竟會因此臉紅。

他古潭的腦中的一滴眼淚和一線微燦的光輝，是使得我幾乎要因而拋棄他的形像的一切冷眼，一切挖苦，和一切笑話嗎！

年紀太輕的人是不能愛的。他不知道愛的價值，他只是失去了之後才懂得真的幸福。

真的愛情是生命的殘酷的果實。

我底眼睛灼熱起來了。我感到了我底心去我底胸膛裏面而翻騰而咆哮，我

得到了，我底理智是最殘忍而又最忠誠地斷絕了我底靈魂空虛地隨着你的愛而去了。

雖然，裏裏背背並不同於蘇秦，可是，我修飾的要緊這冊書是我所寫的，不過，我自己的那一部某日的微妙的預言。這書中的故事，就不會是我的故事，這書中的主人公就不會是我自己。

我可能是要仿效書中的主人公的心胸負義和無情麼？那樣，無非是在編造歷年的悲傷的回憶，用來悔恨自己的輕率與懦弱而已。愛復如若是人間不滅的明光，則別人的愛戀又算得了什麼呢？

幾次，我底眼睛睜醒起來，我是需要睡眠了。是滅了燈燈，清冷的光無所歡迎地滑過我的紗帳，映一片憔悴的花影在牆壁上，好似無數螢火蟲的眼睛。

風，如同饑餓的雜犬似的在奔號着。

六

早晨，冷的風在橋上凌冽着。

會帶着淺黃色的新的落葉，在向橋門去的路。我底眼睜睜地看這落葉的嬌健的為霜染成紅黃相雜的圓片，我極力想掃開去昨夜我失眠了的屋簷上的哀荷，可是，並不太久，我底思想就輕易的落葉在新的落葉上了。

我想：該對一牧掃落了葉子的命運與以掙扎吧！

在無助的天空裏翻飛的燕子，在污穢的街路上打着旋轉的燕子，在行人的脚步下碾成碎片了的燕子，昨天她是村頭碧油的一片，今天却開始了顯赫如流雲了。

誰能預測下自己的向隅而走來的命運呢？人生如是不壽是悲涼，如果也有突然的洪水和不測的旋風，那麼這蒼翠也是在象徵一個人的宿命麼？

我俯道樣想，這樣的想像的哀愁是會使我仰望的。忽忽地，我懷着一種鴻雁什麼的心緒，跑進了衙門。是太早了，守門的人為我被掃的草來所驚醒了，我沒有與經去和他打招呼，離開我自己的辦公室，我進進去。

琴寂地，我一個人坐在朱色皮製的椅裏。從一階的窗子，我看見了在秋天分外清瀟的南湖湖水，湖上的長橋，疎林，島嶼，舟楫在比炎熱的夏日更的涼爽更藍更清淨的夜體中游泳，好像這長橋，疎林，島嶼，已經感到這使空氣甜晶晶發光有如冰河中凝凍的寒光一樣的今天的最初的顛倒，黃色的湖波黃色的燕子散滿了堤岸，有人隨着落葉從堤岸上走過了。

這樣清明的天地，是該為誰安插下的。

秋天，同樣也可以使我感到了年青的騷動，我底印象，我底感覺，我底概念，竟與它們於一起的時候，就組織成了我的意念中的璀璨的王國……由是，我思索到了一個可愛的年青的生命的成長，我覺得我必須這樣

做，必須扶助年青的生命的成長，我必須釋放蘇燕。

荒地，我承認了蘇燕的命運是不平凡的。我翻開我的驚動的經典：六法全書。

在某頁的某一項上這樣記着：

檢査之結果有足以維持公訴之犯罪嫌疑時，應提提公訴。但得酌量人之性行年齡境遇犯罪之性質，動機，結果，犯罪後之情況，及其他情形，以評定為不必受者，得為不判處分。

我應該選擇那一個理由呢？我自己想：蘇燕的性行，蘇燕的年齡，蘇燕的境遇……無論依據什麼理由，蘇燕是該永遠被列在刑罰之外的。

我應該這樣說，拯救蘇燕的是蘇燕自己。不是我，也不是法官。蘇燕是會受一切的神與人的加惠的，正如他的青春，美麗，值得一個隱人為他傾倒一樣。

馬上，我呼喚了一切仍繼續逐我而來的概念；我寫成了關於蘇燕的不起訴處分書。我如何做了一件最快心而最實質的工作，在那一紙文書上面寫字地按上了我底官印。隨後，我就用電話告訴給書記官，準備在正午之前要對蘇燕作末一次的審訊。

我靜下地，仰起頭來喘了一口氣。

接連着，我又擔心到了蘇燕此後的日子可怎樣過：一個年青的女人，沒有家，什麼也沒有。可讓他到什麼地方去呢？惡劣的境遇會使他重新走

上過去的路的，就如同把鮮花種在了污濁之中，最後也不會長成了失掉色香的花，這不能怪罪它本身，應該歸罪於未能善於處理鮮花的那種的人……。

——當然，我怎麼處理蘇燕的今後生命的問題呢？

我想，我想不出。昏起來的頭，熾熱地走進了偵查室的門。書記官已經等候我好久了。

先是蘇燕的守衛走進來，爲我點亮了燈。這時候，我正坐在椅子裏望着天棚，很奇怪地我覺到了我最好能吸一隻煙，我若能吸一隻煙該是多麼好呢？……：相齊，想齊，轉齊守衛的後面，蘇燕就進來了。

蘇燕坐在我的面前，沒有羞赧，也沒有恐懼。我猜他也許已猜出了我傳喚他的本意？雖然，我明知道那是不會的。我的去委委的事實，是不會爲誰得知的。

——這兩天生活得很苦麼？

——做傭工，我又帶點同情似的向蘇燕開始了幾句詢問。

——很苦，也很雜。

我望着他粗厚的笑臉，我心思：多麼頑皮地女人呀！可是，我不能用我的笑臉來改變了搜查時間所有的緊張而又悶悶的空氣，這時候，我把我的底線放在那條線上。

——爲什麼呢？

——因爲我太幸福我的遭遇。

——你的遭遇？

——是的，我的遭遇。

——不過，你不要弄錯了眼前的事實。

——我爲什麼要弄錯了眼前的事實呢？

——那裏，你不能太強顯你的遭遇。

——我是始終這樣相信我的意識是對的，先生。

——你不會有時侯對你的某一種行爲表示你的過失麼？

——不會，不會的。

——蘇燕，隱隱的聯繫地說着。

我起初感到程度的興奮上的興奮，我是又一次爲蘇燕的意志征服了。我的眼前彷彿在有一個絕大的危險，我的靈明，於是將我同危險送來的一路。

在這裏我不能不認清了我的地位，蘇燕的地位。我們的地位相若得那麼遠，這小屋子就不管是橫在我和蘇燕之間的空谷里的斷崖，使我們的距離彷彿是那最近而實際又那麼遠。

——我已決定把你釋放了。

再沒有別的話可以商量，就是這才爲我無意間的關於他的此後的日子，我也不願意說出來接風這頓待我離去的心境了。無論如何，這頓算算。

一個結束，結束了的故事最好不必要過多的重複的種子。

蘇燕懷有什麼話對我說似的，看了我的臉，也許爲我展露的面色所感動了吧！他頓時動了一下他的嘴脣，什麼話也沒有說出。

我怕這樣無窮的寂寞的場面再繼續下去，我向着守衛了一層子，把蘇燕懷命令再交給她，於是，蘇燕懷的影子給看守守衛去了。

聽着關上了門的聲音。我始終沒有搖動頭來，不知道什麼時候我身側的書記官也走出去了，這屋子于是就剩下我自己，和我持有的一灘愛情的記憶。

伸手，我熄滅了燈光。

我跳起身來而向着窗子，靜靜地中午的陽光照上了我臉，我底手，我底身上。我底冷靜過來的內心也爲它給溫暖了。我的眼睛開始潤濕……

七

我帶一身疲憊，我走向昏昏起來的歸路。

燈的影子，人的影子，流水一樣的車馬來往，流雲一樣的車馬來往，這時使我相同走在一隻冰屋。

我數着我自己脚步，踏々地。

我的職務上的碎屑紛亂地集中到我的腦里來，主觀的構成要件，結果的加重犯，正當防衛，酌量減輕，從刑專科……這些每日帶相於我的臉

務中的冰冷的字句，不帶我的呼吸，又來擾擾我。

當然，我是對於我的職務具有較大的信心的。可是，今天晚上沒有理由地我却告出了一點點厭惡的感情，這種厭惡的感情的發端是和百萬萬神經惡性的這多時存款相沒有什麼關係的。也許這可以說是人類的一種共同的習性吧！即使是狂吸着垂經已久的煙，在其間也很容易生出不滿的感觸來的。

我底脚步顯然地是遲緩了下來。靜穆地懶洋洋地走着不整齊的步子，好像要把我的感情上的軍荷一步步印入土中而後已似的。

漸漸地，我察覺了我的羞口。在這羞口，當我走過的時候，一隻手從側面的陰影里伸出來攔住了我。

這始願使我是驚愕的，當我由赤露的臂腕看到這個人的臉，他這不本然的羞口的燈光，我露出來了原來是蘇燕。

——你爲什麼攔住了我呢？

我裝着嚴厲和不耐煩的神情責備着。雖然，我底心在內面顯得很利害，簡直保持不佳平場的調。

——我爲什麼不可以攔住你呢？

——難道，你又耍場出你的檢察官的架子麼？這不是在你的偵查案里，這是在街上。公認混爲一談的人總是不大聰明的吧！

他笑了一笑。雖然看不清他的臉上的神情，但由他的全身顫抖的情形看來，他是很迷惑人的笑着了。

我不知如何應付下去這個難奈的場面。這個使我分開了將近十年的爲我夢戀過的人，他如今竟又在荒涼花無人的街頭，我又正是一個異鄉獨身的漢子，我們宿命似的遇上一個了。假如相信這都是上帝的鋪排，不能不使我碰觸愛，並不會欺我，而重新拾起我和蘇菲的交誼。不過，依舊是太晚了，我們的距離也太晚了。

——我難道你必須從這兒走過的。

看着我說不出話的苦臉，蘇菲這樣回我解釋似的說。

——唔，是的。

我不安地低着頭，移動着步的聲息

——請我走得好麼？

他竟提出了這樣的請求。

對他的請求，我想不出以如何的理由來拒絕他。我默默地點了點頭。

我和蘇菲走向一條幽靜的街路。

單獨的人家在夜風靜靜地伏着，墨色的屋影映在街上。夜，也靜了。

大片的聲音也沒有，天上不知閃爍着多少顆晶瑩的星子。

——我們別來已是多麼久了。

蘇菲向自己獨語似的。

——我們談一談過往好麼？

蘇菲停聲靠近了我。

——我不想把我們昨天向道去的夢裏。

我冷冷地望着夜空，望着星子。我如同一座將要爆發的火山，內部的熱着已把我燒焦了。外圍却永遠是那麼冷冷地。

——那麼，你是否願過去的人啦！

——也不能那樣說。

——你在向我說謊了。

——我是從來不曾向誰說過謊的。

——不然的話，你以爲否認過去就是應該走的降魔？

——相反的，我以爲建設明日才是應該走的路。

——拿，你變了。你變得這般無情，這般更使人可惡……

——你要答應我，協刀我的明日吧！

不知從什麼時候，他靜靜地神馳於我的今後生命的風雨的正中，我們竟走在一起了。像從前一樣地，蘇菲攜着我底左腕。我如蘇菲時常夜色，在

在一條幽暗的樓梯，落葉不時被風吹捲上了衣襟。

走過了門口，就是靠近湖岸的教堂了。

教堂的塔頂在無聲的夜空裏屹立着，那巖壁高地伸向夜空的塔頂雖然看不清楚了，也靜一點也看不見了，那裏却彷彿聚集着多少偉大的精靈，向下，照舊進入世間的解放主的意志的人物的活動，而預備隨時加給他們以必然的降臨……。

我帶着蘇菲在教堂的石階上站下來。

我們把雙手向身上舉了十字，然後，不約而同地開始了我們的祈禱。

令我感嘆地，這是我有生以來，最終於主的聖前的第一次虔誠的祈禱。

默默地，我們走下了一段長的石階的階梯。

走在雨後的堤路上，踏着軟綿綿的砂子，背後的教堂的影子丟向一片昏黑的夜色里了。如蝴蝶飛來的沈沈的湖上的冷霧似地，漂游了這教堂，這堤岸，這湖上。秋天的夜色是朦朧而又溼潤的幽暈呵！

——你向主在祈禱着什麼呢？幸福呢？還是其他呢？

我不經心地帶着蘇菲的為風吹回來的髮絲。

——這是我的一個願心，一個最誠懇的願心，在憂慮裏的日子，我曾經約定給我自己了。當我再度獲得為自己的時候，我要把所有的過去的罪愆一點也不要存留地獻給上帝。現在，我已照我的信實作了。我求主為我

接受，而也為我保存，在我生平艱苦痛苦中，可以時常向我顯示，使我記

憶，當我是屬於所愛的人的時候，我底生命的歷史應永遠歸屬於上帝，正如我的青春的活動，已在我的記憶中獻給上帝了一樣。

他以一種柔和的沒有抑揚的單調的聲音十分懇切地對我說。好像他的觸碰已失去了激動和激蕩，語聲中僅餘有單獨的音符似的。可是那聲深地透入了我底心，像潺潺的泉水灌入了密林，沒有聲息地沒入了林木的嫩梢。

在此時，我正彷彿被披真可探獲一條路而使我舉足的時候，每當是他的一點點感情上的狂妄的迷信，也都給與了我以極可注意的直覺和價值。

彷彿，一層一層我底眼前的世界都為他掃去了，逐漸地將我赤裸地暴露出來，在我底面前，在蘇菲底面前。

去上了一個在夜裏裏不消顏色的故橋。

——你可以向我說，你對主的祈禱嗎？

蘇菲因着她的眼光向我說。借着堤上的是光，我可以看得出蘇菲的眼睛裏閃着他的期待。

——我求主不要引導我去向誘惑呀！

我望着她的遠天，這樣地愛給他。

蘇菲聽着我的話就笑了，不過只是輕淺地一笑。然後蘇菲地說：——那麼，你是在說你正去向誘惑麼？

——不，你聽呀！

我聽說給你什麼呢？我底感情，我底幽室，我底夢。無一不是爲你的存在而存在的，無一不是發源於你的聰穎的靈魂。蘇燕：我底可愛的誘惑者呵！在你的試煉中我永遠是站在負于一方的，我永遠控制不了我自己。雖然，我底理智教我不要接近你，不要重陷於纏綿。可是，完全相反的，我底熱情無時不在向我激動，向我挑撥，向我攻擊。終於，是我底熱情戰勝了。爲了它，我甘願犧牲了我自己，我又怎麼能把相識這麼久了的你流於我底心的藩離之外呢？

八

欣快地，我和蘇燕用過了一次豐厚的晚餐。

然後，我們就坐在一條長的軟靠椅裏，飲着熱烈地今夜由我親自調製的咖啡，我們時時交換了一句友愛的話，一個眼花，一個微笑。不知道爲什麼，我都感覺到有意不盡的幸福，直到靈魂的展展。

特別地從浴室浴盆走出來之後，他滿然無力地曳着褲襠穿鞋的時候，走向化妝台前去修整他的夜裝。屋裏顯靜着，極而窸窣地頭來，以一種慣常的響的搖動，使髮絲在肩際飄揚不已。當他又發現我在看着他時候，他底臉上籠罩上了陣陣微紅，好像是羞於這樣美照似的，有好幾次他的更顯潤更豐滿的美麗的新的光輝呆住了我，彷彿我不過是第一次見到他，而且

過往的親熱，也都因了他的使我達於驚訝的美麗變成一種生怯和迷離了。從前我所不曾想到，或僅僅想到的，在他的新的光輝中，他的青春與美貌替他造成一種莫大的魅力，於別人是讚美，於我則是一種危機。

蘇燕坐於我身旁時的光，我不覺地可以嗅到了自他的身上蒸散出來的濃郁的香氣，加上更顯新換上的白花園買來的髮油，在燈光中也吐露着一縷清幽的幽香。這夜晚，真太使人迷戀了。詩意的夜晚，詩意的來客，秋天的夜裏雖然更寂寞而又落寞，在我底屋子裏却擁有比春天更可愛的溫暖。

於是，我們的談話的聲線，總括說起來，不外是互相披瀝纏綿之情罷了。這些日子的冷酸的生活的陰影，到今天都在他的心扉上一掃而盡，他說着不是聽見我在這裏，他將不再再拾起舊的生活，除掉了死亡與瘋狂之外，是沒有一條路可以再容他走下去的。他說，他的心扉中的熱情已找到了最初也是最後的投贈，他說好多，說一切。我將他的手掌握在我底手中，我覺到了熱流開始在兩個人的血液里流蕩，沸騰。惟願夜與專殺的永續，好使我們能在沒有人來打擾的喧嘩地私語中渡過這幸福的宵時。

可是，夜逐漸地深了。夜深起來的時候，這空宇中一點聲音也沒有地悄聲睡去了。我和蘇燕雖然都披上了一件外衣，却終於難以抵禦夜寒和困倦的侵襲。該是需要有一次沈睡了吧，我望了望蘇燕，蘇燕也望了望我，說明了我們正有一個共同

的願望與期望，却都難以說出嘴外來。

無言地，又坐了一響。睡意愈使我和蘇燕不支了。在不睡地，我們都打起了瞌睡。

我極力壓抑着我心底的波動。我說：

——爲什麼你還猶豫呢？如果，我們是真正地相愛着，也許就是無謂的吧！我以爲我們不必過於拘謹，你不是可以清醒和我寢息在，張床上麼？

蘇燕用女人的最極盡的表情望了望我，沒有表示反對，也沒有表示贊成。她解開了屋簷衣襟而躺回臥床上了。我壓抑雖然並不太大，容着兩個相愛的人的身軀還是會纏綿有餘的。從這夜開始，蘇燕就氣鬱鬱無思揮地和我的身體擁擠在了一起。我與擁擠在了一起。我與擁擠在了一起。

對於自身的位業的人，每每是會聯想於現實的。好些日子，我沒有到班上去執行我的職務。這期間，我和蘇燕幾乎沒有離開過一瞬，即便是在最短的時間的行動，我們也都是樂意在一起。一致的行動的。想到這一天沒有什麼事情必要去做的時候，我們就擁擠在枕金裏面。光禿過屋簷而過了我們的床上。我們毫無軌跡的談天，談海，談人生，談夢，結尾是傾聽着彼此的愛情的甜密的信誓，就都痛快地從心裏笑吟吟在臉上了。

怎樣地，使我始而感到了愛情的無阻和生命的可貴，繼而使我懂得了我的這種開的窗簾的羞兒，我底神聖的職務，我底身外的一切。我完全愛上了我自己於現實的事業里，無礙地，我是發成了一條持盾而又自私的虫子。

可是，在那些時候，我是始終不相信我對自己的批判是對的。我以爲那不過是偶然的理智的作祟而已。所謂理智的又不過是基於習慣的傳統而發生的，它既不能做爲我的終途的指燈，它也不復能做爲我的終身服務的伴人的規範。

所以，當我和蘇燕同居了的消息，更覺鈔而又震吼的於我的友朋們中間傳播起來的時候，即便遭遇到了那麼許多熱情的善意的勸阻。他們所採用的方法雖然並不相同，而其歸結在一起的意思不外是：

——你們必須離開！

——你們這樣下去會害了你們自己。

——像這樣的愛情就不會是陷阱，特別是對於你的前途，請開區是不

可諱言的陷阱……

——你們該昇華了你們的愛情，爲你們自己，也爲你們的朋友……

對這愛多的友誼的忠告，在我，也僅僅能報之以輕蔑的一笑而已。也許有人以爲我這樣以極大的無言的輕蔑來對待一些忠實的友人是過分的，其實，這卻正是爲了我不忍心我的自由意志的沮喪吧！我永遠這樣執拗地想：唯有人類的感情才是最穩固的。人們無時不在以紛碎別人的夢想來完成自己的希望爲榮華：勸阻，諄諄，忠告……這些都不外是一種自私

的阿曼的頭項而已。在其利及被對手的主帥而建構自己的主張這一點，與前面我所闡明的結論是沒有什麼兩樣的。這是人類的尊貴，也是人類的卑鄙。在人類之外的動物界里，僅能成長起來的氣息與食它的所殺的肉來說，便從來也未嘗聽過有「醉」過內向種的鳥，當然，牠們之間既沒有所謂愛者，也沒有所謂明哲的存在了。這不但是證明着，在人類之外的動物界中，它們以自由意志的活動為一種美德，而在聰明的人類之中，却無時無地不在壓抑着自由意志的發展，使它沮喪，使牠降服，使它毀滅……。

因此，我之所以高聲有聲地發給了友情的忠告，也絕不是沒有理由的。吧，由於，我愛我底意志。

這樣，我和蘇燕安然地渡過了一個幸福的冬天。什麼也沒有來擾擾我們生活中的寧靜，我們是如何靜默而深遠地過着相愛的日子，對於我底友朋們的對我的背棄，在我實引為莫大的嘉惠哩！

九

春節過到了又一個年的春天。

春天，我，蘇燕在不知名的寬闊小鳥的歌鳴裏不時由，隨着渡過來的花香中醒來，睜了睜眼，的眩暈，一股春天的有力的生機掠上了心頭，使我底靈對已久的胸臆豁然開朗，而承受了春天的最初的祝福。

春天終於是一個萬物發祥的手節吧！我們的昨日的歡樂彷彿都抵不住春

天的點染似的，由飄蕩而至於破裂成致命的罅隙。昨日的愛情所交給我們的幸福，至此也不過僅餘有渺茫的回味罷了。好像是一切的歡樂與幸福只是曇花一現的熱狂，好像是為了要捉住幸福的一刹那，青春和美麗就那樣迷在昏亂的狀態里並沈醉於癡迷的動作中。而這種熱狂之極的情形，不過是一時的幻覺的果實，他的極微的現實性只消一觸便會歸之於微滅。這樣的歡樂與幸福是樂在雲端里的。

我和蘇燕的狂想的世界，便這樣很輕易地為春天給粉碎了。

伴着春天的到來，我們都有了不可言喻的懊惱。無論是我和蘇燕在一起的時候，或是蘇燕丟下我一個人的時候，一種心上的重壓使我沈悶乃至於無言。這壓，包括有我底對家鄉的懷念，對親兒的關懷，對自我的指摘，它們之中的每一個都不能教我將靈心原上的陰霾而脫卸重壓於鳥有，只是與時日共進的雲層的加重愈使我喘不過一口氣來，惹使我難於忘却它於一刻而已。

蘇燕的懊惱也許是更遠過於我的，他每當日就於我這樣敬於無言，就如同透視了我的心的內面，因而擺佈了種種取悅於我的遊戲或是爭競向我挑逗，這與在昨日都會使我熱狂得發瘋的把戲，現在却都無從使我底感情的情的寄與了。我知道，這樣會使蘇燕難堪，我却又不能撤掉靈魂的靈雲的而重新而重新抓回來昨日的歡樂與幸福，因為，這完全是愛情的枯竭。蘇燕？豈是對家鄉的日子雖然地使使失去了同愛的執拗的耐心，而猶擊如一羣

秋天的燕子了。

豐潤的肉體的頰值也添不了幾塊的空洞的。羣燕的美麗隨着愛情日長夜大的發育起來，使他的臉，勝似，與感無一處不真實沉實而又富於彈性。可是，靈魂的羶燕一失却了羽翼，那徒然的肉體又當得了什麼呢？

一天，是星期四。我和羣燕坐在窗前。

溫暖的陽光洗在我的身上，羣燕的身上。坐着這陽光，我們仍然持續着無節的沉思好久，好久，看那穿花的人或叫着走來又走去了。看那羣燕向燕子飛近又飛遠了。羣燕乃就悄悄地向着燕子：

——這季節，我祇有恨你。對你，我祇有說不出的我的诅咒，我的責備

——你，你以什麼理由來責備季節呢？

我用力壓抑着我的煩惱，平靜而又溫柔的發問着。

——你明知道，却故意來問我。也好，讓我來說：我所以這樣壓壓風聲季節的，它與我的世界有多麼不相調和呀！

——那麼，你是在暗暗的恨着我麼？

——不，我也並不恨你。我知道：男人總是當你們獲得了愛情的滿足，馬上就會擱起他的事業來。現在，我祇有恨我自己，爲了要始終孤單你，我便不該在極短的日子裏給你以極大的滿足……。

羣燕的長的睫毛透過陽光而伏貼於他的眼瞼上。他也許正瞑目地向思索

的境地裏發想。愛情的苦痛如果是多難時，則他已一一的嚐味嘗了，而後有了爲愛忍受下去苦痛的決心了吧！

又一天，是我從班上歸來的夜晚。

在一件我爲他買來不久的青色的外衣上，我看見他在用粗糙的鐵錐向上面縫綴一枚已是舊了的黃金色的扣子。我爲這現象所困惑了，我記得這件外衣上的扣子從沒有丟失過，而且，他正在縫綴的又是多麼不相襯的一枚黃金色的扣子。是爲了什麼呢？我問不出。

——你在忙什麼縫綴它麼？

我走近了羣燕的身邊。

——是的。

他淡淡地擡起頭來望了望我，他的淡淡的神情使我最初對羣燕生出了不痛快的情緒。

——爲什麼，你單單要縫上這一枚舊了的扣子呢？

——它誠然是舊了，它却是從前的我的一位友人給我買到的，縫在上它，就是爲了使這身新的外衣上也帶一點舊的東西。正如剛上古的人，在書寫上建築一所新屋宇的時候，總得很細心地在新建築物裏置一點舊的材料，至少是一根柱子，爲要使這新的建築物裏有一點古舊的事物，即便回憶本身易於磨滅而粗俗，在裝飾華麗的傑作中間，對於人心，却是有它的崇拜和魅力的。這些，你不明白麼？

帶有一點不高興，一點訕笑，一點輕蔑的回答，更加重了積在我底胸臆裏的不痛快的情緒。

——是那一位友人送給你的呢？可以告訴給我聽麼？恐怕是一位很漂亮而又很會交際的男朋友送給你的吧！你說，我底話說得可對麼？

我惡語着我底激憤，這樣向蘇燕試探着親情的邊境。

——你不要再說下去了。你簡直在侮辱我，你拿我並沒有當作一個人待。拿，你看錯了人！我不是隨便可以爲你欺弄的。而且你沒有權利同我開這些廢話……

他突然哭了，他中止了他的辯證。他把已經纏繞上了的扣子扯下來弄得好難。一面哭着，以不服氣的聲調向我。

這個時候，我纔覺得我錯了。對他取鬧得太過火，而且，刺傷了他底心。即使他對我那樣做，我也不應該即時給與相等的報復，這樣人的心地是該懂得有多麼可憐呢？我求他諒解，我對他說，我所以故意那樣問的，正因爲我愛他至深的緣故，是對他沒有夾雜着任何惡意的。但是，我已傷了他底心他不再聽我的話，他噙着。

從此，已有無限的憂愁的背景在我們的生活時時隱現了。它是完全沒有法子可以彌補的，逐漸積大了它的陰暗的影子。我們也弄不清楚，這都是爲了什麼，但是，命運是會知道的，它將是我們在一起的時簡短促了的預感吧。

十

世界太濶了。人生也太濶了。我和蘇燕的世界也不止於此，我以爲將有一天，我們會發現彼此不再是在同一的陽光或是月光底下相聚。這勿寧說是一種必要的分離吧！那時，我們會別開得好遠，會自然地忘掉了愛情的信誓，會割捨了好多如潮水似的翻騰不已的記憶。

果然，時辰接近了。

黃昏，踏着五月的黃昏，我伴着蘇燕走過了一段長長的寂靜無人的街路。好久，我們都沒有說話，我們避免說話，我們彷彿怕有什麼會把這時的時光給驅走了似的，我們連喘着口。

穿過去一條狹窄的小巷，再走幾步，該是神聖的教堂，再過去，就是南湖的湖水了。

蘇燕用最微弱的聲音，像低語給自己：

——好了。我們把過去遺棄了吧！

我顫慄地接受了我底最後的命運的告知。也許，我是得了這麼久的命運，終於，今天由蘇燕把它交付給我。我沒有悲哀，沒有恐懼，也沒有懼怕我底感情平靜得一如一塊滾下來了的沉重的鉛石。我完全沒有知覺似的，陪着蘇燕走。

經過教堂的門前，望着蘇燕地靜立在喧嘩的煙霧里雖然不動的教堂的塔尖，蘇燕安靜地站在石階上低垂着頭，用顛倒了的手指畫着十字了。我也茫然地用我底分不清是那個手指向我底腳上畫起十字……

編輯後記

本來，東北文學的創刊號應當在十月一日左右發刊的，但進行途中由於許多不得已的變故，才一再地延擱下來，不但起不了讀者的期待，而且也很愧對熱誠爲本刊執筆的各位作者。

創刊號集稿的時期比較短促，而且又正當着大局安定不久交通還極渾渙有復原的狀態中，以致我們想聯絡的好多寫作的朋友們，都因而失却了聯絡的方法。等候過幾時日，祇要彼此間的消息能够互通，我們一定會把本刊的內容更加充實起來。

這期的內容，翻開目次一看便很明白；就實際的話，是異常貧弱的。可是，我們也却有一點善感，能取到聯絡並肯爲執筆的各位作者的作品，我們幾乎都搜集到這里了。跟平時日和寫作能力，這已經毫無可如何的事實。我們不須掩飾，並也勿庸諱辯。

尤其是這期的稿件，完全偏重於創作一方面了。無論怎樣說，這樣的結

文學雜誌是有點過於枯燥的。從下一期起，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預計刊入一點評論文字，並也擬開出譯頁來專介紹國外文學。

關於本刊的編輯人選，最初我們打算臨時組成一個「東北文學編輯委員會」，負責編輯。而且，我們也擬定了七名委員來共同担負起這個責任。可是，後來我們覺得這樣作很不方便：第一，由於編輯委員會制度，很容易使認不清楚本刊發刊趣旨所在的人，誤本刊不過是幾個人的同人雜誌。第二，也很容易基於對編輯委員會是個人所存的私見，而來對本刊妄加判斷。以上兩種情形，無論是從目爲同人也好，或是因人論事也好，對於本刊的生成發展都是會加以無形的阻障的。所以，才徹底取消了這個意見，本刊的編輯完全由本刊編輯部負責，本刊的稿件完全有待於廣泛的寫作層。

寫作的朋友，希望交出你們的作品來。關心的讀者，也希望不吝付與你們的珍貴的意見。

本刊的封皮，是蕭鳳先生百忙中偷閑給繪製出來的，我們在此謹致以甚深的謝意。

雜誌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十日

西曆一九四六年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

新國民日記

三十三號開版
總計五百餘頁

這裏有正確的曆表

裝幀豪華
印刷精美
內容嚴整
定價低廉

各位：中華民國三十五年的新年即將來臨了。這是世界第二次大戰結束後的第一個和平的新年，這是中國抗戰八年以來的第一個戰捷的新年，我們做中國國民的當然要在這新年的開始一紙我們的決意，向建設中國的途上猛進。爲了幫助各位能收到時時反省刻刻奮勉的功效，特在新年的開始，貢獻給各位一件珍貴的禮物，就是「新國民日記」。這書有新生活實踐的方針，有新行軍區劃的圖表，有新國民必備一讀的常識，有新國民必須躬身履行的每日格言，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

這是中國國民必須要人手一冊的，座右必備，旅行必携的珍貴日記！

新世紀叢書之一

勿忘珍珠灣

曹壽·克拉克著

轉 譯

原著者是一位美國大學教授，他以偶然旅行到夏威夷的機會，聽取四年前十二月八日，日本用飛行機炸毀珍珠灣，使美國遠東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灣軍港。他於當時目擊的情形，記錄起來，事後在紐約出版。日本對於偷襲珍珠灣，認爲戰果極大，努力作虛偽的宣傳，實則決不是那樣了不得，本書所記述的事實可以證明。

新世紀叢書之二

亞細亞的烽火

佛羅爾·歐歐著

轉 譯

自七七以後，中國全國怎樣地抗戰呢？用什麼樣點點呢？抗戰的後繼又怎樣呢？本書便是徹底地互取，蘇、軍三方面去作徹底的證明。原著者是美國一位遠東特派員，精通東亞一切。他以親自觀察與體驗所得到的材料，用此流利大胆地文字記述下來了。可以說是中國自抗戰以來第一部最忠實地記錄。

新世紀叢書之三

東北痛史

齊 玉 峰 著

自九一八以來，迄於東北光復，十四年間日本侵略東北的實相，以及全東北民衆所受的種種痛苦，本書描寫無遺。全書約二十二萬字，文字簡潔通俗，爲作者最近的精心作品，讀了這本書，對於東北痛史十四年的歷史與民衆的苦難生活，一定會令人引起更深刻的反省。

死魂靈 近刊

果戈里的「死魂靈」可以說是一部時代的作品，以他的有力的筆，劃破了大時代下傀儡的群像。唯其是含有大量的諷刺，才愈顯得真摯，又唯其是沒有一點寬容，才愈顯其無遺，當我們爲長期的抗戰中又爭取到勝利光復之日，我們一讀這書尤會給我們以無限覺省。特別是在本書的當中插入了有名的阿斯達的死魂靈插圖百幅，印刷精美，是愛好文學的人們必讀的良書。

西廂記

三十二開本三六〇頁
定價 每册十圓

這是一部嗜讀人口，家喻戶曉的中國文學名作。近年來由於搬上影壇，搬上劇場，更使人爲之神往。可是，西廂記的原本到底是如何寫就的呢？這祇有看一番本帶便知道了。而且，又附有金聖嘆的妙筆，會真館的全文，實在可以說是相得益彰了。

愛讀新書

屠格涅夫散文詩 近刊

屠格涅夫是蘇聯文壇巨匠之一，他的長篇小說「父老」「前夜」「貴族之家」「煙」「處女地」等早已有了中文的譯本，廣泛的爲一般愛好文學的人們嗜讀着。可是，他的寫作生活中最真實而又最爲他珍愛的散文詩，始終還沒有被托盤地介紹到中國來。現在由曹長明和張惠芝兩位合力全譯出來，包括「散文詩」和「散文詩拾遺」兩部份，合成一冊，譯筆流暢而又忠實，並附有解說和註釋。

獵人手記

三十二開本二一〇頁
定價 每册七圓

拜爾夫翁是居於東北的唯一獵人作家。他的作品曾被譯成世界各國的文字而普遍的被愛讀着，這即是他在興安嶺一帶這北極地狩獵時的身邊隨記，用速朗實，文字簡永。是欣賞文學中的最高峯，是東北文學界的一株珍貴收穫。

新書

安慰你光復後一顆興奮的心

預告

指導着大國民胸襟更深的教養

爐火

韋長明 著

B列六·定價六圓

這裡是幾篇精細纖巧的短篇小說，在光復後，本書出版是有着更深的意義，他用優美而流暢的筆，寫出自己體驗的生活，令人無限感動！

歸來

遼鷲 著

B列六·定價八圓

遼鷲是一位熱烈追求最善生活的人，可惜他的青年的一段過程，完全陷在經濟統制之中，所以他有志不能發展，有懷不能舒伸，讀過歸來，定會不吝而賜以最高的評價。

國民小字典

A列六·二五〇頁

定價 五圓

這冊字典是為中小學生準備的字典，正確詳實，檢索方便。而且版型極小，攜帶便利，有此一冊，是供通常閱讀卷之用。可以說是學校工作的一支生力軍。

國民大字典

B列六·六四〇頁

定價 十五圓

東北受日本蹂躪，最甚的是文化，使習慣的奉，隨有所聞，本字典是用的國音符號，當時禁止出版，現在覺得東北民眾，是極需要這樣一部字典的，所以聘專人加以整理，期其毫無遺漏，供給給東北同胞，不久出書，歡迎訂購。

長春市二馬路

國民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編書 編輯 出版 發行 經銷 廣告

投 稿 規 則

- 一、本刊絕對公開，歡迎讀者投稿。
 - 二、來稿須用特紙楷書書寫，並須加用標點符號於格內。
 - 三、本刊對來稿有刪改之權，其不欲刪改者須附有聲明。
 - 四、譯稿須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須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五、稿體字字二十個至四十個，刊出後立即奉酬。
 - 六、登載稿件之著作權，歸作者所有。但集結單行本時本刊有優先權。
 - 七、來稿凡附足郵資者，於不登載時立即退還。
 - 八、稿末須註明真實姓名及通訊處，但發表時之署名聽便。
- 來稿請寄至：長春市北大街一三號國民圖書公司內本刊編輯部。

廣告價目表

備考	通 普		別 特	
	半 面	全 面	半 面	全 面
一、文化專業廣告五折二、彩色加倍	每 期 四 百 圓	每 期 六 百 圓	每 期 三 百 圓	每 期 一 千 圓
	每 期 二 百 圓	每 期 六 百 圓	每 期 三 百 圓	每 期 一 千 圓
	每 期 四 百 圓	每 期 六 百 圓	每 期 三 百 圓	每 期 一 千 圓
	每 期 二 百 圓	每 期 六 百 圓	每 期 三 百 圓	每 期 一 千 圓
	全 年 二 千 圓	全 年 三 千 圓	全 年 二 千 圓	全 年 六 千 圓
	全 年 一 千 圓	全 年 三 千 圓	全 年 二 千 圓	全 年 六 千 圓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東北文學

定價八圓

創刊號 第一卷 第一期

編輯者 東北文學編輯部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發行者 劉 鐘 泉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印刷者 國民圖書公司

長春市北大街一三之一

發行處 國民圖書公司

本刊定價表

備 考	每 月 一 冊 一 日 出 版 全 年 十 二 冊	
	全 年	半 年
一、定閱半年或全年時須直接向本圖書公司辦理 二、定閱半年或全年者於出特大號時不另加價	八 圓	四 十 八 圓
	郵 費 另 加	不 加 郵 費
	不 加 郵 費	不 加 郵 費



司公會國民國